白桦林译丛

# 小猫瓦西卡

护鸟使者

鹈鹕小巴布拉

打猎的猫

我们继续旅行吧

母雁历险记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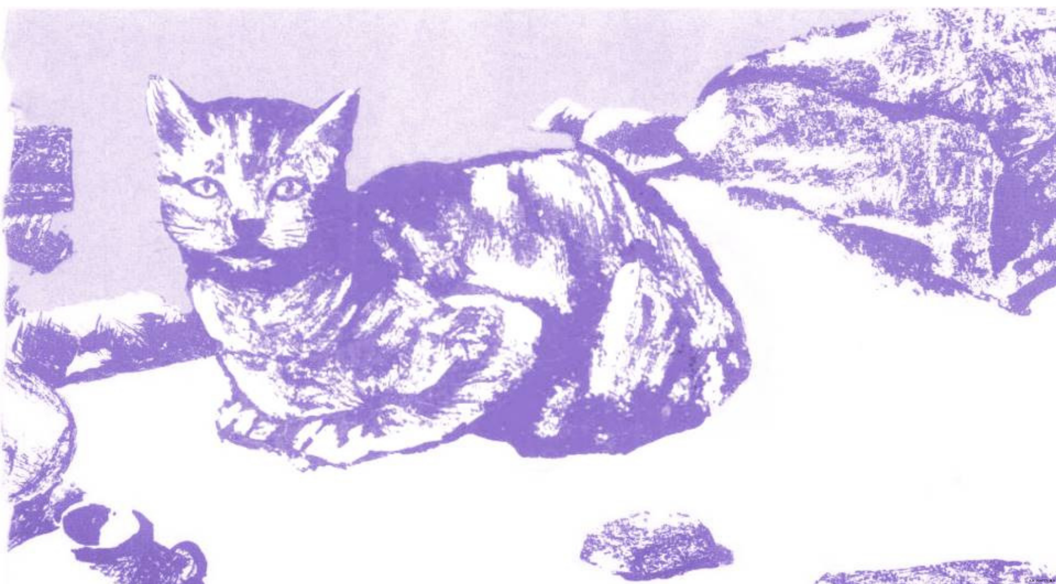
**王汶**　祖籍江苏，1922 年生于北京。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俄文、英文翻译工作，译作中许多是给小朋友读的，包括童话、科幻、科普、故事、小说等数百万字。她的译著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的人格受到广大读者的崇仰。



# 小猫瓦西卡

◉王汶 编译

◉青岛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讲述了六个关于动物的小故事，《小猫瓦西卡》描述一个叫瓦西卡的小猫跟随主人一家到海岛上去旅行的故事，这次旅行虽然有趣，但也充满了惊险和机智，《母雁历险记》描写一只白额母雁脱离雁群后的一系列惊险遭遇，最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伙伴中间。《有羽毛的英雄》描述了鸽子是怎样勇敢顽强地迎着暴风雪向着目的地奋飞的动人故事，同时细腻地描写了养鸽人怎样精心挑选、喂养鸽子，以及赛鸽的情景和心态。……这些故事不仅情节曲析，生动感人，而且展示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 目录

白桦林译丛

小猫瓦西卡 ……………………………………（ 1 ）
母雁历险记 ……………………………………（160）
鸽子的故事 ……………………………………（223）
有羽毛的英雄 …………………………………（279）
忠实的心 ………………………………………（312）
白鹤住在哪 ……………………………………（351）

# 小猫瓦西卡

## 故事从这儿开始

我们住在里海南部一座岛屿上。我们的岛子是窄长形的，海岸倾斜，整个岛子只是微微突起在水面上。从飞机上看，它像一把弯弯的古腰刀，刀尖指着南方遥远海岸上的青山。

这座岛屿的四周，有一道海湾把它与大海隔开。海湾里水很浅，几乎永远风平浪静，跟磨得光光的镜子一样平滑。不时有各种大鱼群，从大海里游到海湾里来。渔人们在这里使唤海里用的大号鱼网捕鱼，一网就可以捞起大批的鱼——把几只大划子都装满。

我们岛上有个渔村，还有一个工厂，专管加工腌熏和冷冻从大海或海湾里捕来的鲜美的里海鱼。

岛屿对面的海湾上，总是声音嘈杂，喜气洋洋。常有汽艇在蓝绿色水面上划着沟垄，来回行驶。船

锚的铁链稀里哗啦地响着；渔人们唱着歌，相互呼应；甚至于深更半夜里，都从海湾传来马达声。夜晚还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渔火，在水上移动着。

但是，如果到海湾的远处，到距离我们鱼类加工厂的码头 10 千米到 12 千米的地方去瞧瞧，就可以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水很浅，只及成人腰部，有时甚至只齐膝盖。所以，汽艇也罢，打鱼的帆船也罢，都不能驶到那里去，只有猎人用的小巧玲珑的平底船才能划到水这么浅的地方去。

浅水滩辽阔地伸延好几千米，在那里当家的是鸟类。从小不点儿的红领鹬到大块头的鹈鹕，各式各样的鸟都有。远远望去，鹈鹕活像慢条斯理航行着的白色帆船。夏天，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海鸥成群结队在水上回旋。时而飞过一群将钩子般的嘴探在前面的大黑鸟，这是爱吃鱼的鹈鸟。小岛屿似的小沙洲，远看仿佛铺盖着白雪一样，无数海鸥密密麻麻地栖息在那些地方。如果划小船到这样一座小岛跟前去看看，就可以看到密集如云喧喧嚣嚣的白鸟怎样升到空中去，周围响起怎样一片音调复杂的叫啸。吵得最凶的是“笑鸥”，它们的尖细而响亮的叫

声，真的和格格的笑声一样，难怪这种鸟叫做“笑鸥”。

春天划小船到沙洲上去看看，可以在那里找到许多鸟窝，就是笑鸥和它们的亲戚燕鸥的窝。窝的构造很简单，只不过是沙地上的一个个小浅坑罢了；浅坑里有两三个淡绿色或淡蓝色带黑斑的蛋。在这里走路要十分小心，一不留神，就会踩在鸟窠（kē）上。鸟窠竟有这么密！

夏天，有成千上万的鸟住在这一带；冬天就更多，足足有几百万只。一到秋天，海鸥就飞走了，而从北方又飞来无数野鸭、鹬鸟、大雁和天鹅的队伍。里海南部的美丽的火烈鸟也飞到这里来了。它们的脚像鹭鸶，脖子像天鹅，嘴像橄榄形的玩具船，身上长着白里透红的漂亮羽毛。早上用望远镜看海湾，可以看见颜色和早霞一样的长腿鸟。它们有的在浅水里徘徊，东一只西一只如同牧场上的羊群。有的屹立在岸上，在水边排成长长的行列。火烈鸟用一只脚站着打盹儿，另外一只脚缩在肚皮底下。它们在无挂无牵地休息。这样过半个钟头，再换一只脚站着，火烈鸟的两只脚就这样轮流休息。

鸟类飞到我们这海湾里来过冬。这里难得下雪，从来没有天气很冷的时候。海湾里的水几乎从来也不结冰。一个冬天里，鸟儿都在晶莹的水里游来游去。它们在浅水处，从水底找食物吃。各式各样的水草、软体动物、小鱼，都是它们的食物。在海湾沿岸一带，一冬都有绿油油的、多汁的新鲜青草；大群的野鹅和大雁在那里打食吃。野鸭飞到被水淹没的稻田里去，在那里搜寻遗留在水底的稻粒，寻找可以在沼泽地上找到的一切食物。

我们的冬季客人——鸟儿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食物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欺侮它们。海湾里水浅的地方，全归国家禁猎区管辖。在这里，不要说是打猎，连吓唬鸟类都是不许可的。

我们居住地的大自然就是这样的。我描写它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后面讲的事情。

# 护鸟使者

我和我的妻子在自然保护区工作。我们忙极了。我们研究海湾和沿岸一带的鸟类的生活方式。这些鸟是不安静的、好动的、爱叫嚣的。

我们想知道鸥鸟、野鸭、火烈鸟和其他鸟类靠什么食物生活？为什么有些鸟集聚成群，有些鸟却相反，一冬都孤零零地生活？

鸟类白天在哪里？夜里在哪里？受哪一些敌人的迫害？可能生什么病？

我们观察天气，观察冷、热、风、雨、雾，对鸟类有什么影响？我们想知道种类不同的鸟，在一起打架不打架，会不会为了食物或什么别的原因争吵？为什么有时候它们用复杂的音调大吵大叫？有时候却相反，静悄悄地蹲在岸上像死鸟一样？

总之，我们需要明白跟鸟类本身以及它们周围的大自然有关的一切。为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呢？为了让人们知道怎样才可以合理地管理地球上的巨大自然财富。



小猫瓦西卡

最要紧的是要知道野鸟过冬时的生活，因为对于许多种鸟说来，这个时期是相当困难的。比方说普通野鸭吧，夏天在苏联辽阔的土地上，从北极圈外的苔原到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和其他南方河流的河口，几乎到处都有野鸭生活着，在孵小鸭。在波罗的海沿岸，在西伯利亚，在远东，有凫（fú）作窠。它们的住处很宽敞，谁也不妨碍谁。每一对凫都熟悉沼泽或湖边的自己的角落，或者宁静的小河区中自己生活的地段。但是冬天一来，差不多苏联全国各地都下雪。湖沼、小河都结冰。只在苏联的最南方，有一块地方可以让野鸭度过难熬的冬天，不致冻饿而死。鸟类就飞到那里去过冬，聚集到温暖的海湾或不上冻的沼泽地的芦苇丛里去。万一那里发生什么灾难，比方说刮台风，或者食物不够吃，鸟类就不是一只一只地死去，也不是十只十只地死去，而是一下子死掉成千上万只。再说，每一只飞到这里来越冬的野鸭，都不仅仅是一只鸭子。它是未来的一窠小野鸭的父亲或母亲。假使它们自己能顺利度过冬天，回到故乡去，那么就一定能孵出一窠小野鸭。

所以，我们必须想法让大批鸟类有过冬的地方，尽可能少死一些鸟，让所有的鸟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不受到猛禽的迫害和冒失的猎人的枪击。所以政府把我们浅水湾划作国家禁猎区，设立了一个高尚而有益的机构。

为了研究鸟类的生活，我们常常出去旅行，走得很远。在水上乘船，在岸上骑马，有时候干脆就步行。背着猎人用的行囊，手里拿着望远镜。

在禁猎区里，除了我们的“渔人岛”以外，还有几个小岛，但很少有人到那些岛屿上去。有些地方设有岗哨棚，保护禁猎区的观测员们住在那里面。我们常常要去巡视那些哨棚，问问观测员们，他们在自己的地段上都看到了些什么。这些人帮助我们研究鸟类的生活。没有他们帮忙，我们就很难进行工作。

我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依娜，在渔村里的小学念书。小女儿叫丹尼亚，还没上学，在家里玩洋娃娃。她有一个活的玩具，一只沼泽地的小乌龟。小乌龟住在我们的屋子里，在水盆里游泳，吃各种绿叶、干奶酪和小块生肉。它一点儿也不怕丹尼亚。甚

至当丹尼亚把它拿在手里时，它都不把头、脚和尾巴缩到甲壳里去。

夏天，我们常带两个女孩到大海上去旅行，做妈妈的总是担心：可别半路上遇见大风暴把孩子们吓着，或者发生什么祸事，例如浪头把她们从汽船上卷走！可是，我知道，在我们海湾里乘船航行，差不多可以说是十分安全的。连刮顶大的风的时候，汽船都能在任何小岛旁抛锚，避过危险。我只怕一件事，怕我们的女儿在荒凉海岸上散步的时候，碰见毒蛇，或者用手去抓毒虫、蝎子等。这类可恨的虫子在我们这里要多少有多少。我甚至特地给女儿们“上了好几堂课”，领她们到我的实验室里去，指给她们看泡在酒精里的蛇、蝎子和毒蜘蛛。告诉她们，若是在野外碰见这种东西，应该怎么办。依娜把我教的课都记牢了，甚至学会了捉活的毒蜘蛛，把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交给我。

到禁猎区去旅行，对于我们两个女孩子是有益的。她们很早就学会了去了解多种自然现象，身心还都得到了锻炼。而更主要的是，她们真正爱上了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咸味的海风、灿烂夺目的南方

阳光和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的宁静夜晚。那种夜晚充满了艾蒿的香气，过夜生活的昆虫的窸窣声和在浓重的黑暗里看不见的野鸭的扑翅膀声。

大女儿渐渐爱上了画画。我们简直来不及给她买图画本和彩色铅笔。说老实话，她画得不算十分好，但是好歹总能画出一些形象来。有一天，依娜画了一只在沼泽上空飞翔的大鹅。她是这样画的：

从水里露出一些小草丘的尖顶，上面长着有刺的黄色荒草。在污泥的浅滩上蹲着两只杂色小鹬鸟。空中，在这一切的上面……有一只美丽的白鸟。它从容不迫地充满信心地挥着翅膀。天鹅的脖子探在前面，它整个像活了似的，面对着早霞前进。

记得有一次，我们乘汽船照例巡游完以后，从禁猎区回家去。路很远，走到海湾里时，天已经黑了。升出一弯新月，镰刀般的红黄色大月牙悬在宁静的黑水上。一条金光闪闪、亮晶晶的小路从月亮通到我们的船跟前来。比月亮低一些，在遥远的海岸上，隐隐约约显示出山脉的轮廓。山峰上突然有一些银色的斑点大放光辉。这是山雪被月光照亮了，依娜目不转睛地欣赏这幅美景，她简直出神了，

连别人问她话，她都没有听见。过了两天，她忽然拿来一大张纸给我看，纸上有画。我仔细一瞧，不由得惊呼了一声，这不是我们在海湾里大家都瞧见了的那幅夜景吗！

## 鹈鹕小巴布拉

我们家里，还有“一口子”，一只养熟了的粉红色的鹈鹕[①]。它的名字叫小巴布拉。在里海一带，许多人都把鹈鹕叫做“巴布拉”，所以我们就给它起名字叫“小巴布拉”。它是这样到我们家里来的：

我认得一位猎人，有一天他打伤一只小鹈鹕。这只鹈鹕在离地很高的空中飞翔，只有一粒霰弹打中它翅膀的尖端。不幸翅膀骨被打伤了，所以它不能再飞了，就落到地面上来。猎人把它捉住，送给我。起初，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这只受伤的鹈鹕。它个儿非常大，要吃很多东西，而且也没有地方养它。我这么一想，就打算用它来做个标本。可是，后来又舍不得弄死这么一只好玩的鸟。于是，便想就让它住在我们家的小花园里吧！至于饲料，能用什么喂它，就用什么喂吧。

我们把鹈鹕受伤的翅膀紧紧包扎起来，好使打

① 鹈鹕俗名塘鹅——编者

断了的骨头长合。包扎的时候，鹈鹕竟是惊人地镇静，好像明白这样做是为它好似的。只是当觉得非常痛的时候，它才把脑袋搁在自己背上，翻翻眼睛。我给它扎绷带，我的妻子把它按在地上，抓住它。丹尼亚走到篱笆外而去，提心吊胆地从远处看我们。她怕这只鸟，因为它个儿那么大，还有那么巨大的一个拙笨的嘴。

我们刚包扎完，依娜就从学校回来了。她看见小花园里有一只鹈鹕，乐得跳了起来，叫道：

“小巴布拉！小巴布拉！”

从此，我们的鹈鹕就叫做“小巴布拉”了。

我弄来两张在岸边捕鱼用的多余的鱼网。我差不多天天把它们支在海湾里，需要给小巴布拉捉新鲜鱼吃哩。头两天，它什么也不肯吃，光从我们为它放在小花园里的一个水槽里喝水。水槽里有鱼游来游去。这些鱼就是给小巴布拉预备的饲料，可是小巴布拉好像没看见似的。

第二天，我决定强迫鹈鹕吃东西。我用手扳开小巴布拉的嘴，往它嘴下面的口袋里塞了一条大活鲫鱼。小巴布拉把头往上一仰，把脖子往左边转转，

又往右边转转，“吧嗒”一声把鱼扔在地上。这下子我明白了，原来我把鲫鱼搁在它嘴里的时候，搁得不对！应该叫鱼头冲着鹈鹕的嗓子眼，我却搁错了，把鱼尾巴朝前倒塞了进去！在这种情形下，支起来的鱼鳍就会妨碍鱼滑进鹈鹕的喉咙。

我拾起鲫鱼，在水里洗干净，又塞进小巴布拉嘴里。这回是叫鱼头朝着嗓子眼。鹈鹕又仰起头，它的食道膨胀起来，鲫鱼像滑滑梯一样，一下子溜进了鹈鹕的肚子。小巴布拉把鲫鱼囫囵吞下以后，张开大嘴，“呼噜噜”地大叫一声。同时，它又怪滑稽相地张开翅膀，轻轻地扇了起来。“它大概还想吃，在向我要呢，”我这样想，又喂了鹈鹕两条新鲜大鲱鱼。吃完它转过身去，背朝着水槽，把大长嘴塞在翅膀下，立刻睡着了。

我看了小巴布拉吃东西的样子，知道它在鸟类中还是个小孩儿，还不会自己从水里捉鱼吃。我观察过许多种鸟都是这样的。雏鸟已经快赶上鸟妈妈高了，已经飞得很好了，可是还不会自己吃东西。它们的爸爸妈妈还得把食物一直塞进它们的喉咙口，像这样喂它们。小巴布拉的羽毛的颜色也说明它的

年龄还很小。成年的粉红色鹈鹕的羽毛是白色带一点粉红的；小鹈鹕的羽毛上却全部覆着一层灰褐色东西，仿佛被泥土涂染了一样。

过了一个半月，小巴布拉学会了自己捞鱼吃。我们有时请它吃小块的生肉，它也吃。

鹈鹕嘴的构造很有趣，上半部跟别种鸟嘴一样，全部是角质的。只是非常大，差不多有一尺长，端上有一个小尖钩儿。下半部由两根有弹力的角质支架构成，两根支架前面连在一起。支架上生着一个大皮口袋。这大皮口袋能张得很大很大。鹈鹕把大口袋张开来放到水里去时，这张嘴活像小孩子用来捕蝴蝶的网子。只是这张网没有网眼儿，而且非常坚固。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讲鹈鹕怎样捉鱼，还有另外一种有翅膀的渔翁——鸬鹚怎样帮它们捉鱼，这事才有趣呢！

平常，鹈鹕总是过集体生活。一群鹈鹕三四十只排成马蹄形行列，游到鱼群聚集的地方去。它们一边游，一边扑翅膀，活赛真正的围剿。鱼被喧声吓得惊慌失措，东西南北乱窜乱挤。这时候，围剿的

鹈鹕形成一个圆环，隔得老远就可以听到“啪啪”的拍翅膀声音。这种声音把成群结队地在大海上疾飞的鸬鹚招引来。鸬鹚飞到围剿的地方，火热地参加这个工作。这些猛禽敏捷地扎进吓得乱作一团的鱼群，开始用尖嘴啄鱼。啄伤的鱼漂到水面上来。鹈鹕正是需要这样，因为它们完全不会潜水。鹈鹕把嘴上的大口袋放到水里去，捞起受伤的鱼，一口便吞下去。鸬鹚也不错过机会，它们捡小鱼填饱自己的肚皮。不过，鸬鹚猎鱼的瘾头非常大，即使见了自己吞不下去的大鱼，像鲤鱼、鲈鱼等，也啄死。这些大鱼由撵鱼的鹈鹕吃。

围剿结束了。鹈鹕和鸬鹚都吃饱了。鹈鹕慢条斯理地游到离岸稍远的地方去，逍遥自在地消化囫囵吞下的食物。

鸬鹚做什么呢？它们也有该关心的事情，得晒猎鱼时弄湿的翅膀。鸬鹚羽毛上的脂肪很少，所以长时间潜水的时候，身子就浸得很湿。它需要待在一件固体物上面，把翅膀张开，让小风吹个一小时、半小时，才能把翅膀晾干。但是在大海里，离岸相当远的地方，几乎没有可以供鸟落下休息的东西，周

围一片汪洋。它只好飞到荒凉的浅滩或者森林里去。自然在森林里更好，可以落在树上，舒舒服服地晒干羽毛，平常鸬鹚就是这么办的，但附近并不是到处都有森林。翅膀湿了可不好飞呀，在这种情形下，鸬鹚和鹈鹕共同捕完鱼后，鸬鹚就栖在鹈鹕宽阔的背上晾翅膀，乘着活的小划子航行。鹈鹕一点儿也不拒绝，也不会从自己身上赶走刚才的助手。几千万年来，在地球上生活的这两种捕鱼的鸟，建立起来了这种互相帮助的关系。

言归正传，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去谈谈小巴布拉的事情吧。等受伤的翅膀痊愈后，它就开始试飞，已经从小花园里飞出去好几次了。女孩子们很担心，怕小巴布拉从我们家里飞走，从此不再回来。我也开始担心。我终于下决心拿起剪刀，剪掉小巴布拉一只翅膀上的几根主要长羽毛，这下子它可飞不走啦！不过……产生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小巴布拉放到小花园外去走走呢？它飞是不能飞了，可是游泳却还会。大海就在旁边，小巴布拉不费什么劲，就可以走到岸边。走到岸边后，它可以游向海湾的遥远的角落，那个每早传来鹈鹕扑翅膀的声音的地

方！

总把小巴布拉关在篱笆内，我们也不愿意。因此我们决定，不管怎样也得让小巴布拉出去自由地散散步。既然我们天天喂它东西吃，它总应该和我们有些感情了吧？我的希望没有落空。

小巴布拉在我们的家和海岸之间来回散步。有时它也跳到水里去，在码头附近游一会儿。有时候，它游得相当远，从岸上都看不清它了。但是快到吃饭的时候，小巴布拉就游上岸来，走回家，伸开翅膀，“呼噜呼噜”地叫起来，意思说：“给我吃的吧！”小巴布拉始终也没学会自己在海里捉鱼吃。这大概是因为没有老师，没有大鹈鹕教它的缘故吧。

早已不怕小巴布拉了的丹尼亚，跟它也成了好朋友，常常可以看见她俩在一起。这幅图景相当有趣：丹尼亚的小腿趿拉趿拉，急急忙忙往什么地方跑，去办她自己的事；小巴布拉一摇一摆、神气十足地跟在她后面。沉甸甸的大嘴低低地挨着地面，它好像在仔细打量自己前面的道路。

半年后，春天来临了。小巴布拉脱毛了，变成纯白色的，差不多跟大鸟一样了。剪短了的长羽毛连

根脱落，长出一些结实的新羽毛来代替它们。我们不再剪短那些羽毛了。小巴布拉又开始飞翔，它飞得很高，在岛屿上空从容不迫地兜圈子。有时，它远远地飞到海湾里去，但是每次都回来，回到小花园它的水槽前来。水槽里有为它预备的活鱼。

小巴布拉总是有足够的鱼吃，不光我用鱼网为它捕鱼，我们的邻居渔人们也时常给它送“礼物”来。有的人一次送来 10 来条小鲤鱼，有的人送来几条鲱鱼，有的人送来一条大鲤鱼。谁都觉得喂养驯熟了的鹈鹕是个乐趣。

我给小巴布拉脚上套了一个带号码的铝环。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用这种环来为野鸟作记号。我们还用洗不掉的油漆在它肚皮上写了一个很大的“禁”字，就是“禁猎区”的意思。这是为了叫猎人们知道，这只鹈鹕不是野生的，不可以伤害它！

其实，在我们这一带，猎人们很少开枪打鹈鹕，因为鹈鹕的肉很粗，鱼腥气很重，一点儿也不好吃。仅仅为了恶意地取乐去打死一只鸟，这种事我们岛上的居民是不肯做的。

## 不由自主的飞行家

我们养了一只小猫，名叫瓦西卡。

瓦西卡和小巴布拉建立了极有趣的友谊。不过，它俩并不是一下子就交成了好朋友。开头，小猫非常怕鹈鹕。小巴布拉一走到它旁边去，它就竖起浑身的毛，“呼呜、呼呜”地叫着，恐惧地往后退，躲开那只巨大的鸟。鹈鹕也是板着面孔打量小猫，敌意地对它弓脖子。我们甚至很担心，总有一天小巴布拉会用它强大有力的翅膀把小猫打个半死不活。依娜和丹尼亚非常热心地保护瓦西卡，尽力不让它走到鹈鹕跟前去。

可是，过了些日子，瓦西卡长大了，比较有自立的能力了。它开始随便跑出家门，所以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小巴布拉见面了。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个场面。

小巴布拉蹲在院子中间晒太阳，打盹。它把头转到后面放在背上，闭着眼睛。这时，瓦西卡从我们家墙边一棵丁香树后出现了。它蹲在地上好半天，



仔细观察鹈鹕，然后小心翼翼地偷偷向它走过去。小猫走到离熟睡着的鸟儿米远的时候，突地蹦了个高，一溜烟奔回丁香树下去。瓦西卡翘着尾巴，竖着毛，但是无论怎样掩饰都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真害怕，而是在逗着玩。

几分钟后，瓦西卡又重复了一遍它刚才的全套动作。这回，它走到离小巴布拉只有两步远的地方，伏在地上。小猫的样子很紧张，尾巴轻轻地一摇一摇，后脚一蹬一蹬，眼看要蹿到鹈鹕身上去了！瓦西卡真的蹦了个高，不过故意没跳到小巴布拉身边，跟着又一溜烟奔回丁香树下去。

不管小猫的动作怎样轻，鹈鹕还是听得到它的无事忙的声音。于是，小巴布拉抬起头来，看看逃走的小猫背影，丝毫没引起兴趣，又把大嘴塞在翅膀底下去了。

瓦西卡还不罢休，它又从丁香树后出现了。这回，它改变了自己的“战术”，装出和大鸟漠不相干的样子，缓步在院里走来走去。它作出对什么小东西都很有兴趣的样子，一会儿闻闻地上的小木片，一会儿用爪子抓抓小草，或者突然开始搔自己

的耳朵后面。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瓦西卡时时刻刻在注意小巴布拉，而且在一点一点、不屈不挠地向它逼近。

窗子敞开着，我坐在一张工作桌前，观察这件事，等待下回分解。

瓦西卡终于走到小巴布拉跟前了，它非常小心，所以鹈鹕甚至没有听见动静。小猫探出鼻子，开始闻鹈鹕的羽毛。这时，一阵微风吹来，一根羽毛被吹动。瓦西卡大感兴趣地打量这根羽毛。后来，它实在忍不住这种诱惑，便小心翼翼地用爪子搔搔，小巴布拉继续睡觉。这回小猫胆大起来，它用两只爪子玩那根羽毛，鹈鹕抬起头来。使我奇怪的是，它一点儿也没作出什么恫吓的样子，瓦西卡逃到一边去了，但并没逃走，而是继续观察鹈鹕。鹈鹕呢，仍旧趴在地上，用橙色的小眼睛心平气和地望着小猫。鹈鹕的嘴是往下垂着的，差不多支在地上。

瓦西卡又走了过去，这回它是公然走过去的，一点计策也没用。它大概在等待那毛茸茸的羽毛，再在微风里抖动起来，好去玩弄玩弄。但是平静无

风，鹈鹕的淡粉色羽毛结结实实地贴在身上，一根也不动。瓦西卡蹲了一会儿，又闻闻小巴布拉，然后做了一件我再也想不到的事。它温柔地把脸靠在鹈鹕的翅膀上，用自己的身子在那上面蹭了蹭，便弓起背，竖起尾巴。我听到从它的喉咙里发出很响的咕哩咕哩的声音。小巴布拉会怎样对待这件事？会不会大发脾气，给瓦西卡一下子？才没有呢！它呀……它用大长嘴在小猫背上划划，梳理着小猫的皮毛：鸟类在梳理自己的羽毛时，就是这样做的，可能这也是鸟类表示温存的方式吧。

从那一天起，行动敏捷的小猫和好几十磅重的大鹈鹕之间，就开始建立奇异的友谊了。

瓦西卡和小巴布拉一天比一天要好。有时候，我们长时间把瓦西卡关在家里，瓦西卡就会因为看不到有翅膀的朋友而感到烦闷无聊。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邻居们都走过来，看瓦西卡跟鹈鹕耍什么新花样，大家笑个痛快。小猫有时抓鹈鹕的羽毛，有时爬到它的背上去；有时像颗子弹似的从它的两腿之间窜过；有时正相反，它温柔极了，喉咙里咕哩咕哩地响着，把头和腰在鹈鹕的身上蹭来

蹭去。

有时候，瓦西卡简直疯闹得不成样子。瓦西卡趁朋友睡觉时，乱抓它的羽毛，抢走它嘴边的鱼，或者用尖爪抓住它嘴下那个大肥口袋。不过，这都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表示友好。

小巴布拉正像一只可尊敬的大鸟所应该做的那样，样子很矜持。它很有耐性地忍受瓦西卡的一切捣乱行为，实在心里讨厌的时候，才张开大嘴，发出一种相当可怕的声音："吓尔尔啊啊!"

平常，瓦西卡得到这种警告，就从小巴布拉身边逃开，老实一会儿。小巴布拉躲开小猫纠缠的最后手段，是飞到空中去，飞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我们都很奇怪，小巴布拉怎么一次也没用翅膀扇瓦西卡一下，或者用大嘴打它一下呢？看来，它们的确是真正的朋友啊!

有一次，发生这样一件事：小巴布拉用鱼填饱肚皮后，跟平常一样，安安静静地在院里休息。瓦西卡来了。它爬到朋友背上，躺下，甚至打起瞌睡来了。但是，只过了一会儿，小猫就躺腻了，它从鹈鹕背上跳下来，把头挨在鹈鹕大嘴的口袋上蹭来蹭

去。大概小巴布拉很喜欢小猫这样做。它把口袋张得大大地、深深地，然后把整个嘴也大张开了。瓦西卡把一只脚爪伸到鹈鹕的嘴里去，跟着索性自己也爬了进去！它像睡线网床似的在那个大口袋里躺下，从那里大模大样地往外看。以后，天天可以看见这种惊人的事，我给它们照了好几张相片。

我真不明白，当小猫而且是这样一只淘气的小猫，在鹈鹕的嘴里乱动的时候，鹈鹕怎么能好受呢？为什么只要瓦西卡在小巴布拉的嘴边一蹭，小巴布拉马上自己张开大嘴，好像表示邀请似的："小朋友，别客气，请进来吧!"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在鹈鹕的嘴下面的口袋里，有时居住着很小的寄生虫。它们刺激粘膜，使鹈鹕感到刺痒。小巴布拉也生了这种寄生虫。当瓦西卡钻到它嘴里去东搔搔西抓抓的时候，它感到很舒服。

有经验的猎人们说，自然界里的野鹈鹕，靠一种小鸟给它们帮忙。这种小鸟飞进鹈鹕嘴里去吃寄生虫。鹈鹕喜欢到有这种小鸟居住的芦苇丛附近去，张开大嘴等小鸟。

我们的小巴布拉没有小鸟给它帮忙，因为它和人住在一起。不过，我们现在知道，既然鹈鹕欢迎小猫进它的嘴里去，那就应该用一种特备的药来给鹈鹕洗嘴。我们就这么做了。

顺便说说，小巴布拉不光是嘴里发痒的时候，才请小猫进嘴里去。因为习惯了，就是平常也请它进去。我看着它们，常常心里想：“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可不是，果真就出事儿啦！出了什么事，让我们按次序来讲给你们听。

一天傍晚，鲁卡爷爷到我们家来了。他来喝茶，聊聊天。

我们坐在老无花果树下的一张小桌前。这棵树像个宽大的绿色小丘耸立在院子当中。它遮出的阴凉很大，夏天是我们全体同事的“饭厅”。

鲁卡爷爷兴致勃勃地观察瓦西卡和小巴布拉的游戏。这两个朋友在草地上，离我们不远。我盼望小猫钻进鹈鹕嘴里去，让我的客人瞧瞧。老头儿还没看见过瓦西卡的把戏，不太相信我的话。鲁卡爷爷说，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进了鹈鹕嘴里的口袋，鹈鹕就不会再放它出来，一定会吞到肚里去的。

但是，小巴布拉活像成心似的，今天就是不“请”它朋友到嘴里去，光是表示友好地叫着，用大嘴梳瓦西卡的毛。我决定干涉一下它们的游戏，于是走到鹈鹕身边，开始用手指头搔它的下巴。小巴布拉张开大嘴，瓦西卡马上钻了进去。从桌旁传来了老渔人的响亮的笑声。我把身子转过来，骄傲地回到无花果树下。

但是，突然鲁卡爷爷惊讶地不做声了。依娜呢，从桌前跳起来，喊道：

“看呀，看呀！”

我回头看时，只见小巴布拉在伸展翅膀。它扇了两三下翅膀，就离开地面，向空中飞去。它的大嘴闭得紧紧的，下巴上那个胀得鼓蓬蓬的口袋却在乱动乱摇，出其不意地被朋友带去作空中兜风的瓦西卡，在那里面挣扎个不停。

我们屏着呼吸观察小巴布拉的飞行。它离地已经有 100 来米了，在绕大圈子。我很担心，小猫一定在它嘴里拚命地抓……鹈鹕一下子就能把它从嘴里吐出来。我还担心瓦西卡没有足够的空气，会在那闭得紧紧的嘴里闷死。鹈鹕呼吸的空气。是经过

下巴上的口袋进到肺里去的。我们从地上很难断定瓦西卡的情况。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把小巴布拉引到地上来呢？我们还没有这种办法呀。

我看看两个女儿的脸，她们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我们大人却相反，来回乱跑，盯住在空中飞翔的鹈鹕。只有鲁卡爷爷一个人不着急。他站在院子当中，用手在眼睛上搭个凉棚，笑眯眯地往上瞧。

小巴布拉的匀速飞行，突然变得笨拙了。它开始频频低头，乱扑翅膀。我心里想："唉，瓦西卡把小巴布拉抓得受不了啦，小巴布拉会立刻把它吐出来的。那么，小淘气可就没有命了，这么高掉下来还不得摔个稀烂！"

哪知鹈鹕的嘴还是紧闭着。它往下降了，我们盯住小巴布拉，想猜出它落在什么地方。但是鹈鹕却有它自己的主张。它兜了最后一个小圈，然后就开始一直滑翔，越降越低。它这是往哪儿飞呀？天呀！奔海湾去了！

我抓起立在门口的船桨，向岸边跑去。妻子和两个女儿跟在我后面跑。鲁卡爷爷虽然有 70 岁了，

但也急忙跟了来，呼哧呼哧地喘着说：

“咳呀，你这家伙！又想出了什么新花样？！”

小巴布拉当然比我们先飞到海湾。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在水面上又飞了一个圈子，然后，把脚伸到前面去，溅起大片的水花。

鹈鹕落在离岸不很远的水面上，那时它才张开大嘴，怒气冲冲地把小猫吐出来。瓦西卡掉在水里，一下子就明白了应该怎么办。瓦西卡四脚划水，立刻游到鹈鹕身旁，爬到它背上，就这么骑着它漂到岸边。鹈鹕的脚刚够到沙滩，湿淋淋滑溜溜的瓦西卡就从它背上蹿下来，发疯似地拼命往家里跑去。小猫的尾巴弯成一个问号，在小路上闪动着，拐了个弯儿就不见了。

这件事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烧一壶开水，重新坐到无花果树下去，不把瓦西卡的飞行好好讨论一下，怎么可以散场呢！关于瓦西卡，鲁卡爷爷说：

“好一个飞行家呀！你们这只猫将来非得成个英雄不可，而且这个小鬼不定会长得多么大呢！好好地喂它，多给它鱼头吃，叫它的骨头长得结实一点。”

大概很多人都想知道：以后瓦西卡又乘鹈鹕的嘴巴飞行过没有吧？……没有，再没有飞行过。这并不是因为瓦西卡第一次飞行时吓破了胆，才不是呢！以后小猫还屡次想钻进鹈鹕的嘴里去，只是鹈鹕再也不许它进去了。也难怪，在瓦西卡作空中飞行后，我检查过鹈鹕的嘴，发现它嘴里有许多很深的抓伤，我不得不用药水给它洗那些伤口。

## 打猎的猫

人们常这样说，或这样写:“秋天来临了，鸟儿飞走了，景色变得十分荒凉!”对于我们这儿，这句话是不适用的。我们这儿正相反，秋天有大批鸟类飞来过冬。越是冬天，我们岛上和海湾里，鸟类就越多，越愉快，越热闹。

最先飞来的是黑鹭鸶，它们7月底就飞来了。宁静的傍晚时分，黑鹭鸶在稻田和沼泽上空飞翔，寻找适于猎取的食物。远远望去，仿佛是杂乱无章的一大群普通山鸦在飞，因为它们也是黑色的，大小和山鸦差不多。但是等它们飞近了，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山鸦，而是一种样子很特别的鸟，有细细的弯嘴和大长腿。它们挥翅膀的方式也跟山鸦不同。

黑鹭鸶是从伏尔加河口，从阿斯特拉罕禁猎区飞到这里来的。它们在那里的小岛屿和伏尔加河三角洲地带的矮树上搭有宽大的窠，在那里孵小鹭鸶。很久以前，这种鸟非常多，在苏联南方所有的江

河流域都有。但是因为它们的肉又嫩又好吃，所以猎人很喜欢打它们，没几年几乎就把它们打光了。苏联政府禁止猎取稀有的鸟类，建立了国家禁猎区，拯救了黑鹭鸶和其他珍奇鸟兽。如果不是这样，苏联的黑鹭鸶一定早已绝种。现在在伏尔加河口一带，又有成千上万的黑鹭鸶在筑窠。别的地方，例如在德涅斯特尔河下游和第聂伯河浸水区，也都有这种鸟。

黑鹭鸶之后飞来的是篦鹭。它们和黑鹭鸶有血缘关系，不过它们是纯白色的，而且有黑鹭鸶的 3 倍大。篦鹭的腿和脖子很长，嘴的样子很特别，像个压扁的圆匙。这种嘴既不能凿，也不能啄，更不能撕开什么。嘴尖又扁又圆，没有锯齿，也没有钩儿，用这种嘴，只能在沙地和淤泥上划道，把水搅浑。篦鹭在吃东西的时候就这么做。它们在靠近岸边的水里走来走去，脑袋一挥一挥，就像熟练的刈手挥舞大镰刀一样，动作又均匀又迅速。篦鹭这样做的时候，用铁锹般的扁嘴弄松湿沙子，把藏身在湿沙子里的端足虫撵出来，一口吞进肚里。篦鹭差不多没有舌头，只在喉咙口有一个三角形的小瓣。因此，它的动

作必须特别灵活，才能不叫食物粘在大长嘴里面，而是落到嗓子眼里去。

黑鹭鸶和篦鹭只是暂时在这里作客。它们夏末飞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然后再继续南迁。对于这些靠吃活物为生的、娇生惯养的鸟类来说，连里海南部的冬天都太冷了，因此它们要飞到遥远的热带去过冬。

在越冬的地方，鸟类的生活方式跟过夏与筑窠时完全不同。我们看看海湾，在离岸远的地方，有很多黑点，仿佛有谁往水面上撒了一筐黑尘土似的。这浓密的一大片黑尘，占据相当大的一部分水面。这些黑色尘粒是活的，在移动着互相交换地方，四处游着。其中有些突然钻进水里，再浮出来，却已经是出现在别处了，它们究竟是些什么呢？让我们乘轻便的小船，小心翼翼地划到这片活“尘土”附近去，用望远镜瞧一瞧。啊！原来是鸟呀！而且个儿还不小呢，每一只都有普通母鸡那么大：这些鸟是墨黑的，身上闪耀着铅的光泽。每只鸟的脑门上，有一块亮闪闪的白色秃顶。它们的嘴跟鸡的嘴一样，没有尾巴。它们游得非常灵活，时常潜水，能在水

里呆半分钟左右，再钻出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们在很快地咽什么东西。这是大冬鸡。无论在苏联的什么地方——在莫斯科附近、基辅附近、高加索或者西伯利亚——只要有生长着芦苇的一个小湖或者沼泽，就有这种鸟居住着。这种鸟一点儿也不珍奇，相反倒是很普通。但是只有猎人，而且是和沼泽打过交道的猎人，才认识它们。对于我们许多人，甚至乡村居民，都从来没见过大冬鸡，虽然往往在离人不远的地方，在村外长满芦苇的水塘里，就有这种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夏季大冬鸡过隐居生活，天黑后它们才游到宽阔的水面上来；即使白天游出来，也只呆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很少叫人看见。其余时候，大冬鸡都躲在人钻不进的芦苇丛里，在芦苇间狭窄的水路上游来游去，甚至会用脚爪攀住芦苇杆往上爬。它们的脚十分适应这种运动，脚趾长而有弹力，有尖尖的爪子，脚蹼不像鹅或鸭子那样连在一起，而是一个个脚趾头分开着，像一些圆圆的小布片。这种鸟的脚，叫人看了有一种很奇怪的甚至不愉快的感觉。这种鸟有一个俗名，叫做“魔鬼鸡”，大概就是因为它们的颜色很可怕，

脚的样子很古怪，行动鬼鬼祟祟的缘故。

在这里，在越冬的地方，大冬鸡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它们不再藏藏躲躲，大约 500 只甚至 500 只以上，聚集成一群，整天呆在宽敞的海湾上，从水底捞水藻和软体动物吃；或者成群结队游到洁净的海岸上来休息，整理羽毛。你可以走到离它们相当近的地方，或者乘小船划到它们跟前去。瞧，这就是神秘的隐身鸟“魔鬼鸡”！它们的孤僻性格哪里去了?

差不多所有的水鸟都是这样。夏天，一对一对一窝一窝地分开生活，躲着人；在越冬地却相反，聚集做很大的一群群，也不躲人了。

不过，鸟类的越冬地，却不是从泰麦尔苔原、波列谢沼泽地、伏尔加河水库、第聂伯河、顿河和库班飞来的鸟类愉快热闹的群聚地；也不是猎人的幸运场，一枪就可以打死十来只野鸭或者大冬鸡。

鸟类的越冬地，首先是我们祖国大自然保藏最好的野禽的丰富贮藏所。这个地方把它们保藏到夏季——野禽的繁殖期。在海湾或者陆地越冬地的每平方千米面积上，都生活着几百只野禽。春

季，这些鸟分散到辽阔的苏联各地去，定居下来孵小鸟。鸟类只能在不仅气候充分温暖，而且有大量食物的地方过冬。食物是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在苏联南方，在几个有丰富食物的地方，冬季都有大批的候鸟。

但是，每一种鸟都需要它们所爱吃的那种食物。有些鸟吃嫩而多汁的小草；有些鸟吃各种植物种子；有些鸟吃小虫或软体动物；有些鸟捉鱼吃；也有些嘴馋的鸟，一样东西只吃一点儿，换着样儿吃，今天吃这种东西，一星期以后，又吃另外一种东西。这怎么搞得清楚，可又必须搞清楚！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种益鸟靠什么食物生活，以便在野生的食物不够吃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喂它们。在猎区和禁猎区，都可能有这种情形。要知道，大自然并非永远是仁慈的，尤其在冬季。

怎样研究每一种鸟吃什么东西呢？比方说，在我们里海鸟类越冬的地方怎样研究？要观察，观察野鸭、鹬鸟和雁吃些什么东西。你试试看吧！在靠近岸边、生着密密层层的灯心草的浅水滩上，有一群野鸭在忙碌着。野鸭很多，足足有三四百只，在

草丛里钻进钻出。它们熟练地把扁嘴一张一闭，从嘴里滤出稀泥，吞咽着什么。但是究竟在吃什么呢？看不见。你试着偷偷走到野鸭跟前去，鸭群受了惊，扑扑地升到空中去，一瞬间就飞得无影无踪！

断定野鸟靠什么生活，只有一个可靠的方法，那便是用枪把它打死，剖开它肚子看看里面有多少食物，是些什么食物？在鸟类越冬的时候，我们便做这件事。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去打鸟，然后仔细研究每一只打死的野禽。先把它放在秤上称，量它的大小，再看它的羽毛，而后解剖它，确定它肚子里残余的食物是什么。此外，我们还观察鸟类的生活，看哪一种鸟在什么地方休息，飞到什么地方去吃东西。每一件小事情我们都观察。现在，你们知道我们秋天和冬天做些什么工作了吧？在我们这儿，打野鸭不仅是件快事，而且也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工作。

秋天，我们这儿常刮西风。西风带来雨，使海湾里涌起波浪。现在，海湾已经不是夏天那样像一面蓝绿色的镜子了，而是越来越起伏得厉害，好像一片辽阔无边的刚刚耕翻过的田地。风稍微大一点儿时，在深颜色的水面上会迅速滚过一排白色小

绵羊般的浪头。水鸟或孤孤单单，或成群结队，在浪头上飞着。它们往不同的方向飞，在不同的高度飞。有的低低地紧贴水面，几乎要碰到浪峰了，有的高高地飞在灰色乌云下面。

大浪妨碍野鸭恬静地在水面上休息，因此刮大风的时候，鸟类往往搬家，去寻找那些没有风浪的小海湾。这种小海湾，不过是些大水洼。下秋雨的时候，在海湾沿岸一带和小岛屿上，总是会临时形成许多。这对猎人很合适，天气越坏，在岸上飞过的野鸟便越多。那时，只要穿上一件好雨衣，拿枪坐在岸上的灌木下，或者躲在沼泽地上的芦苇丛里，等野鸟向你飞过来就行了。雨点迷你的眼睛，脚也因为长时间不动而发麻了，但这都不要紧，可以忍耐一下。

我们岛上的一半土地不归禁猎区管辖，可以打猎，许多渔民和工人都在那里打猎。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们打猎是为了工作，为了科学。

我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早晨5点钟左右，我便起身，穿好衣服，整理自己的猎具。我一切都尽力做得轻手轻脚，免得过早地惊醒孩子们。现在我

们家里有三个女孩子了，在另外一个岛上住的女孩子兰菲加·马梅多瓦到这里来上学，住在我们家里，她和丹尼亚一块睡。每天早上，形影不离地一同到鱼类加工厂附近去，她们的学校便在那里。

我收拾好以后，便走出家门。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出哪是天哪是地。空气潮湿而芳香，像一面黑墙似的挡在面前。路是走熟了的，但是我的两只脚还是没有把握地探索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湿淋淋的长雨衣下摆，在潮湿的草上沙沙地擦过。

附近什么地方的悬钩子丛里，一只胡狼嗥叫起来。别的胡狼跟着在四面嗥叫着响应它，这里有的是胡狼。它们在我周围凄声惨调地呻吟，阴阳怪气地嗥叫，歇斯底里地悲叹。这音乐可不叫人愉快，但它跟苏联南方的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漆黑潮湿的夜很谐调。胡狼不伤人，这里的人对它们也习惯了，甚至很小的孩子都不怕它们。不过，主妇们一到夜晚，便不得不把家禽关好在笼里；要不然，不管是鸡或鸭都会被胡狼偷去。

前面，有一件东西一闪而过。好像有两个琥珀色的微弱火苗儿燃烧了一刹那，熄灭了，又亮了一

下！小火苗儿在我对面停住了，然后往旁边一冲，就没有影儿了。高高的草里传出一阵极小的窸窣声，我知道刚才是一只捕鸟的野猫迎面跑过。它碰到人时，先一动也不动地呆一秒钟，然后一溜烟地逃走。捕鸟野猫是一种个儿很大的野猫。它比猞猁狲稍小一点儿，但是生活方式和猞猁狲不一样。猞猁狲住在偏僻的密林里，有时甚至能咬死和麋鹿一样强大的动物；捕鸟野猫却从来也不敢进攻比鹅或者兔子大的动物。捕鸟野猫大多住在村庄附近，白天藏在穴里或老树洞里。

我继续往前走，咸淤泥的气味越来越强烈了，已可以听到岸边的水的溅激声。现在得向左拐，走到突出在海湾里的一个窄长的沙洲的尽头去。我最喜欢在这里观察和打猎。沙洲上长着高高的有刺的草，在那些草之间有矮矮的一丛盐角草。这里荒无人迹，寂静无声。野鸟毫无顾虑地飞过沙洲，或者在离岸很近的地方，沿着岸边游过去。

我在这沙洲的尽头挖了一个坑，坑里放了一段木头当板凳，在周围沙地上栽了许多盐角草和有刺的草。这就是我打猎时埋伏等待野禽的地方。

我爬进坑里去，挑了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我的前面和左右两面都是水。在黎明前的朦胧昏暗中，水反射着微光。只有我后面，生着刺草的窄窄一块土地是黑黝黝的。小风从海湾吹来，把野鸟复杂的合唱声带入我的耳鼓。野鸭在喧嚣地呷呷交谈，在这谈话声中还夹杂着小鸟的尖啸声、雁的暗哑叫声和大冬鸡的好像搬动茶具时发出的那种轻轻的铿锵声。从这一片喧哗声里，突然冲出了凫的慌里慌张极其洪亮的大叫声:“克尔良，克尔良，克良克，卡克!”立刻有许多雄鸭回答它，它们回答得很慢，而且声音很低，仿佛在劝那爱嚷叫的凫似的。一群火烈鸟聚集在岸旁，它们用非常像鹅叫的声音呼应着:“喀—啊克，古乌克，喀克，喀—啊克。”

天空逐渐明亮，海水却相反，似乎变暗了。在水上，就在我对面，开始现出一片模糊不清的白东西，好像有许多小冰渣群集在一起似的，这是火烈鸟群在浅水里找食物吃。它们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每一只都慢慢地把头转来转去，把蛇一般的大长脖子往下探伸，用嘴在水底淤泥里挖着。火烈鸟从淤泥里挖软体动物和金星虫吃。这是它们的主要食物。

晨光很快地降临，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远，可以看清海湾上有什么东西了。海湾上好像布满了移动的黑点儿，这都是野鸟，各种野鸭、大冬鸡和凫。这里究竟有多么热闹，不亲眼看见，简直是很难想象！

又发出了新的叫声，响亮的“格尔—格克，格尔—格克，格尔—格克！”这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一群鸟排成一条宽宽的弧线，在空中飞过。这条活泼的惹人注意的弧线的中央，正经过我的头顶。被坚硬的翅膀搅扰了的空气在喧嚣鸣响着，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鸟。它们的肚子是白色的，胸脯是黑色的，脖子是橙褐色的，嗉囊上好像围了一条窄窄的白围嘴儿。这是红额雁，它们是雁里最小的，但可以说是苏联野雁里面最美丽的。红额雁现在飞得很低，随便放一枪，就可以打下一只，甚至两只。但是我根本没有端起枪来。雁等天大亮以后才吃东西，所以在黎明时分，所有雁的肚皮都是空空的，我不需要打这种雁。

红额雁还没有离开海湾的上空，空中又响起一片婉转的叫嚣的鸣声。这也是雁，不过这是白额

雁。它们也很小，比野鸭只大一点点，但是它们的体态和羽毛的颜色，跟我们的家鹅的祖先，普通的灰色野鹅差不多。只是白额雁的额上有一块白色秃皮，所以人们叫它们是小白额雁。那杂乱无章的一大群白额雁，从我旁边飞过去，使附近一带都响起了它们响亮的、由许多种声音配合成的喧哗。

雁，一群群地从过夜的岛屿飞到大陆上去，到翠绿的冬麦田和岸边草地上去。

野鸭也飞来了。一群长尾凫沿着岸边，从水面上低低绕过沙洲。这正是我所需要的野鸟，因为野鸭在夜里打食吃，现在它们的胃里满满地装着食物！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开了两枪，打中了！两只野鸭都重重地“啪叽”一下掉在水里，就在我埋伏处的前面。它们离我有 20 步到 25 步远，但是用不着走进水里去捡打死的野鸭。风从海湾上吹来，很快就可以把它们送到岸边来。那时我再捡也不晚。我又往枪里装弹药，刚装好一颗子弹，从背后就传来一阵越来越响的扑翅膀声音。一群赤颈凫极快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开了一枪……竟没有打中。没关系！要知道，打猎跟在食品店里买现成的野味儿可

不一样呀。

又过了一个多钟头，太阳从裂开的云缝里探出头来，周围一切马上都改观了。海湾变成浅蓝色的，而且闪烁起来，岛屿沿岸变成翠绿色的，铺着白色贝壳的沙滩，好像特别明显地衬托出 12 月里这片生气勃勃的绿草和树木。我已经打了 7 只野鸭（2 只长尾凫、1 只大理石色的野鸭、3 只凫和 1 只红嘴凫）。这够我在实验室里忙一天的了，是不是该回家了？我一面想，一面从从容容地吸一支香烟。这时我发现有一群天鹅，大概有 9 只，向沙洲飞来了。这些美丽的白鸟被朝阳照耀着，它们的翅膀用力划着空气，发出“刷，刷，刷”的声音。我昂起头，天鹅没有看见我，它们已经飞到我的头上来了。飞吧，飞吧，谁也不会碰你们一下的，你们是在法律的庇护下！在这里，严禁打天鹅；同样也禁止打火烈鸟。顺便提一笔，现在火烈鸟在哪儿呢？喏，和刚才一样，它们还是在浅水里找食物吃。只是它们听到我打野鸭的枪声后，就飞到离沙洲远一些的地方去了。

我从埋伏的地方爬出来，活动活动发麻的两脚，开始收拾猎获物。火烈鸟一看见我，立刻惊扰起

来，抬起里面是红色的翅膀，仿佛水面上喷出一些鲜红的火舌似的。红翅膀的火烈鸟在水里跑了一小段路，升到空中，飞到海湾上空去了。飞翔的火烈鸟像一个十字：它的脖子和长腿伸成一条直线、绯红色的翅膀远远伸在两边。

我把打死的野鸭的脖子拴在一起，往肩上一掮，就往家走。小路两旁生长着悬钩子。这里的悬钩子很茂盛，而且差不多连续半年都结甜甜的大果实。现在是 12 月了，可是悬钩子上还有绿叶和一串串深紫色的果实。我停下来，采了一些果子往嘴里送。现在，它们的水分略嫌过多，而且有点儿酒的味道。

我想找点儿比较新鲜的浆果，因此慢慢地绕悬钩子灌木走。我突然看见几乎就在脚旁的草里，藏着一只鸟。它把肚皮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它是黑色的，背上有棕黄色条纹，尾巴上有白斑，个儿比普通雷鸟稍大一点儿。这是当地一种特别的鹧鸪。在我们岛上，这种鸟很多。可能这只鹧鸪正在吃悬钩子浆果时，看见我，就立刻躲进草里藏了起来。我弯下身，做出要用手抓它的样子。它突然活跃起来，

飞快地往旁一闪，扑扑地飞了起来。鹧鸪飞了百十来步后，像块石头似的掉在草里，于是就……不知去向了。

在我们家附近，我又一下子惊起 3 只野鸡，也是在悬钩子灌木的旁边。两只雄野鸡噼里啪啦地先飞了出来，富丽堂皇的羽毛在太阳一下闪着金光。接着，又飞起一只雌野鸡，它的颜色很朴素，是灰色的。在这里，我们不猎取野鸡，它们是被人为地送到岛上来的。15 年前，它们从大陆上被送到渔岛上来。当时只送来 20 只，现在已经繁殖到多得数不清了。

一天早晨，我又去打猎，起晚了，因此走得很快，想在黎明前赶到埋伏地。下着小雨，只好戴上雨帽，顺便说说，我是很不喜欢戴它的。我已经走到半道了，听见背后传来一种声音。雨帽妨碍我听，所以我把它脱掉了。于是，清清楚楚地听见是猫叫。我不由地停住脚步，一个活的东西向我脚旁滚过来，仔细一看，是瓦西卡。它是从哪儿来的？大概它跟着我从屋里出来，跟着跑来的吧——白天，有时它就这样做。我拿它怎么办呢？撵回家去吧？



它不懂，也不会回去的。没法子，只好解开胸前的衣服扣子，把湿淋淋的猫抱起来塞进雨衣里。捣乱鬼，就呆在这里吧！瓦西卡用脚爪钩住我的短外衣，静下来，安逸地咕哩咕哩哼了起来。我可更不好走路了，肩膀上晃晃悠悠地挂着一支枪，腰带上是沉甸甸的弹药盒，胸前雨衣里还多了一只猫，在暖着我的肚子。其实，我因为走得太快，没有它就已经够热的了。

钻到埋伏地去坐好后，我把瓦西卡放在雨衣里面的两膝上。它满不在乎地咕哩咕哩哼着，好像本来就应该这样似的。我放第一枪时，瓦西卡惊慌得要命，吓得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用手指头弹了它的鼻子一下，又把它塞进雨衣。

天大亮后，瓦西卡简直造起反来了。它从我手里逃走，跳到坑外去。但是它并没走远，就蹲在坑旁灌木下。几分钟后，飞来一群野鸭。我开了一枪，一只野鸭滴溜溜打着转，掉在茂密的刺儿草里。看得出，那只野鸭只受了点儿伤。平常，这种野鸭总是掉在地上以后，就藏到草里去，叫人找也找不着。我想站起身，趁野鸭还没有藏起来的时候，就把它捡

来。但是瓦西卡比我还快，一看见野鸭跌落，立刻三蹦两跳蹿到它跟前去。我只能看见瓦西卡的尾巴露在草外，像根鞭子似的抽来抽去，还可以听到它恶狠狠的咆哮，大概野鸭已经被猫捉住了。“真了不起，”我想，“简直和猎狗一样，只差一点儿，瓦西卡把猎获物给我叼过来!”这件事可没实现。瓦西卡趴在野鸭身上，用爪子把它按在地上。它很不乐意把野鸭交给我。

第二只打死的野鸭掉在水里了。瓦西卡跑到岸边，就没主意了。我把那只还在动弹的野鸭指给它看，把它往水边推，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逼一只家猫钻到冷水里去——这是办不到的事。

这次打猎，瓦西卡替我从草里又找到两只野鸭。我每一次都很惊奇，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猫能代替猎狗干活的，不管那只猫有多么聪明伶俐。

下一次，我晚上去打野禽，故意把瓦西卡带了去。我的大女儿也跟去了，她特别想看看瓦西卡怎样“工作”。老实说，我讲瓦西卡有打猎的天才，大家都不太相信。

我们走到离家较远的地方，躲在一个小海湾的

岸上。这里有茂密的野生禾谷类植物冰草，附近还生长着许多悬钩子灌木。我心里想，“让瓦西卡在这里找野鸭吧！”

天空晴朗无风，岸上飞过的野鸭很少。但是在海湾里，水面却由于落的野鸟太多，变成黑压压的了。我们躲在草里等了很久。瓦西卡在水边走来走去，嗅着什么动物的看不见的踪迹。好容易一只孤零零的野鸭从海湾那边飞过来了。我迎面一枪，打死了它。野鸭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落在附近最茂盛的冰草丛里。在我女儿面前，瓦西卡没给我丢脸。它看准野鸭掉的地方，便高高地蹿过草丛，勇敢地向野鸭扑去。我想瓦西卡一定像平常一样，马上能找到野鸭，然后咆哮起来。我听了咆哮声，就可以知道它和猎获物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听见了另外一种声音：瓦西卡没有咆哮，而简直是怒吼起来，凶猛地喷起气来了。只有当猫受了惊的时候，比方说，碰见别人家的狗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怒吼。我跳起身，还没等跑出三步远去，就看见从草里蹿出一只胡狼，嘴里叼着一只死野鸭。我瞄准了，但是没来得及开枪，胡狼就一下子在草丛里逃得无影无踪

了。在同一刹那，瓦西卡倒退着从冰草里滚了出来，它竖着浑身的毛，像忿怒到极点的样子。

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胡狼常常溜到猎人跟前来，躲在一边，等个机会就从猎人手里偷走猎获物。这回也是如此，一只胡狼躲在我们旁边，比猫先抢到了野鸭。

依娜抱起瓦西卡，坚决声明再也不放它出来了。她说：

“怎么着！还要叫胡狼把它咬死吗？！那可不行，还是回家去吧！”

我倒并不替瓦西卡担心，我坚信在这样的一只猫面前，任何胡狼都会后退的，但是我没有和女儿争论。黑夜来临了，没有野鸭飞来，我们只好回家去。

不过，瓦西卡的打猎，并没有就此结束。有时候我还是带它去，它还是能帮助我在草从里找到打死的野鸭。

## 5000 只田鼠

我们这个地区有一种田鼠，它们有普通老鼠的一倍半大，是棕灰色的。白肚皮、小耳朵、短尾巴，它们被叫做“公社”田鼠。它们从来也不单独地或一对对地生活，而总是大批群聚在一起生活。它们看中哪块草地或田地，就在那里打洞，把地上打得七穿八孔，使地面变得像个巨大的筛子。

公社田鼠跟许多种啮齿类动物一样，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繁殖得很快。比方说，某一个地方的田鼠很少，只在没有人照料的荒地上，可以找到它们的小村落。它们不妨害任何人，也没有人去注意它们。但是不过两三年，田鼠就越来越多了。它们占据越来越多的新领地，在一年前连一个洞也没有的地方，地上会突然出现几千几万个洞。那些田鼠简直好像是从地里生出来似的。它们破坏牧场，吃掉庄稼。到处都是田鼠洞，到处都是啃剩的植物茎和麦穗——简直是一种灾祸。

人开始消灭田鼠。他们撒了许多掺毒药的食

饵，往田鼠洞里灌水和喷放毒瓦斯，深耕有田鼠村落的土地。不知打哪儿赶来了大批的狐狸、黄鼠狼、鵟、鵏鶥、猫头鹰，它们都聚集到这里来了。鸥鸟也从海岸上飞来。这些鸟兽都捉田鼠吃，或用它们喂自己的孩子。

这场斗争从春季一直进行到秋末。山鼠少一些了——在某一块田里，或某一个地段上，看不到群聚的田鼠了，快要获得最后胜利了。

但是冬天来临了，救命的白雪把田鼠洞盖了起来，无论是犁，或者毒药都透不进去。捕食田鼠的鸟类飞走了。黄鼠狼、伶鼬和狐狸等，在捉田鼠时也感到困难。在厚厚的雪被下面，又舒服又暖和，新的一代代田鼠在那里出世了。春风刚把雪吹化，大批新田鼠就分居迁徙到各处田里去。它们好像变得更多了。于是人们用新的药品、新的机器武装起来，又向田鼠宣战。唉，这回有害的小兽可要倒霉了！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还没来得及把装着毒瓦斯的坛子送到有鼠害的田里去，灭鼠队还没全体出动，忽然田鼠自己开始减少。眼看着它们一天比一天变少，空的田鼠洞受了风吹雨淋，逐渐坍塌

填平。在原来是田鼠村落的地方，长满了新生的青草，田鼠哪儿去了?

研究田鼠的专家们携带铁锹到荒凉的田鼠村里去。他们掘开还没有坍塌的田鼠洞，找到田鼠窠，里面有出世不久的小田鼠。专家们看到，每一窠里不是像去年夏天那样有八九只小田鼠，而是只有一两只，连有三只小田鼠的都很少。用铁锹从地里挖出的大田鼠，都是无精打采死样活气的，还挖出来好几只死田鼠。专家们说：

“田鼠的繁殖量开始降低了。”

苏联科学家们已对田鼠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正在研究，为什么有些年里，好像一切条件都对田鼠有利，因此田鼠拼命繁殖。那个时期过去以后，田鼠又要度过一个“不幸”的时期。这时田鼠的繁殖力降低，变得衰弱，甚至死亡，就像这一回一样，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十只。这残余下来的几十只田鼠，仿佛是为了传宗接代而留下的种鼠似的，早晚它们又会重新大批繁殖起来。要是能研究出一个方法来控制有害啮齿类动物的繁殖，甚至把它们消灭得一干二净，那多好！那就需要研究在田鼠繁殖力最旺盛

的时候，对它们起反作用的原因。知道了这个原因，就可以学会用这个方法来对付田鼠，不等它们在我们田里繁殖成灾害时，便把它们消灭掉。

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样一件事，当田鼠繁殖到太多的时候，它们就常常互相接触。无论是在地底下，还是在洞的狭窄通道里，或者是出来找食物的时候，它们都时常相遇。特别是那些大批群聚生活的所谓“公社”田鼠，更是拥挤不堪。啮齿动物对于各种疾病的抵抗力是非常虚弱的。医生们在研究某种传染病和如何治疗这种病的方法时，就用白老鼠、大老鼠、兔子等做实验，要知道他们并非无缘无故选中了这些动物来做实验。啮齿类动物能患自己那种动物的病，也能传染上别种动物的病。在有大批田鼠栖居的地方，只要有一只田鼠传染上什么病，立刻就开始传染给别的田鼠。住得越是拥挤，病便蔓延得越快，田鼠成千上万地病死。但是有些田鼠没有死，病好了而且对患过的这种疾病有了免疫力。于是，这少数的几只田鼠，就在原来是田鼠居住区的地方残留下来。只是它们已不能像患病前那样迅速地繁殖，它们的身体变孱弱了。

通常，残留下来的啮齿动物总是离开变荒凉了的栖居地，搬到新地方去住。要过好几年以后，那田鼠群落才会重新扩大起来，重新开始大量繁殖。在这个期间，已经经过许多世代，年轻的啮齿动物对使它们祖先送命的那种病，失去了免疫力。于是在这里又出现啮齿类动物的一场新瘟疫的萌芽。

主要原因找到了！那便是传染病。那么可不可以用传染病来向啮齿动物作斗争呢？这种武器，对于使用它的人是不是太危险了？历史中有过好几次这种情形，人被啮齿动物传染了疾病，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疾病。

身穿白罩衫的人，戴上保护面罩坐到实验室的桌前。他们耐心地静心工作着，不去留意表针怎样绕了一圈又一圈。几千只死的、活的、健康的与有病的小老鼠、大老鼠、田鼠和黄鼠，被戴着薄橡皮手套的手拿过，几万个涂了一滴滴的血和放着从有病啮齿动物内部器官切下来的薄片的玻璃片，被轮换着摆在显微镜的物镜下。我们不要去打搅这些人吧，他们的工作是复杂的，责任非常重大。

我们还是回到禁猎区去吧。

去年夏天，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地区较偏僻的岛屿上，出现了许多公社田鼠的群落。根据一切情况都可以看出，这些小兽在像苍蝇一样地迅速繁殖。我开始想田鼠是怎么跑到荒凉的岛屿上去的呢？有的岛屿被广大的水面将其和大陆隔离开。所有的啮齿动物，特别是老鼠和田鼠一类的小啮齿动物，都精通游泳，这固然不错。但是，什么目的促使它们去完成危险的“海上旅行”呢？暂时我还不明白。也许田鼠不是游到岛屿上去的，而是从空中飞过去的？我不是开玩笑，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

在出现了田鼠的岛屿上，有海鸥在筑窠。我们知道，它们从大陆上捕捉大批啮齿动物，叼回去喂雏鸟。很可能这样，一只海鸥在麦田里捉住一只田鼠，没有马上把它弄死，而是把活的叼回自己住的岛屿上去。海鸥在窠旁张开嘴，田鼠就趁机逃走，藏到附近地缝里去。这种事当然是很少有的。但是海鸥每天要捉几千只啮齿动物，几千只里面的一只死里逃生，留在岛上生活，这也是可能的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小规模的田鼠居住区。田鼠繁殖

起来，渐渐占据整个岛屿，海鸥不可能在这里积极地捉田鼠，因为海鸥有一种怪脾气（这种脾气人还没有研究明白），那便是它们在自己的窠附近，几乎从来也不找食物或捕捉东西吃。它们总是飞到较远的地方去找食物。

老实说，我认为田鼠是从空中搬到岛上来的想法，比较可靠一些。虽然这有些像童话，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在我们禁猎区的岛屿上，出现了许多公社田鼠。于是，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首长，在我们这里有这种规矩。

春天田鼠更多了，特别是在圆岛和离禁猎区较远处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最多。在地图上，这个小岛屿没有名字，但是我们叫它鹅岛。因为一到冬天，就有野鹅群到这个岛上来过夜。

我给管理处又送去一份公文，报告田鼠侵入岛屿的事情。后来，从城里来了一位又瘦又高文质彬彬的人，身穿灰斗篷，头戴灰帽子。他走进实验室里来找我，说：

“我是医生阿利叶夫！为了田鼠的事情派到你们这儿来的。”

从来人的谈话里，知道了上级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叫我们研究田鼠。确定它们开始“衰落”时的最初征兆什么时候出现，究竟是生什么病死亡？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捕捉田鼠，解剖它们，仔细研究它们内部的器官。像这样，在田鼠开始大批死亡以前，便可以发现最初患病的田鼠了。

我知道为了这个工作，不得不捕捉大批田鼠。但我还是问了新来的医生，他计划解剖研究多少只田鼠？阿利叶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5000 只！”

我没想到需要这么多，所以我又叮问了一句：

“5000？”

“是的，5000。要不，就不容易作出可靠的结论。”

我把瓦尼亚叔叔请来，用航海的语言命令他说：

“吹哨，全体集合！”

这意思说，请禁猎区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集合，商讨一件紧急重大事情。

瓦尼亚叔叔迈着他那不慌不忙的步伐，执行任

务去了。

详细讨论后，我们订了一个捕鼠计划，明天全都到对田鼠进行主要研究工作的圆岛上去。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那里，在阿利叶夫医生的率领下工作。阿利叶夫医生把临时实验所安置起来。圆岛的面积很大，田鼠很多，应该在那里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头几只患传染病的田鼠？不过，也需要检查一下鹅岛上的田鼠。所以我决定先帮他们把圆岛上的工作搞起来，然后和瓦尼亚叔叔两人渡海到鹅岛去，在那里捕捉研究田鼠。

我们这个考察队，并不是每一个队员都会做需要做的一切事。有的人只会捉田鼠，把它们送来供研究用。我会捉田鼠，也知道怎样解剖检查它们内部器官的情况，好发现病灶。但是我不会，也没有资格去确定病名，更不能说明这种病除了对田鼠之外，对别的动物有没有危险。这只有阿利叶夫医生才能说明，他已经研究了许多年啮齿动物的疾病。不过，我们这位医生自己也承认，他不大会捉田鼠。他总是习惯于看到这种小动物已经捉住了，关在挂有编号的笼子里，或者躺在他的工作台玻璃上，

实际上也应该是这样。假使医生亲自在田里布置捕鼠器，亲自去挖田鼠洞，他就没有工夫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它们了。

我们分配了一下任务。禁猎区的观察员们和瓦尼亚叔叔那些工作人员，在岛上捕捉田鼠，捉住后送到我们的临时实验室里来。我和妻子两人解剖田鼠，“草草地”检查它们的内脏。如果我们看出哪只田鼠有可疑的地方，马上把它交给阿利叶夫医生。他再去做那些该做的一切事，确定这只田鼠是不是真的患了传染病，患的是什么病？而我和瓦尼亚叔叔在鹅岛的工作，是将全部有患病可疑性的田鼠都放在玻璃罐里，用一种特别的药液浸泡起来，分批送到圆岛上来交给医生。拟定了这样一个行动计划，我们明白每人都应该凭良心执行自己的任务，否则捕捉 5000 只田鼠并展开研究的这项任务，我们是完成不了的。

家中的女孩子们刚一听说我们要到远方的岛屿上去捕“鼠”，就缠住我要求带她们同去。我不答应，心里想：“这可不是一次快活的郊游，是重要工作。小姑娘们会给我捣乱的，而且以后谁知道是什

么情形？我们得跟有病的田鼠打交道……恐怕还是叫孩子们躲远一点好吧？”但是阿利叶夫医生出来替女孩子们讲情了。他肯定地说会很好地布置安排，使它对于人没有任何危险。于是我想，既然大夫都同意了，干嘛我还要叫两个女儿失望呢？再说，学校已放假，兰菲加准备跟我们搭伴，回到圆岛自己的家里去，那么就叫我们的两个孩子一块去吧。同意了第一件，就不得不同意第二件事，把瓦西卡也带去。关于瓦西卡，丹尼亚说：

“爸爸，你给它也订个计划吧，让它在圆岛上抓100只田鼠。那样你不是就可以少抓一些吗？”

医生听了这话，笑了足有半个钟头，然后宣布如果我们不带瓦西卡去，他就绝对不参加考察队了。

唉，这位医生可真行！刚一来，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就都和他交上了朋友。

只剩下决定一件事：明天我们坐什么去？“火烈鸟”号是一艘很舒服的大汽艇，乘它可以不怕风浪。但是圆岛那边的海水很浅，乘大船有些地方过不去，只好乘我们的老朋友“凫”号去。这船虽小，但



小/猫/瓦/西/卡/

也可以凑合凑合吧，我们总能想个办法都坐下的。

清早，我们便上了汽船，船里摆满各式各样的东西。有一大箱子捕鼠器，是阿利叶夫医生从城里带来的。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构造简单的小机器，比其他一切东西都宝贵。

瓦尼亚叔叔开动马达，郑重其事地说：

“机器准备好了！”

解下船缆，把它推离了码头。然后我站到舵旁，放开嗓门大嚷一声，就好像我所指挥的不是6马力的小汽船，而起码是一艘驱逐舰。

“开足马力前进！”

船尾下面的水冒起泡沫，翻起水花。“凫”号抖动一下，向前驶去，在海湾里懒洋洋的水面上“耕”出一条条的垄沟。

汽船里热闹得很。女孩子们嘻嘻哈哈，故意摇晃汽船。她们的妈妈不许她们这样做，可是自己也忍不住直笑。瓦尼亚叔叔一面倾听马达的突突声，一面无所用心地朝船外吐唾沫。爽朗而有礼貌的阿利叶夫医生兴致勃勃地观看从眼前掠过的海岸。瓦西卡坐在船尾，它像一座雕像似的蹲着不动。水这

么近，机器这么响，船又摇晃，但是这些事都没有叫它感到不安。我从瓦西卡的耳朵上看过去，船向一个岛开去，在那个岛的尽头上，耸立着一座白色的灯塔。一望无边的大海被朝阳照得一片金黄，在灯塔后面闪烁着。

## 有时会有这种事

公社田鼠白天不常从洞里出来，它们不喜欢太阳光。所以热的时候，它们宁可呆在地下。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和夜里，在田鼠居住的区域，就可以听到无止无休的窸窣声，和跑来跑去的田鼠的吱吱叫声。

我们主要是用捕鼠器捉田鼠。捕鼠器的构造很简单，跟普通老鼠夹子一样。把食饵——一小块面包皮、蒸熟的玉米粒、小麦粒、一小块胡萝卜或者糖萝卜挂在捕鼠器的钩子上，田鼠从旁跑过时，看见食饵，就爬到捕鼠器上，想偷走那块吃的东西。这时，捕鼠器就把它夹住了！

日落前，我们一个人拿 50 来个捕鼠器和食饵，到田鼠栖居地去，把捕鼠器安置在田鼠的洞与洞之间。完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指挥部去，休息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得起早一些，在天亮以前，就出发去检查捕鼠器，免得夹住的田鼠被海鸥和其他捕食田鼠的鸟类叼走。还有，田鼠夹死后，过得时间越短，

就越好供研究用。

头一天晚上安放的 100 个捕鼠器，一夜总能打着四五十只田鼠。其余的捕鼠器，或者是根本没有被碰过，或者是弹簧弹了过去，食饵也被吃掉了，但是没有捕到田鼠。我试验过把捕鼠器安好后，自己不走开而留在附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听。捕鼠器在弹簧弹过去的时候，很响地发出“啪”的一声，在宁静无风的夜晚，隔开 30 步远，或者更远，都可以听到。坐在那里，留神听哪个方位发出“啪”的声音吧。我听到 20 次到 25 次这种声音后，就拿着手电筒去巡视捕鼠器。我把捉住的田鼠拿下来，换上食饵，重新绷紧弹簧，像这样一夜可以用 50 个捕鼠器捉七八十只田鼠。我还注意到用肉当饵，比用植物性食物当饵，更容易打到田鼠，特别是如果把那肉稍微烤一下的话。

瓦尼亚叔叔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他拿 30 个原来装罐头食品的玻璃罐子，整个埋在土里，只露罐口，夜里许多田鼠看不出在前面有陷井，掉在里面，就再不能爬出来了。

我每天夜里在田鼠居住的地方看守捕鼠器，白

天帮助解剖捉到的田鼠。由于长时间戴橡皮手套，我的手指头都麻了，手指头的皮好像在澡盆里泡久了似的发软了，但我还是尽力工作得很快，解剖检查一只田鼠只用七八分钟。我们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阿利叶夫医生因为老看显微镜，右眼红了，直流眼泪，就改用左眼看显微镜。他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要求我们把更多更多的田鼠送到他的工作台上去。女孩子们再三提出想给我们帮一点儿忙，但是我不许她们到田鼠的居住地带去；医生呢，严禁她们到临时实验室里去。

捕捉和研究了将近 4000 只田鼠了，其中有几只已经显示出开始退化的病灶。不过这些病灶对于人类或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危险。一种只能传染给田鼠的疾病，已开始在那些田鼠之间流行。阿利叶夫医生高兴极了，因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对付有害田鼠的武器。

现在，医生不再需要死田鼠了。他需要活田鼠，用来做实验。这回瓦尼亚叔叔的玻璃罐儿有用了。老机械师很得意，自己发明了这么一样东西。他开始每天早上给医生送来用特备的铁丝笼装着的活

田鼠。现在，也需要有一些照料活田鼠的“服务员”，给它们吃，给它们喝，刷洗笼子，在必要的时候把田鼠送到医生那里去做实验。

我把依娜和兰菲加叫来，告诉她们从现在起她们不只是六年级女学生了，她们是“少年研究家”和我们考察队的“实验助手”。她们俩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欢天喜地地接受了任务。那还能不高兴吗？！以前怎么也不许她们进去的神秘的实验室大门，在她们面前敞开了。况且闲待着也太无聊，大人老在忙，女孩子们只得整天自己玩，所有的游戏都玩腻了，所有的地方都走遍了，看够了，再去做什么好呢？大人叫她们帮忙，可太好了，早就应该叫她们帮忙！

阿利叶夫医生告诉我们的小实验助手们，一定要穿上白罩衫，才可以去照料田鼠。不过，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她们那么大尺寸的白罩衫，只好拿两件备用的“大人”罩衫，把底下缝进去一些，把袖子挽上一些，给两个女孩子穿上。当然，这样穿不太服帖，但是一切都合规则了。

我们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只要再在鹅岛上捉大

约 400 只田鼠检查一下，阿利叶夫医生的计划就可以完成了。我和瓦尼亚叔叔两人，开始准备到这一小块荒凉的陆地上去。

马梅多夫从瓦尼亚叔叔那里接收了他的罐子“产业”，用来继续捉活田鼠。医生的实验还没做完，他还需用几十只活田鼠。

头天晚上，我们就把自己的东西送到汽船上去了。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走出大门到码头上去，人们还都在梦中，只有马梅多夫跟在我们后面出来。他揉着眼睛祝我们一路平安，然后自己到田鼠栖居区检查捉田鼠的玻璃罐去了。

走到码头上的时候，突然听见从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咪呜!”我回头一看，只见瓦西卡在旁边。这家伙缠上我了！让我拿它怎么办呢？把它送回去吧，舍不得浪费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也不愿意把它独自留在岸上。瓦尼亚叔叔提议说：

“把它带到鹅岛上去吧。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您和它一起留在岛上，也省得闷得慌。”

我笑笑，便把猫抱起。

在开船以前，我从小本子里扯下一页纸，写了

几个字:“瓦西卡和我们一起去了。”这是写给我们家里人看的,免得他们为猫而担心。我把字条放在显眼的地方,用一段铁链压住。

鹅岛好像一个用灰色淤泥掺沙子和贝壳做成的厚薄不均的烧饼。这个“烧饼”总共只有300米左右宽。这小岛屿高起来的中央部分,生长着禾本科植物和矶松。矶松是一种紧挨地面生长,有扁扁的一丛叶子的植物。在这一丛叶子的上面,高耸着一根弯弯曲曲的茎,茎上有一个由粉色小花构成的篮状花序。靠近岸边像地毯似的铺展着一片盐角草。水边是一片时常被海浪淹没的淤泥地。小岛上连一棵灌木、一个小草丘也没有。如果不把那些在大雨后形成的很快就渗入松软盐质土壤的小水洼算在内的话,应该说那里连一点儿淡水也没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公社田鼠就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小地方落了户。

鹅岛沿岸一带海水非常浅。驶到小岛跟前的时候,瓦尼亚叔叔把汽船开得很慢很慢,免得螺旋桨碰到海底而损坏。寂静无风,天气闷热得叫人难过。小岛旁有无数浅滩,上面有无数海鸥在歇息。有许

多海鸥的羽毛仿佛被灰色淤泥沾染了似的，这是些刚学会飞的小海鸥，它们的羽毛还没有换齐。体格匀称的花鼻子老鸦在汽船上面飞翔着，“哑、哑、哑”的令人讨厌的单调声音充满炙热的空气。

船下发出一阵吱吱格格和噝噝沙沙的声音——船在沙底上擦过。马达一阵阵地断气，瓦尼亚叔叔赶紧把它停住了。离岸还有 15 米到 20 米远，我们用一根杆子把船撑过去。靠岸后，我们使劲把船尾向陆地上拖去，把锚抛到岸上，到了！

现在该安顿一下了，我们用带来的两根杆子把帐篷支起来，帐篷很小，是双人用的，我们也不过指望靠它来遮遮太阳，或者万一下雨时，用来避避雨罢了。我们把东西从汽船搬到帐篷里去。我们特别细心地在帐篷附近挖了一个坑，把装淡水的小桶放在坑里，然后用一块防雨布把坑盖起来，这是为了不叫水被太阳晒热和提前变质。在这里，如果不预备淡水，那是一天也不容易过的。

因为我们在忙着扎营，就没有去注意瓦西卡。后来，突然想起它哪儿去了呢？原来瓦西卡跑到田鼠栖居的岛中央去了，已经守在田鼠洞边了。那边



草丛里藏着刚会飞的出世较晚的小海鸥。瓦西卡对它们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大海鸥却慌作一团了。它们刺耳地尖叫着在瓦西卡头上盘旋，一忽儿这只，一忽儿那只，气势汹汹地“俯冲”下来，要用嘴啄。起初瓦西卡胆儿挺大，几乎不去回头看海鸥，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似的。但是，后来有一只最勇敢的海鸥飞上前来啄了它一口，瓦西卡的一团毛在空中慢慢飘舞起来，这一口成了对其他海鸥的信号！紧接着，其他海鸥便用翅膀朝它一下一下地打过来，用嘴一口口地啄开了。瓦西卡翻过身子，肚皮朝天，开始抵抗，但是后来实在受不了啦，便撒腿向我们跑过来。海鸥在后面紧追，一边追一边啄，几乎追到帐篷前。我对这件事很满意；怎么能不满意呢？以后瓦西卡再也不敢满岛乱跑了，也不会抢先从捕鼠器里拖出捉到的田鼠了。起初，我很担心这件事。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此地的田鼠不大容易受捕鼠器的诱惑，连肉饵都很少使它们感兴趣，大概田鼠在这里并不感到食物的缺乏。这是很可理解的，因为满岛都扔着海鸥叼来的食物的残渣。这

儿有吃剩的鱼、有被海鸥丢掉的昆虫、有偶然死亡的小海鸥和打碎的海鸥蛋。这些东西都晒干了，或者风干了，还可以保存很久，足以养活那些田鼠。我们考虑一下后，决定先清除岛上的剩余食物。我们每人拿一只口袋，往口袋里装能引起田鼠注意的一切东西。我们把收集到的东西埋在土里，只留下可以往捕鼠器上安装的。这工作就占了我们几乎一整天时间，但是以后捕捉田鼠却痛快得多了。吃惯了鱼和肉的田鼠很乐意爬到捕鼠器上去吃东西，于是我们常常一下子捉住几十只。

我们捕了 4 天田鼠。天气一直非常好。连一丝儿小风都没有，也没有一片小乌云。中午，我们在帐篷里乘凉，不过，帐篷里也很闷热。早晨，我尽量早一些，趁着天还不太热的时候，便去取下捉到的田鼠。热起来时，我不得不呆在帐篷里。瓦西卡简直发傻了，它再也不敢在岛上到处乱跑了，海鸥给了它一个很有用的教训。

通过解剖，我发现有几只田鼠有患病的可疑性。照原先商量好的那样，我把它们放在罐子里，用酒精泡起来，准备交给阿利叶夫医生。后来，我计算

了一下，知道再捕捉和解剖 20 只田鼠，阿利叶夫医生的计划就可以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已近结束，说实话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在这被太阳烘透了的小岛上，实在已经待腻了。

我们决定瓦尼亚叔叔今天就回圆岛去；我留在这儿，今夜想法再捉几十只田鼠以便补足，圆岛上其余考察队员将趁这机会收拾好东西，明天回去时顺便来接我，好一同回渔村岛去。

瓦尼亚叔叔高高兴兴地抽着小短烟斗，做汽船出发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后来，他站到船尾上，把杆子向河滩上一撑，我帮他把船推下浅滩跟在后面，在脚够得到底的浅水里走了半天。水是暖洋洋的，像澡塘子里的一样，在这种水里洗澡几乎一点儿也不叫人感到凉爽。马达响起来，汽船从螺旋桨下喷出许多水花，落在我身上，然后就向那辽阔的淡蓝色大海里驶去。

我回到帐篷里，习惯地望望行军用的晴雨计，不由得吃了一惊：也不过一个钟头的工夫，它的针就大大地向左偏了过去。这表示天气要变了，难怪这儿天那么闷热。不过暂时一切还都照旧，天空是

晴朗的，海面像镜子一样光滑平坦。跑得飞快的小汽船，在远方渐渐越变越小。

天黑前，我安好了所有的捕鼠器，把剩下的食饵全部装上。之后，我钻进帐篷和平常一样撂下帐篷边，躺在帆布帐篷底下睡觉。瓦西卡在关上的帐篷门口绕了一会儿，喵喵叫了几声，也在我身旁躺下。我工作了一整天，觉得很疲乏，很快便入了梦乡。但是我并没能休息多久。

快到半夜时，一阵越来越响的声音把我惊醒。帐篷在大风的袭击下噼啪响着在发抖，它的绳索发出一种拉长的尖啸。浪涛的击岸声与呼啸声越来越大。真不愿意到外面去，但是需要检查一下，帐篷搭得结实不结实。我刚掀开帐篷边钻出去，一阵狂风就朝我猛扑过来。不过这很好受，因为风把我所期待已久的、远方大海上的凉爽新鲜空气带来了。天空突然整个被乌云遮盖了，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白晃晃的击岸浪涛清清楚楚地突现在黑暗里，它是半圆形的，在这个小岛离我较近的东北岸边汹涌着。

我看到一切都没有毛病，才钻回帐篷里去，强迫自己重新入睡。但是怎么也睡不着了，击岸的浪

涛声越来越近，后来忽然好像有人朝我藏身的帆布帐篷撒了一把豆似的，一次又一次！这是什么？是下雨了吗？不是的，不像。

帐篷里的地突然湿了。我把头探到外面去一看，不由得跳了起来。

冒着泡沫的宽大水舌，在我的帐篷跟前飞舞！

发生了一件我们在岸边扎营时没有意料到的事情！里海，不像大洋那样每天有涨潮退潮，但是这里水位在风的影响下可能有很大的变动。现在刮的是凶猛的大北风，它吹袭整个里海，把巨浪向南岸驱赶。因此，在海里就临时产生出一些水流，把水往南方一切大小海湾送去，使那些海湾变深。鹅岛这个小岛屿只微微突露在海面上，只要水位再增高0.3 米，这一小块平地就要淹没了。

我现在怎么办好呢？得立刻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岛中央去。那里生长着禾本科植物，田鼠在那里居住——看来，就是在刮飓风的时候，这小岛也不会整个淹没。否则，在它上面就不会有禾木科植物，不会有田鼠，也不会有海鸥作窠了。于是我开始行动。

幸亏东西不多，没有一样我一个人拿不动的。但是风几乎要把我吹倒了，而且主要是天太黑！我在搬东西时，常常迷失方向；回来时，费很大的劲才找到帐蓬。我随手放下抢救的东西，只要水冲不到它们就行了。瓦西卡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跑，用野性的、受惊的声音喵喵乱叫。它走到帐篷跟前去时，每一次都被在风的肆虐下咝咝作响的海水拦住。位置低的岸被淹的部分越来越大了。等我着手拆帐篷时，旁边的水已经齐膝深了。

不管怎样，我还是把已被水淹没的、拴帐篷绳索的木栓都收集到一起，想在新地方再把帐篷搭起来，但这是非常难办的。风把绳索吹得乱七八糟，要从我手里夺走湿帆布，一个不小心它就会被风刮到海里去。最后，我好歹弄好了，把帐篷支了起来，虽然支得七歪八斜，但是好像还算结实。这会儿，我才想起一样忙乱中忘在岸边的东西——装淡水的桶，现在叫我上哪儿找它去？！

我在自己认为埋水桶的地方绕了一个来钟头，但是怎么也没找到。我记得桶有四分之三是空的，它一定被海水从坑里冲出来，送到海里去了。大概

它已经随海浪摇摇晃晃蹦蹦跳跳地，在离岛很远的地方漂浮着了。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但是……无法挽救了。

我和瓦西卡在帐篷里度过下半夜。我们俩浑身湿淋淋，冻得发僵。暴风继续咆哮，呜呜地叫着，使人感到烦闷和惊慌。

好容易天亮了，早晨也是那样地不安宁、不亲切。我们的小岛屿有一大半浸在水里。现在它更像一个泡在愤怒而沸腾的水里的圆饼了。风卷起一团团泡沫，把它们从岛上抛过去。岸边的海水被浪头冲起的淤泥和沙子染成了黄褐色。

我决定把捕鼠器收拾起来。它们几乎都被风吹合了，全是空的，只捉到 3 只田鼠。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便用炖汤的锅，向田鼠洞里运海水。这里的田鼠洞不深，只要往每个洞里倒三四锅水，就爬出一只落汤鸡似的田鼠，有时甚至一下子爬出好几只。瓦西卡虽然被夜里的事情吓得够受，但是一看见田鼠就高兴了，开始捉它们。它把头两只吃掉了，其余的只用脚爪按住咬死。靠了猫和锅的帮助，我很快就捉住 20 多只田鼠。正好就需要这么

多。

我对捉到的田鼠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情，量了它们的身长，称了体重，然后按照阿利叶夫医生的要求把它们解剖了。我在帐篷里工作，大风刮不进来。我尽力把一切事做得非常慢，好多消磨掉一些时间。因为还不知道我和瓦西卡得在这里呆多久呀。这种天气，不要说我们的“凫”号，就是更可靠的船也不敢出海。但是，不管我做得怎么慢，也把工作做完了。现在如果能喝点热茶多么好！我有汽炉子，水壶也还完整，不过……怎么能用又苦又咸的里海海水泡茶喝呢！

我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要忍受那难以避免的口渴。为了延迟它，我什么东西也没吃，尤其是我们剩下的食物都是咸的——尽是罐头肉、干鱼什么的。糖也还有一些，但是吃了糖，也要口渴的。

瓦西卡先口渴起来。它开始闻我们所有的罐子，还试了试舔锅里剩下的一点儿海水，但是舔了一下，就嫌恶地扭开头。瓦西卡找不到水喝，便用一种几乎像人类的表情，望着我的眼睛，喵喵地叫。

我不时地看看天空，在那上面飞驰着稀疏的几

片云彩。云越来越少，下雨的希望也随了云一同消失。如果下雨的话，我就能从帐篷上收集点儿雨水。但是太阳开始烘烤，风变热了。大海还像原来那样翻腾着。

傍晚，实在口渴得难过，我的整个嘴里发粘，简直干透了。瓦西卡也不行了，它把肚皮贴在被潮水冲刷的湿沙子上，像只死猫似的躺着不动。

## “鲁滨逊”们回家去了

困难的时候，人的头脑活动得很快，而且能想到平常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我也是这样，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试试把海水弄淡，不管办得到办不到，也得试试看。

我迅速把一切考虑了一下，便开始行动。我拿一个解剖田鼠用的洋瓷盆，用海水洗干净后，放在地上。然后在帐篷旁找到一只铁桶，用刀在比边稍低的地方凿了一个小圆洞，把桶扣在盆上，又在盆旁边挖了一个坑，把汽炉子放在坑里点着。把水壶盛了海水坐在汽炉子上，使壶嘴恰好从圆洞伸到桶里去。水壶里盛的海水很少，还不到壶嘴底下的那个洞的开口处；壶盖则用一小口袋沙子压了起来。

三四分钟以后，壶里的浅浅一层海水沸腾了。蒸汽从壶嘴里喷出来，冒到扣着的桶里，在桶壁上形成一滴滴的水珠，一点一点地流到盆里去。我用杯子往逐渐烧干的壶里添水。

假使可以用什么来从外面使桶冷却的话，我的“蒸馏器”还能好使得多，但是我想不出什么冷却的办法，所以有大部分蒸汽都毫无用途地从底下冒出去了。幸而还有风给我帮忙，它吹着水桶，带走一些热量。

像这样，靠了一只弄破的桶和两小时的耐性，我往盆里蒸馏了大约一杯半淡水。我先给瓦西卡喝了个够，要是能瞧瞧这可怜虫多么贪婪地伏到盆上去舔水喝才好！瓦西卡把收集在盆里的水几乎喝掉了一半。我把剩下的喝了。这水很难喝，有铁桶味，可是能解渴。我稍微解了解渴，又开动了我的“蒸馏器”。这工作占用了我大半个晚上，不过我总算喝足了，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幸福的人。解渴后，肚子又饿了。我启开一个肉罐头，和瓦西卡好好吃了一顿晚饭。

晴雨表上升了一些，但是风还在刮，这场来得不是时候的暴风真像刮不完似的。不过，我知道初夏很少有持久的风暴。大概顶晚明天中午，一切就会平息下去，就是不能平息的话，我也不再发愁了。因为食物我们还有，而且学会了获取淡水，我和瓦

西卡总能度过一两天的。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多过几天。最后，我怀着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钻进帐篷，把咕哩咕哩哼着的猫搁在身边，便呼呼地睡着了。

晴雨表没有骗我。黎明前，我走出帐篷，马上就感觉到风暴已经没有劲儿了。风只是一阵一阵地吹来，而且时间越来越短，风力越来越小。击岸的浪头已不再冒白沫，而是向岸上吐着扁扁的水舌。不过大海里的浪还很高，听得到从那里传来不安的自然的拉长的轰鸣声。很明显，“凫”号汽船很快是来不了的，慎重的瓦尼亚叔叔在大海完全风平浪静以前，是不肯冒险载乘客出海的。中午以前，不会风平浪静，我这样想便又钻进帐篷，决定多睡一会儿。

上午 10 点钟左右，我听见一种新的声音。这声音既不像是大海的，也不像是荒凉岛屿上所可能发出的，很像远处有一架马力很强的马达在突突地响。我奔出帐篷，用望远镜瞭望那被浪涛搅起了皱纹的海面。风小了，而且改变了方向。它将马达声送到我的耳边。在望远镜的圆形视野里，出现一个端端正正的白色大帆船。我仔细一看马上认出了

它，是“火烈鸟”号在向我的小岛屿驶来。它有节奏地摇摆着，尖锐的船首撞起有泡沫的大水花。可是“火烈鸟”号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把它开来的？根据航线来判断，它是直接从基地——渔村岛——开来的。不过，难道值得在这些问题上伤脑筋吗？反正有一件事很明显，我在“无人荒岛”上过的“鲁滨逊”式的生活要顺利结束了。

“火烈鸟”号很快地驶过来。现在不用望远镜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头前的玻璃了，甚至已可以看见拴在细细的白桅杆上的钢索。

机帆船驶到离岛屿 300 米远处，减低速度，停住马达，传来了锚索的哗啦啦的响声。船首慢慢转过去，迎着风像一只落到水上休息的大白海鸥，在水上原地摇晃起来。“火烈鸟”号不能再开过来了，它嫌这儿水太浅了。

从汽船上放下一只小船，一个人爬到小船上，向小岛划过来。这是机帆船上的水手鲁姆辛。一位高个儿站在“火烈鸟”号的甲板上，他身穿白色西装，头戴草帽，这人是谁呢？我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认出是阿利叶夫医生。可是他怎么会跑到“火烈

鸟”上去的呢？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鲁姆辛还没走下小船，我就向他提出连珠炮似的一大串问题。我最关心最惦念的，是考察队的其他队员们，因为我奇怪为什么阿利叶夫医生会在机帆船上。鲁姆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放心了：

“已经在家里，回渔村岛去了！”

“回渔村岛去了？可是他们怎么回去的呀？”

“就是坐‘凫’号回去的！当然，他们稍微受了点儿惊，不过还好，都平安。只是那只小汽船得修理了。唉，您别问我了，让瓦尼亚叔叔自己给你讲，可以讲得更详细一些。他就在这儿，在‘火烈鸟’号上！”

我开始“拔营”。小船在岛屿和机帆船之间来回跑了三趟，往机帆船上运我的财产。最后一趟，把我和瓦西卡送上了“火烈鸟”号。当小船靠拢机帆船的时候，我看见瓦尼亚叔叔从机舱里探出头来，笑眯眯地用尽是机油的手抹他那发窘的脸上的汗。

我刚走上甲板，瓦尼亚叔叔马上就钻到机器间里去了，过了一分钟，那架没有人照看的马达就突突地开动起来。看得出，这位机械师不知为了什么

事情很不好意思，避免和我谈话。我并没缠着老头儿问长问短。我到机帆船上去以后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到底舱去，找到凉开水瓶子，痛痛快快喝了个够。这是从渔村岛带来的好喝的真正的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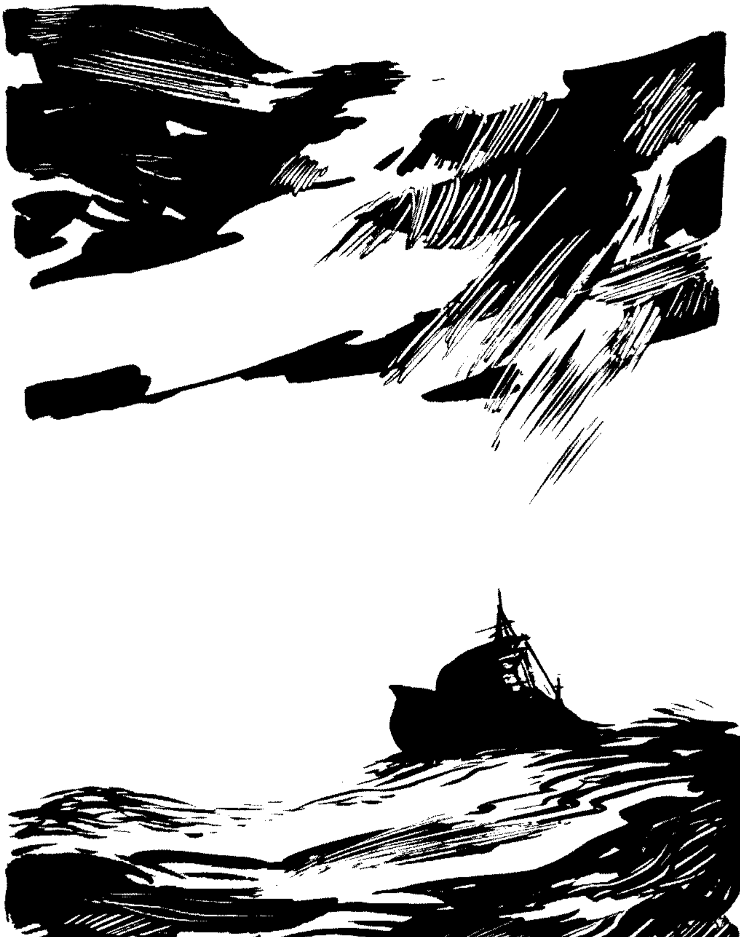
阿利叶夫医生讲的故事很短。我只知道了下面的事。瓦尼亚叔叔把“凫”号小汽船开到圆岛去的那天晚上，圆岛上的人也发现晴雨表显著地下降。有人提出不要等到早上，立刻就整装出发，为了在风暴开始前，把我从鹅岛接回家去。瓦尼亚叔叔同意了，他认为最早也得在下半夜才会起大风。在那以前，他们总能来得及接我，驶到渔村岛附近的海湾背风的安全地方去。哪知风暴开始得比预想的时间早，我们的旅行家们在往鹅岛去的途中遇上了它。风浪太大，他们没法把船身掉过去，逆着风向我的小岛屿驶来，只好在浪涛的后面行驶，而浪涛却把“凫”号卷到大海里去了。在那里，情况更困难了，而且马达又好像成心似的不响了。旅行家们面临生命的危险，幸好一艘军用警备舰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救了。这艘警备舰当天夜里就把他们送回渔村岛，把狼狈不堪、一半淹了水的“凫”号也带了回去。瓦

尼亚叔叔惦记着我一个人和猫还留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间那座小岛屿上，身边只有一点儿食物和一点儿水。所以他在渔村岛上立刻召来了“火烈鸟”号全体人员，天一亮这艘机帆船就出海向鹅岛驶来。阿利叶夫医生也跟了来，打算在必要的时候，给我治病。我听了阿利叶夫医生最后几句话，不由得笑起来，给我这健康的人治什么病！可是后来我又诚恳地向这位好医生道谢，谢谢他对我的关心。

“凫”号航行遇难的详细情形，我到家才知道，是我大女儿讲给我听的。我干脆就把她的话搬过来，说给对大海有兴趣和想知道发起脾气的大海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遭遇的人听听。

依娜说：“爸爸，我们坐船走着走着，离你的鹅岛已经不远了。天也黑了，到夜里了。瓦尼亚叔叔说要是他（就是你呗），能想到用手电筒照照就好了；要不，这岛子太小，说不定我们从旁边开了过去，自己还不知道！唉，不成，他想不到我们现在会去。我们只好自己找正确的航线吧。

“忽然刮起了北风，我们怕的就是北风。北风好像发了疯似的，像玩皮球一样，把我们的汽船扔来



扔去。水一会儿卷过船尾，一会儿冲上船舷，但是‘凫’号跑得飞快，风和浪头催着它跑。医生说：‘不要紧，我们能逃过去的！’

“该向你的岛子拐弯儿了，可是办不到！瓦尼亚叔叔刚一转舵，船就躺下去，水像大河似的流进来。瓦尼亚叔叔说：‘不成，拐不了弯儿，只能顶风走。’

“我们继续往前走，浪头大得吓人，吓得我眯起眼睛。我听见妈妈在旁边小声说：‘把我们冲到大海里去了！’忽然间，一个大浪头哗……啦啦，一下子撞在汽船上，把整个马达都浇湿了，马达‘噗噗’响了几声就停了。瓦尼亚叔叔开始收拾马达，妈妈把舵，拼命想办法。这时候，第二个浪头又打过来，把我们浑身上下都浇湿了。汽船里的水已经膝盖深了，所有的捕鼠夹子和罐儿都漂走了。我们看到汽船歪着身子，被风刮着跑，也不知道是往哪儿去。医生把我和丹尼亚紧紧搂在怀里，一个劲儿说：

“‘不要紧，不要紧，小姑娘，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妈妈老把着舵，直嚷：

“‘亲爱的瓦尼亚叔叔！快把马达修理好吧，要

不，会把我们刮到外国去的！’

“瓦尼亚叔叔躺在马达旁边，肚皮泡在水里，哑着嗓子回答：

“‘该死的，弄不着！磁铁湿了！’后来他用两手两脚爬起来，向妈妈大喊一声：

“‘您还把什么舵？现在舵已经没有用了，扔开吧！您还不如拿只水桶，把船里的水舀出去呢。我来扯帆！’

“她当然听瓦尼亚叔叔的话，开始舀水，可是她舀不好。汽船东倒西歪，摇晃得厉害极了，妈妈连站都站不稳，刚舀出一桶水，一个新的更大的浪头又打进来了！医生叫我和丹尼亚紧紧抓住板凳，他自己给妈妈帮忙。这个节骨眼儿，好像成心似的，一只木箱滚下来，把医生的脚砸得够呛。可是他没哭，他好歹把木箱搬回去，用绳子拦上了。

“后来，瓦尼亚叔叔好容易把帆弄好了，开始往上扯。扯得不高，因为刮这么大的风，不能扯太高。可是风把帆一鼓，汽船还是歪到了一边去了，不过这回它听舵的话了。妈妈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叫它靠岸，忽然风更大了，桅杆也弯了，后来哗啦啦，汽船

跳了一下！桅杆断做两截，连帆一起掉到船外头。原来瓦尼亚叔叔慌里慌张忘了拴住左边的桅缆，所以桅杆就断了。你不是知道瓦尼亚叔叔是个‘丢三落四的人’嘛！

“我们一瞧情形不妙，风还是把汽船往大海里刮。妈妈坐在我们旁边直哭。医生还是不停地舀水，不过他的胳膊已经弯不过来了，太累了。瓦尼亚叔叔说：

“‘把锚抛下去怎么样？唉，不行——没有用！这儿水太深，我们的链子够不到底的。’

“他刚说完这句话，我们忽然觉得汽船被什么东西挂住了，顺着风走起来，我们一瞧，汽船旁边有一个大玻璃球在浪头上一跳一跳！我们明白，这是打鱼的往自己的鱼网上拴的浮标！瓦尼亚叔叔抓起搭钩杆，用它这儿那儿地往水里戳。不论他往哪儿戳，搭钩杆总是钩住一些绳子。他仔细一看就明白了，水里漂着一个非常大的鱼网，整个是乱七八糟的，大概这鱼网是被风从渔人那里刮来的。原来汽船的螺旋桨钩住了鱼网，和它一起在慢慢地顺风漂着。刮乱的鱼网在水底下占据很大的面积，在网子

上好像浪头小一点，水也不太往船里溅了。

“不过，天黑得把海和天连在一起，周围什么也瞧不清楚。瓦尼亚叔叔又开始摆弄马达，拆里面的什么东西。我坐在一只罐上，用手蒙住眼睛，心想：‘我们怎么办呢？’这样过了多久，我记不得了。后来，我们突然觉得有一道光一闪。真的，我们看见有一道灯光躺在黑色的水面上。很快很快地移动着，好像一把扫帚扫着整个海面似的。这道灯光跑到我们汽船跟前来，把汽船照亮了，简直亮得跟白天的太阳光一样！瓦尼亚叔叔马上明白了，这是边防军舰的探照灯。那时，我们都摆起手来，医生脱下斗篷挥舞着。这时军舰上的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探照灯一照见我们的汽船，就用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的‘眼睛’盯住了它。

“光越来越亮，明晃晃的‘眼睛’越瞪越大。这意味着军舰开过来了。过了一会儿，就可以听到它机器的声音和船头下面的水哗啦哗啦响的声音。军舰开到我们可怜的‘凫’号跟前，用光把它整个照亮了，有人用响亮的声音从传话筒里问：

“‘干什么的？在这儿干什么？’

“瓦尼亚叔叔照航海的规矩回答了，向他们求救，最后喊道：

“‘手脚放轻点儿，小伙子们！这儿漂着个大鱼网，人民的财产哩！’

“水兵们非常灵巧。我们还没来得及怎么样，他们就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拉到暖和的船舱里去了，给我们喝甜茶。他们把汽船拴在军舰后面拖着，把乱鱼网从水里捞起来，放在军舰的铁甲板上。

“什么时候军舰又起锚了，把我们送回家，我可不记得了。我在船舱里觉得挺暖和，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丹尼亚躺在我旁边，比我先睡着的。”

对于这个故事，还需要补充什么吗？大概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假使警备军舰在黑夜的怒海里没有发现遇难的小汽船的话，这个故事会怎样结束，是很明显的。

# 倒霉的夏天

这个夏天一开始就叫我们很不愉快，当时我们自己认为是遭到了一个不幸。当然是不幸啊，我们养熟了的鹈鹕，我们的小巴布拉丢了！没有了它，我们立刻觉得房屋周围都变得荒荒凉凉的。住在我们隔壁的同事们也很难过，因为大家都和小巴布拉熟悉了，而且以它自豪，认为它是我们禁猎区的“名星”之一。

鹈鹕究竟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它也许是半夜里，也许是拂晓丢的。因为头天晚上，大家还看见小巴布拉在房屋附近，在它平常呆的地方，可是第二天它就不见了。有人认为，一定是有野鹈鹕群从岛上飞过，加入到它们的队伍里去，和它们一起飞到远方去了。他们说每一只规规矩矩的鸟，到了一定时候，都要为自己挑选一只母鸟，去筑窠和孵小鸟。它正是到了做这种事的时候了。这种想法也许可以叫人同意，不过目前已经是 7 月初，鹈鹕现在筑窠有点儿晚了，它们的雏鸟都早已孵出来。不管怎

么样，小巴布拉算是丢了，在岛上和水上，谁也没看见它。要知道，它并不是一只小鸟，就是死了的话，隔老远也可以发现它的啊！

要不是又发生第二件倒霉事的话，不知道我们会多么长久地回忆失去的小巴布拉。我们一直自安自慰地说，它马上会飞同来，落在院子里它平常呆的地方。第二件倒霉事对我来说，真是一场无法挽救的真正的灾难。

这是从一件普通事情开始的。我们的渔场完成不了捕鱼计划，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不过我知道，当地的报上已经两次登了“未完成计划”的消息，而且照例责备渔场的领导。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参加渔人的会议，他们在那个会上讨论怎样补救捕鱼的事。鲁卡爷爷也参加了这个会，他悄没声儿地坐在角落里，紧蹙着两道白眉毛。我以为他会发言，给渔人们出出主意，但是老头儿就这样坐到开完会，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我的朋友在认真考虑什么事情。

第二天，鲁卡爷爷谁也没问，就召集岛上他原来的伙伴们，和他一样的退休老渔翁们，向他们演

说了一番。而后，老头儿们就一块儿去见渔场经理，说：

“掌柜的，给我们一条大渔船和两套鱼网吧。我们不多不少召集了两个工作队，我们预备让一个工作队在岸上整理鱼网，一个工作队在海里撒网。我们已经在屋里呆够了，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经理想谢绝，他说目前没有你们帮忙，还对付得过去。这话把老头子们却气得非同小可：

“你怎么着？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吗？”

“怎么不知道？从前是能干的打鱼的，可是现在还干得了这种活儿吗？力气够用吗？”

“这用不着你操心，”老头子们嚷道，“给我们渔船！等我们完成不了计划的时候，再处罚我们好了！”

老渔翁们达到了目的，领到了鱼网和帆船。随后他们在渔场的码头上忙了两天，不知道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在改装什么。第三天，天还没亮，老头儿工作队就出海了。一天一夜后，他们回到岛上来的时候，码头上围了一大群人。大伙儿都想看看，里海老爹爹看到老头子们的这种“义举”，怎样犒劳了他们？

渔船鼓满了帆，不快不慢地直奔码头而来。现在已经很近了。大家伸长脖子，往船里一看，便突然一齐挥起帽子，喊叫起来：

“老爷子们真了不起！好样儿的，没有丢脸！”

帆船里满满地装着又肥又大的鱼。鲁卡爷爷坐在船尾上把舵，帽子都没有戴，皱着眉头。他不慌不忙，把船稳稳当当地送到岸边，动作准确得简直一丝一毫也不差。鲁卡爷爷走上码头，跟大家打了招呼，说：

“你们真不该叫我们是老头儿！我们哪儿是老头儿呀，我们是老军人！”

“老军人万岁！”人群里有人喊道。从那一天起，人们就叫这个新的捕鱼队是“老军人捕鱼队”了。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老军人渔翁们总是捕获大量的鱼回来。于是，不久在他们帆船的桅杆上，就挂起了一面光荣的红旗。但是有一天，老人们的渔船，在离岸很远的地方，遇到大风浪。老人们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落下船帆，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涂过树脂的绳子捆起来，所有的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将船开向岛屿。就像

在大风浪时常有的情形，下起了讨厌的连绵的雨。鲁卡爷爷只穿一件衬衫，在舵旁守了一夜，这位老人连斗篷都不肯披。他说:“大夏天的，穿这么多衣裳干啥!”

假使这事情发生在 15 年前或 20 年前，就不会怎么样了。渔人的铁打的身体无论对冷啊，潮湿呀，紧张的工作呀，都习惯了。但是这一回，鲁卡爷爷的大把年纪把他给坑了。他伤风后，大病起来。正好这时我需要出差到城里去，去 10 天左右。临走前，我到医院去看这位老朋友。鲁卡爷爷躺在床上，人大大地变了样儿。他发黄的脸上，显露出痛苦的神情，而且带着一种新的、不平常的、使我感到绝望的烦闷样子。老头儿还清醒，他认出我来，用手指招我过去，用有气无力的喑哑的声音说:

“永别了，孩子！我们再也见不着了。我快死了!”

我本来想安慰安慰他，鼓励鼓励他，但是自己也泄气了。胸膛里充满了悲哀，眼睛也被不由自主涌上来的泪水蒙得模糊了。

离开医院时，我问医生，鲁卡爷爷还有没有恢

复健康的希望。医生无可奈何地结结巴巴回答说：

“希望很小，两边肺都发炎……76岁了……您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在城里时，没有得到一点儿从渔村岛上传来的消息。我想：“既然不来信，那一定平安无事！”可是……原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回家后才知道，鲁卡爷爷在我走后，过了两天就去世了，家里打电报通知我这个消息，但是我没有收到电报，大概把地址弄错了。

依娜领我到墓地去，指给我看一个静寂的小坟堆，坟上没有碑，只放着一个油了红漆的旧的大锚。我和女儿俩采了一束白色野花，编成花环，套在鲁卡爷爷坟头的红色船锚上。

冗长的夏日开始了，有时晴朗无风，热得叫人难受，有时刮着清新凉爽的海风，一切照常，只是鲁卡爷爷不再到我们家里来，不再到老无花果树下坐在朴素的桌子前喝晚茶了，永远也不会再来了。在我们的院子里，也看不见那浅粉色的大鸟——善良的、动作缓慢的小巴布拉了。

时间，不知不觉间在惯常的工作中流去。转眼

又到迎接我们秋天的有翅膀的客人——大雁、野鸭、野鹅、火烈鸟的时候了；也到了应该在没有人烟的禁猎区岛屿，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区的小河口，做进行冬季观察准备的时候了。不过，我没有再在这里做这种冬季观察。

我又奉命进城去见领导，接受了一个意外的任务。我要跟我的岛屿、跟里海、跟高加索告别，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去。起初我很生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我的工作做得不好，或者什么事情办得不遂领导的心思，所以要叫我离开这里？后来我明白了，便不再反对。

在遥远的乌克兰草原，在克里木附近，有一个著名的禁猎区动物园。那里有各式各样的野兽，而且是不常见的珍奇的羚羊、斑马、野牛、鹿、鸵鸟！那里收集了世界各地各国的飞禽走兽，对它们进行非常有趣的研究工作。在那里，科学家们慢慢地使外国动物习惯于苏联气候、苏联的大自然，好叫它们能够像在自己家里——非洲大草原或者印度密林一样，在乌克兰草原上生活和繁殖。在这个大动物园里，有益的野生动物被逐渐变成驯养熟的，而

且使它们变得更加对人有益。但是，不久前那里发生过战争，敌人的坦克在禁猎区的羽茅草原上乱跑，法西斯军官们把打死动物园里的珍贵的稀罕动物当做娱乐。他们这样来毁灭苏联科学家和动物学家们多年的劳动果实。不难想象得怎样顽强地劳动，才能把这个动物园重建起来，整顿起来，继续做那些有趣的重要实验。就为了这个目的，我被派到那里去，不但不应该生气，而且相反地应该引以为荣呢！我回到岛上去的时候，就向我家里人这样解释。

我最讨厌包装东西了。当它们被散放在家里各个角落的时候，好像东西很少，可是等你一收拾，一包装，那真是头昏眼花，不知该从哪儿收拾起才好。

我在钉木箱和装筐子的时候，不时地望望窗外。海湾温柔地发着淡蓝色光辉。被童话般的奇妙森林覆盖着的山岳，在远处隐现着。我心里感到悲伤……唉！别了，别了，美丽的地方！

邻居和朋友们有时到我们家里来，看我们收拾东西。其中的一位冬尼雅婶婶，指着在其间徘徊的瓦西卡，问道：

“怎么，把它也带走吗？”

“为什么不带走呀？当然带走！”

“唉，这可是多余！”

“为什么？”

“不要带吧，不兴带猫出门，不吉利！”

冬尼雅婶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唉声叹气地把嘴噘成个吹火嘴，真有点儿讨人厌！我一声不响，因为害怕临走前再跟人吵一架，不过我把锤子敲得更响了。依娜挺身出来替猫说话，她把眼睛瞪得溜圆，声音是怒气冲冲的：

“我们的瓦西卡不是普通的猫！我们给它把筐子都预备好了。告诉您吧，我们才不迷信呢！”

冬尼雅婶婶看到小姑娘对她那样不客气，刚要见怪，但是看了我一眼，立刻不做声了。当时我的样子是气呼呼的哩。

东西收拾好了。不过我们还不能动身，因为得等新的动物学家来了以后。向他移交了实验所和我的全部科学工作后，才能走。这种耽搁对我们却是有利的。不久，从我们这个区域的城市里，会开出一趟载着书籍的货车。这些书籍还是在战争时期为

了不叫它们落到敌人手里，从克里木运到这里来的。不知为什么书在这儿一放这样久，现在才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图书馆里去。有关方面提议叫我“护送”这些运书车，并允许我顺便载运家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同意了。坐货车，虽然要走得时间长一些，不过很方便，不用发行李，也不用办理什么换车的手续。临行前，还担心我们能不能一路平安地把瓦西卡带去？客车里是不大愿意叫人带猫的。现在瓦西卡的事情不用再担心了，乘货车就是运大象都可以！只要有兽医证明没有病就行了。

运书车的事刚办好，接我工作的人就来了。闹了半天是一个姑娘，年纪很轻，大学刚毕业。我心想这一没有经验，二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她能应付得了我们这儿的不安定的工作吗？我和她谈起来，给她提各种忠告。她先静静地听，后来把小尖鼻子往上一翘，剪得短短的头一晃，说：

“您别替我担心了！我又不是个从绣房出来的大闺女，是教授教会我工作的……”于是，她说出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平时一提起这位科学家，我便不禁肃然起敬，想脱下帽子，如果当时头上有帽子的

话。

很多日子以后，米强给我来信，说：

“我们的鲁菲娜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女战士！有一次，她和我们一起乘‘水鸟’号小汽船到十字沙洲去，在那里遇到西北风，时间已近半夜，眼看汽船就要被浪打翻了。我当时在马达旁边忙活，直担心发火栓会被水浇湿；鲁菲娜用小手把着舵柄，仿佛……不，她一点儿也没害怕！后来，我听见她嘴里在叨叨什么。‘唉，她一定害怕了，在背老祖母的祷告文呢！’我爬到她跟前去，问：

“‘怎么，害怕了吗？不要紧，我们马上就要到沙洲了，到那儿就好得多了！’

“她笑着对我说：

“‘您怎么啦！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大海上遇见大风浪，这多有意思呀！’

“‘那么您嘴里叨叨什么？’

“‘我在背海涅的诗《萝莱列亚》！’

“您瞧，她多么有自制力！”

我知道，在米强的嘴里，“有自制力”这句话，是等于一种非常高的夸奖。一年后，我在一本科学杂

志里，读到鲁菲娜的一篇论文，才知道她不仅是个勇敢的、“有自制力”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真正的学者。后来我就完全放心了，我把里海禁猎区的工作，移交给了一位可靠的同行。

动身的日子到了，我们全家人到鲁卡爷爷的坟上去扫墓，把秋天在禁猎区所能采到的所有的花，都放在他的坟上。代替墓碑的红色船锚淹没在五光十色的菊花之间。

我离开墓地时，频频地回头，好像我的老朋友，会把他满是老茧的干枯的手，慢慢从花丛里伸出来，向我挥一挥道别似的。但是……死者只活在我们的心中。

米强用我们所喜欢的“水鸟”号汽船，送我们进城区去，满载东西的汽船徐徐地离开码头，我从前的同事们和街坊们都站在码头上送我们，祝我们一路平安。

在城里，米强帮我们找到一辆载重车，把行李送到货车的车站。傍晚，图书馆的书籍装完了。在满盛着书籍的木箱间，留有一小块空地方，我们就把东西放在这里了。我们在木箱上铺了几张床，又



搭了个小桌子，还挺不错呢。装完东西以后，火车头把我们这一节货车甩在岔道上，撂在海边，就像特意让我们和里海告别一下似的。

天黑前，米强才走。“水鸟”号的白色船身久久地呈现在逐渐变黑的水面上。海上起了风，汽船驶上浪峰时，摇晃着它那长长的樯头旗。终于，这最后一位朋友也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

# 在货车里

半夜里起了狂风，大海呜呜地吼着叹着气，仿佛有成千条蛇在嗞嗞叫着。巨浪从很远滚到沙滩上来，碰碎成一团团白沫。大海像只发怒的猛兽，探伸着毛茸茸的爪子，好像要够到我们的货车，抓住它的轮子。我觉得那焦急不安的激怒的水的轰鸣，带有恫吓性的喊声："我要抓住你们！不放你们走，不放你们走！"灯塔的淡蓝色光辉有节奏地一闪一闪，如同一把火剑，在一排排的浪涛上面挥过。它砍在巨浪上，仿佛要砍掉那气势汹汹的峰头，结果却消失在地狱般翻腾着的无底深渊里。

货车里一片漆黑。从筐子里传出瓦西卡的倔强的声嘶力竭的叫声。瓦西卡在紧闭的筐子里待腻了，但是我们不敢放它出来，怕它受惊逃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谁也没有睡，都在望着大海，倾听它那断断续续的轰鸣声。我们对大海已经习惯了。我们曾多次看见它的和蔼可亲的样子；也曾多次看见它的可怕的表情。但是，这天夜里我们觉得它用一副新

的面容，在表示非常愤怒，同时又很悲哀。

瓦西卡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在筐里不响了。依娜和丹尼亚不知不觉睡着了。只有我们两个大人，还继续坐在半开的货车门口，望着怒号的黑暗。

火车头开过来撞了货车一下，挂钩人的灯亮了一下，火车头又撞了一次，然后车轮便在我们下面吱格吱格地响起来，转动起来，把我们送到列车跟前。又冲撞了几下，传来了车务员的哨声和被风打断的火车头的嘶哑的汽笛声。列车战栗一下，缓冲器稀里哗啦响了一阵，列车向前开去了。

海的轰鸣留在了后面，从右面能看到的海水，也突然变了样，在它上面游荡着的已不是凶猛的四五米高的巨浪，而只起着密密的涟漪。海湾也从我们身旁跑到后面去了。我们远远地望见我们的岛屿，正确些说不是望见，而是根据灯塔认出了它。灯塔的光渐渐变微弱，降到下面去了。唉，什么也看不见了，别了，渔村岛！我们关上了货车的门。

黑夜过去白昼来临，随后傍晚又悄悄地到来，紧跟着一个新的黑夜又在车轮的响声远远近近的火车笛声和铁路线上的灯光中度过。不知为什

么，我们的车多半总是在夜里走，白天常常停在岔道上。有时还会把我们那一节货车厢甩下来，送到岔道上去，就这么一停三四个钟头，等着再挂到另一趟列车上去。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们的货物值钱，是书籍，不是那种很快便要腐坏的东西！所以用铁路员工们的话来说，就该把我们这辆货车挂在“混合列车”上。不过，如此长时间地停留，并不叫我们太难过，正好相反我们自由地利用了它们。货车一甩下来，我们马上就开始做午饭，或者做晚饭。粮食我们随身带着，锅也有。只要取点水来，捡一些碎木片，找一块破木板，在货车旁燃起一堆篝火，于是请便吧，行军汤或者稀饭在锅里翻开了。要知道，我们已经习惯在参加各种考察队的时候，用篝火给自己做饭吃。只可惜铁路线上，并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允许人们点火堆。

我们已经不把瓦西卡关在筐里了。它随便在货车里玩耍，在木箱间爬上爬下，已经把所有的幽僻角落都巡视过了。货车走的时候，瓦西卡时常坐在门边，有兴趣地注视从旁掠过的东西。不过，它从不走到门跟前去，看来它并不想跳出货车。车停的时

候，情形可就不同了，得注意提防它走丢！要是停车时间不长，我们就总有一人把瓦西卡抱在怀里，不叫它走开。停车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准许瓦西卡到外面去，因为总得叫它在地上走走呀。平时，瓦西卡一会儿工夫就回来，自己跳上车。在这种时候，我们总是很惊奇，有时在铁路线上停着许多车厢，而且全一模一样，就是人都可能把它们认错的，可是瓦西卡怎么就能找到自己的车厢呢？瓦西卡一次也没认错过！只是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有过三次，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四只脚的朋友大大担心。

一次是这样，在一个中心站上，我们这辆车和十来辆别的同样的货车一起被甩下来，搁在岔道上。我听说至少要停留两个钟头，便把瓦西卡放了出去。它跳到地上看看周围，然后往停在旁边的一趟列车下一钻，就不见了。过了 20 分钟左右，猫还不回来。突然我看见有另外一列货车从我们这条铁道上开过来了。火车头在把它向我们这列车推送。两列货车遇到一起，碰撞了一下，于是离了原地，往前溜去。我们的车厢溜到离原地约有 400 米的地方，停住了。火车头脱开挂钩，呼哧呼哧喘着气，匆

匆忙忙挥动着连接杆，开走了。我们立刻想到瓦西卡，这回它可怎么能找到我们呢？

两个女孩子愁得不行，我们夫妻俩拌起嘴来。妻子一口咬定瓦西卡只认得我们的车厢，现在一定会满车站地从几百节别的车厢间找这节车厢，当然它会搞昏头的！不知道它会跑到什么地方去？甚至就是我们全家人都去找它的话，找回的希望也很小，因为车站很大道路很多。到处都有货车，有的停着，有的开着。找瓦西卡的时候，我们这趟车可能开走。我不同意她的想法，与其说猫认识自己的车厢，不如说它认识车厢停下来的地方。瓦西卡在出发去散步前，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仔细东张西望。毫无疑问它一定非常精确地记住我们车厢周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最小的玩艺儿，甚至包括平常人所注意不到的那些东西。这会帮助瓦西卡找到自己的车厢，瓦西卡一定会回到我们刚才停留的那个地方。想来应该到那里去找它。

我和依娜一块儿去找瓦西卡。我们沿铁道往回走，往每一节车厢底下看和听。说老实话，这时我真懊恼，因为我没有瓦西卡那种习惯，能准确地记住

自己车厢停留的地方。我记得我们的车厢曾停在一棵干枯的小树，大概是一棵槐树旁，但是这儿不是只有一棵槐树，沿路两旁都栽着槐树，而且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先不要去管那么多，先大约摸地找到那块地方，如果猫回来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它。

我的想法完全证实了，还隔得老远我们就看见了瓦西卡。它在拼命往一节紧闭的车厢门上跳。它蹿起来用爪子抓往木板，想在上面挂一会儿，再跳到地上来，然后又一次这样蹿上去。直着嗓子不住地喵喵叫，走近一些时，我们就听见了。事情很明显，它回到车厢时，看到车厢的门紧关着，大概它想应该叫门，让人放它进去。在家的时候，它总是这样做的呀！但是这回没有人给它开门，于是它继续叫和抓门，抓的正是现在停在它记住的那个地方的车厢的门。瓦西卡没有一下子就认出我们来。起初它愣头愣脑十分怀疑地看着我们，后来心花怒放地咕哩了一声，就在我们脚边蹭来蹭去。把猫抱起来往回跑去，找到了丢失的猫，我们简直满意极了。

第二次情形比较严重，我们的车厢停在蜘蛛网



般的许多铁道间。左右都不断有调度火车头开来开去，一列一列的货车驰来驰去。平常在这种热闹的站上，我们从来也不放瓦西卡出去，怕它一不小心被车轮轧死。这回瓦西卡倔强地要求放它出去，刺耳的尖叫使我心烦得要命，所以我一气，就打开了车厢的门。瓦西卡像支箭似的蹿了出去，撒腿就跑，蹦过一条条的铁轨，东张西望着。远远地在道路两旁堆着红沙土，我们的瓦西卡就是朝那里跑去，一分钟以后，它已经隐没在沙堆间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在路旁，它小心翼翼蹦蹦跳跳地在往回走。真是怪事，好像瓦西卡心里明白，在这儿不能从从容容地散步似的。所以它吸了点儿新鲜空气后，就赶紧往回走，回到自己时刻在改换地址的活动房子里来。显然，瓦西卡已经习惯了车轮的铿锵声、各种轰响声和汽笛声，所以它不发慌，知道应该做什么。比方说现在吧，一趟列车从旁慢慢开过来停住，正好挡住我们这趟列车，拦住了它的路。瓦西卡不等离它最近的这辆货车完全停住，就往车底下一钻，就到了我们这边。只剩下跳过最后一条铁路了，瓦西卡刚要这样做，突然开来一辆火车头噗噗地喷着

汽，喘息着，轰鸣着，拦住瓦西卡的路。瓦西卡往后一闪，我们就看不见它了。火车头气势汹汹地嗞嗞吼着，从车底下喷出一股热气腾腾的蒸汽，一切都笼罩在缭绕的水汽里。两个女孩子嚷了起来，妻用手蒙住眼睛，说实话我也傻了，虽然在最后一刹那，我看见铁轨上已经没有瓦西卡了。火车头驶了过去，我们赶紧看猫刚才呆的地方，但是它已不在那儿了，铁轨上没有，附近也没有。

依娜跟在我后面跳出车厢，我们一起去找瓦西卡，但是它就像掉进地窟窿似的没了影儿。一定是被火车头吓破了胆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蒸汽还把它烫伤了？可是现在到哪儿去找它呢？不管怎么样跑到沙堆前去瞧瞧，也许瓦西卡跑回那里去了？但是那儿也没有，怎么办？只有一条路便是等待。我们的列车能多停一会儿就好了！两个女孩子眼眶里含着眼泪直埋怨我：

“爸爸，你瞧！你干的什么事儿？你为什么要把瓦西卡放出去？”

我无话可答，是的，这是我的错儿。

一个上油的工人顺着列车很快地走过，他在用

锤子敲车轮，检查注油器。大概火车头马上就要开过来了,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可是瓦西卡怎么办呢?

车厢震动了一下，挂上了火车头。司机从司机室的窗口探出头来，在等候出发的信号。我和依娜也该爬回车厢里去了，要不等车开了，就很不容易上去。我直催女儿，可是她站在那儿不挪地方，一个劲儿东瞧西看，后来她突然高兴地喊道:

“爸爸，你看，你看!”

离我们不远，大概隔着两三条铁道，有几辆敞车，上面装着木箱。我们的瓦西卡就坐在那最高的一只木箱上，在试探着想跳到地上来。

我们跑过去抱起它，急忙往自己的车厢奔去。好悬！我们刚爬上去，拿掉吊梯，火车就开动了。瓦西卡的毛湿淋淋地粘成了团，而且它一次又一次地用爪子搔眼睛、鼻子、耳朵，显然灼热的蒸汽烫伤它了，幸亏还没把它蒸熟!

在到达目的地前，瓦西卡又出了一次事。情形是这样的，我们这趟列车突然在一片光溜溜的田野里停下来，大概火车头出了什么毛病。停车以前，一直在我们的一包东西上安安静静地打盹的瓦西卡，

忽然醒了，伸个懒腰，把身子弯成弓形，然后，一下子从大开着的门跳下火车。这件事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所以没来得及把它捉住。瓦西卡到了地上，头也不回地向辽阔的刈过的草场跑去。远远地有一棵灌木，从灌木后露出一座小村庄的房顶，我们觉得瓦西卡在一直朝这个村庄跑。这个坏家伙又想出什么新花样？火车就要继续往前开了呀。

依娜跳下火车，跟在瓦西卡后面追去，一面追一面叫：

“瓦西卡！瓦西卡！回来，好猫儿，回来呀！你倒是站住呀，可了不得啦！”

问题很严重，依娜可能上不来火车，只好和瓦西卡留在空无人迹的谁都不知道的田野里，我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便是自己也跳下车，我就这样做了。

假使有个不关心我们家里事的人，从旁看看这一幕，那一定会笑得要命。当时情形是这样，一只巨大的猫，尾巴弯成一把镰刀，在前面跑。它跳过小草丘，跳过干枯了的荒草丛，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谁也不怕的样子，也并不在追逐什么，它这样跑只是出

于一种快乐的淘气罢了。一个女孩子跟在猫后面拼命追，她蓬着头发，脸儿通红，眼泪汪汪。一个大叔追女孩子，怎么也追不上。他脚下的大皮鞋也在跟他捣乱，鞋带松开了老从脚上往下掉。这些事，火车里的人都看见了，只是他们没有心思笑。

瓦西卡突然站住，也不知是它听了依娜的话，还是这样没有目的的赛跑跑腻了。依娜奔到猫跟前去，想揍它一顿，可是瓦西卡满不在乎翘起尾巴，把鼻子触在她脚上，温柔地咕哩咕哩哼着，怎么忍心再举起手来打这只猫呢？！我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开始匆匆忙忙地系那捣乱的鞋带，这时候，我们列车的汽笛响了，它马上就要开走了。可是……唉，跑回去还挺远呢！我从依娜手里把瓦西卡抱过来，两个人飞也似的向火车跑去。我一点儿也不客气地紧紧抱着，这叫它很不舒服，所以它一面叫，一面想要挣脱。我结结实实地赏了瓦西卡一个脑崩儿，它这才像认错似的服服帖帖不动了。

火车开了，可是我们离它还有 100 来米远。幸亏它在爬一个小斜坡，走得很慢。依娜在我旁边跑，急促地呼哧呼哧喘。我回过头去鼓励她两句，虽然

自己也喘不上气来了，两眼直发黑。好不容易我们跑到铁轨跟前了。最后几辆货车逐渐加快速度，从我们面前驰过。这几辆车的门是紧闭的，它们上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跳上去的踏板。我的希望寄托在最后那辆货车上，它是应该有一个带踏板的平台的。喏，这不是吗，它过来了。我命令女儿“跳上去！”依娜拿出最后一点力气，跳上踏板，往平台上爬。我跟着火车跑，尽力不叫自己被枕木的头绊倒，想把瓦西卡递给依娜，她一只手搂着栏杆，另一只手抓住瓦西卡的脚爪。瓦西卡哀号着乱抓人，但是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一秒钟后，我也跳上踏板，轻松地吁了口气。一切都好了，走吧！

这一次，火车好像成心难为我们似的，一连走过好几站，也没有停，我们只好在顶后面的平台上站了一个多钟头。等回到自己的货车厢里，我立刻下了一道严格命令：把瓦西卡关在筐子里，在到达目的地以前，不许再放它出来。

我的命令迅速地执行了，尽管瓦西卡再三哀求。不过，这些事很快就告一段落。两天后，我们抵达要去的那个车站，那里有一个人在等把装

着书的货车从我手里接收过去。还有一辆载重车停在那里，等着把我们送到草原禁猎区去。

## 在动物王国里

被太阳灼焦了的未开垦的黄色草原，羽茅草的干枯的伞状花序，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不论你往哪一面看去，都是一样的景致。热辣辣的艳黄色把眼睛刺得发痛，什么活的东西也看不见。偶尔，有只草原的云雀会从干草从中，扑着翅膀飞出来，要是没有它们的话，你会以为这里是一片死寂，都被灼热的风烫死了！汽车拖着一条浓重巨大的灰尘尾巴。灰尘在后面铺得很远很远，慢慢落在路旁的羽茅草上。

我的两个女儿没精打采，热得难受，景致的单调也使她们感到疲倦。我的妻子哀戚戚地望着远方，叹了口气说：

“这种环境能有什么可说的，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安慰说：“等一等，我们还没走到顶有意思的地方呢！”不过我自己也等腻了，书里写得那样美，从见识广的人那儿听来的那种好地方究竟什么时

候才能出现呢?

前面露出一片广阔宁静的湖水，路一直通向那里，消失在淡蓝色的湖里。可是这湖水是哪儿来的?莫非下过一场大雨?望着这奇怪的湖，那朦朦胧胧的镜子般的水面诱惑着我们，使我们感到凉爽。在炽热的草原上，人是多么渴望得到这种凉爽啊!汽车驶得很快，但湖水老是那么远，好像在躲着我们似的。我根据电线杆和荒草丛可以看出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荒草丛刚才还在湖岸边，可是现在我们的车从它旁边跑过，却一点儿水也没有!一切还是那样干燥，一切又都是黄色的布满尘埃，原来这是海市蜃楼，是草原中的自然奇景，是热空气玩的鬼把戏!我们继续向前走，前面又出现了水。这一回是在道路两旁出现了小水洼。但是只要汽车一走近，它们便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辽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件黑黝黝的东西，起初好像是一棵小树，后来逐渐扩大变成一堵高低不平有锯齿状边缘的墙，森林!难道说真的是森林吗?也许又是海市蜃楼?不，森林没有从我们身边逃走，相反地它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一座上面有



垛子的高大石塔和许多屋顶上铺着瓦的小白房子，一条花园般的街……房屋隐没在高大茂盛的紫丁香丛后面。在房顶上弯着身子的是栎树、梣树、槭树，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它们那生机勃勃的绿叶在沙沙作响。那讨厌的草原风哪儿去了？它被树木拦住了迷了路，软弱无力地躺在树脚下！

汽车沿一道长长的铁丝网栅栏跑着，透过铁丝网栅栏，可以看到一个水很深的静静的湖，这才是真正的湖，不再是幻影了。野鸭顺着芦苇墙慢慢地游着，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对野鹅，看中了这光滑的水面，也落在上面，一只小苇鳽栖在池塘上的柔韧的树枝上，清理着自己的黄褐色小羽毛。那些鸟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连小心谨慎的小苇鳽都丝毫不理会我们的汽车。两个女儿睁大了眼睛看着这幅美妙的图景，但是不一会工夫，湖就在我们身后了，道路两旁又是那绿荫如盖的老花园了。成群的青鹰在树梢上面飞过，这是一种行动敏捷对人类有益的可爱的小鹰。

汽车停了。这便是我们将要居住的小房子，房子干干净净，舒适得很，周围一片青翠。我的两个女

儿高兴极了。

“爸爸，这儿多好呀！真的，真不错！”

从汽车上搬下去的第一件东西是装瓦西卡的筐子。它从筐里爬出来时，皮毛凌乱，气鼓鼓的样子。但是瓦西卡抖抖毛，仔细打量了周围以后，就自信地开始用脚爪细心地洗脸。帮我们从载重车上卸东西的工人看见了，不禁惊讶得目瞪口呆，他称赞道：

“哈！这猫可真不小！”他把筐子送进屋里去时，毕恭毕敬地绕瓦西卡走了一圈，再一次惊讶地打量它。

在草原禁猎区住了已经好几天，我们还能继续感受到惊奇，这里的一切实在太不平凡了！我们已经习惯地认为，只要是禁猎区就一定保留着野生的自然，完全照几百几千年前它在这里形成时的模样。保护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让这里的一切——土壤、植物、飞禽、走兽甚至昆虫，仍旧保持原始的状态，把这一切保管好并且毫不妨害地去研究它，像我们在里海的禁猎区做的那样。但是，这里情形却不同。

这里的草原曾经像桌子一样平坦，连一棵小树也没有，也没有水。棱狐茅、羽茅、锦葵、矶松、鹅观草等等，对生活条件要求不高，不怕干旱的草类像一块硬邦邦的地毯似的，覆盖在灼热的地面上。只有春天，当冬季的雨水还没有蒸发完和渗光的时候，草原才富饶一个短短的时期。黄色的鸢尾、红色的山慈菇，突然像一些活泼泼的小火堆似的，在去年的死草之间炽燃起来。它们刚一盛开就匆忙地凋谢，为的是不叫凶恶的旱风吹干它们娇嫩的花瓣。每天清早，土拨鼠从它们的深洞里钻出来，用后腿蹲在它们自己堆成的土堆上，环视一望无边的处女地，仔细地看了很久，然后才开始吃棱狐茅的茎，或者苜蓿的叶子。欧兔夜里已经游逛够了，吃得饱饱的，现在急于到什么地方的羽茅丛下去睡一天觉。黄鼠的刺耳的尖叫压倒一切声音，它们看见天上有一只草原鹰，因此飞也似的逃进洞里去，草原鹰自古以来便是它们的可怕仇敌。云雀像些小黑团团似的从草里飞出来，撒下一串银铃般的歌声。爱闹事的草原鸨跳到黄鼠的土堆上去，将尾巴张成扇形，在它的女朋友——雌草原鸨面前精神百倍地跳舞。

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每年春天生活都是这样开始的。

大约 50 年前，乌克兰南部的一小块草原处女地被划作禁猎区。为了永远保留它那未经开垦的完整的样子，在旁边的一块同样的处女地上，人开始改造自然。人打了很深的井，开始汲水出来，浇新栽的乔木和灌木，挖了一些人造的湖泊和沼泽地，上面有岛屿也有芦苇，开始从欧洲、非洲、印度、澳洲等世界各地，往这里运送珍奇动物，把外国的飞禽走兽放在人造森林里，让它们住在湖上和周围有铁丝网拦着的草原圈地里。在这里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使这些珍奇的动物不住在笼里，而是住在自由天地间，使鸟愿意向哪里飞，就能够向哪里飞，只要不飞出禁猎区就行；使羚羊、鹿和其他有蹄类动物，自由地在草原周围吃草，只要不逃得不知去向就行。这一个任务是很艰难的，但是科学家们还是完成了它，只是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耐性。

现在每一个有机会到草原禁猎区去的人，都会在那里看到两种有趣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旧的草原处女地，那里的情景还跟从前依戈尔王公的俄罗

斯兵团和波洛维兹人打仗时一样。在那片草原上保留下来的，不仅有旱獭、草原鹰和草原鸨，甚至还有波洛维兹人崇拜的偶像“石头人”。几百年来，它们一直站在高冈上，用它们那看不见东西的石头眼睛望着东方。无拘无束的风，在这片草原上赶着干枯的风卷球满地翻滚，唱着古代的歌曲，在草里喧哗着，玩弄着羽茅草的羽毛般的叶子。

这边是另外一种世界，在森林和湖水的王国里，住满了稀奇古怪的动物。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凭细心而大胆的人的意志创造出的奇迹！这里的人喜欢给来客看这两个世界的惊人区别。瞧，那是原始草原，现在在别处你是看不见这种草原的！而这里是人类利用科学的力量和人工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请你看看，可以把不舒服的没有水的草原改造成什么样！

不过光看还不行呀，还得好好学习学习，钻进这个事业里去了解它的本质，我将要工作的动物园的环境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非常辽阔非常富饶，这固然不错，但是如果谈到我们祖国的动物资源，那就缺少好些种

有益的和有趣的动物。比方说我们苏联没有鸵鸟，这种鸟个儿很大，肉可以吃而且很好吃，蛋也很好吃，每个重达500克，甚至有重达500克以上的，还有谁不知道鸵鸟毛是多么惊人的美丽呢，难怪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人们已将鸵鸟当作家禽来饲养了。再比方说各种大羚羊，那都是猎人喜欢猎取的珍贵的令人羡慕的猎获物，而且不仅是猎获物，还有其他用途。我们知道有一种羚羊可以当做家畜来饲养，它们的奶含有大量脂肪，能用来治病，但是我们苏联没有这种动物，它们住在离我们很远的非洲和印度。一定会有人向我说："你真异想天开！我们要鸵鸟和羚羊干什么？难道说我国的动物还太少吗？"

不错，我们苏联有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不过不是到处都有，有的地方很多，有的地方完全没有。在远东，在潮湿的乌苏里森林里什么都有！麋鹿、獐、麝、野猪、熊、狼、浣熊、豹、老虎、黑貂、白鼬、松鼠、兔子、豪猪、雷鸟、松鸡、秧鸡、野鸡等等，真是数也数不过来，就跟一个完美的动物园一样！猎人到那儿可太美了，可是在库尔斯克区是什么情形？

在那儿呀，一只兔子就有五个猎人追，至于什么大一点儿的有趣一些的野兽，那根本找不到！不公平得很，苏联人到处都是一样的，有同样的权利，这事岂不是有点儿不对头吗？！奥尔洛夫或者哈尔科夫的猎人有什么罪过，为什么他们区域里的野兽野禽那样少？不过，有许多人以为打猎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用不着太为它操心，好吧同意，姑且算是这样。那么我再说说另外一件事。

从远古以来，人类就饲养家畜，已经没法想象离开家畜我们怎么能生活？没有肉类、荤油、奶油、奶酪、牛奶、鸡蛋、羊毛、丝绸、皮革，怎么行呢？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动物学家培育出无数不同的家畜品种。这谁都知道，但是不是谁都知道我们的家鸡是从哪儿来的？它祖先的故乡是印度、锡兰、印度支那。那儿的热带森林里现在还有一种赤色野鸡，所有的家鸡品种都是从它传下来的。有多少人知道牛，从人的婴儿时代起就充当人的“奶母”的牛是哪儿来的？人在很久很久以前（甚至究竟是多少年前，都很难下断语了），在某一个地方，第一次挤出了一只母野牛的奶。我们知道印度密林里的野牛，是

牛的古代祖先之一。瞧，又是印度又是密林！那么，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什么是冰雪和寒冷的热带动物，现在到处都能生活呢？在南方、北方，甚至在北极圈外都有牛！因为它们大大地被改变了。许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南方动物总是在人的照料下生活，逐渐适应寒冷，适应别样的自然。人在地球上移动着，占据新的居住地，他们搬家的时候，把自己的家畜也带了去。那些适应了新的气候新的食物的家畜留下来，传下更能适应新环境的后代，新的地方变成它们的故乡。等到动物或植物有了新的故乡，完全适应了新故乡的大自然时，科学家们说它们被“驯化”了。这个名词怪难念的，不过我不用它不行，因为我们草原动物园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驯化”。这里的人在研究这个神秘的自然规律，掌握好它像拿根魔杖似的拿在手里，用它来创造奇迹。

古代的人不知道我们所了解的事情。自然界曾经帮助他们做驯化动物的工作，但是这工作进行得实在太慢了，过了好几千年，印度的野鸡才开始在遥远的北方居住和繁殖。我们可不能等这样久，我们现有已经习惯了把一切都做得很快，很快地建

设，很快地让动物们在地上跑和在天上飞，当然也得学会使它们很快地被驯化。那时候，自然界里的“不公平事”就可以改正过来了，我们将使各种各样有益和好看的动物，在我国居住。那时猎人也满意了，动物学家们也满意了，那些喜欢看看可爱的动物，感受感受我国的自然资源并不贫乏，跟我们一起繁荣起来富裕起来的人也会满意了。

动物园里的工作日开始得很早。黎明刚刚显出鱼肚色，有蹄类动物部的工作队长瓦西利就已经迈着他那匆忙的快步，向羚羊栏走去。牧羊人米沙也来了，他开始为一匹苗条的灰马备鞍子。鹿从躺的地方站起来，聚到栏门跟前，焦急地摇耳朵。米沙骑上马绕动物栏奔驰大半个圈子，将慢性子的驼背瘤牛和毛茸茸的外表怪忧郁的牦牛赶到门口去，高鼻子羚羊敏捷地从马的身边闪开，垂着它们那可笑的像罐子似的脑袋急促地迈着腿，一阵旋风似的向旁边跑去。一只孤零零的瞪羚，满脸独立自主的神气，带搭不理地给马让开路。它自己也不过只比兔子大一点儿，可是那种大模大样的表情，真可能叫人以为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厉害的野兽了。

动物栏的一个较远的角落里，聚着一群怪模怪样的黑色动物。它们的头像牛有弯弯的犄角，脖子上有马鬣，腿细细的像雕刻的一样，脸可没有东西好比了——真是一种野性到极点的可怕的脸！这是格奴种羚羊，它们呆在一边做出从容不迫高不可攀的样子。

瓦西利从羚羊栏里放出一大群美羚，这些体格匀称的动物一只跟着一只走。它们头上有一对吓人的枝枝丫丫的大长犄角，犄角底下却是一双善良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美羚不慌不忙地小步跑着，它们胸上的一撮撮黑毛一摆一摆的。米沙把不平凡的羊群赶到门口，在马镫上站起身，向长长的栅栏看去，那里出现了另外一个骑马的人。在他前面奔驰着一群有斑纹的奇妙野兽，它们边奔跑边尥蹄子。清晨的静寂立刻被一阵狂乱的吠声打破了，就好像有一大群小狗扑到陌生的行人身上去了似的。这是一群斑马，在晴朗的早晨能自由地撒撒欢，使它们兴奋，所以它们在用类似狗叫的嘶声表示欢欣。

斑马合到全体动物的群里来了，于是全群立刻骚动起来拥挤起来。所有长有犄角和大耳朵的头

都转过来朝着大门，但是米沙还不着急打开大门。他还在等什么？又一扇栅栏门打开了，从里面冲出一些长着浓密的褐色毛的巨大动物，也合到全体动物群里来了。走在前面的一只最大，它粗壮的脖子上结结实实地长着一颗沉甸甸的有犄角长胡子的脑袋，蓬蓬松松的前刘海下面小眼睛阴郁地闪烁着。彼加和言悦色地叫道：

“波良，波良！过来，小娃娃，过来！”

那个足足有一吨重的“小娃娃波良”走到这群动物跟前，而且还带了好几只同样巨大的动物过来。挤在门口的动物则回头张望，它们显然想闪开一条路，让那些走近的巨大家伙先过去，好像每一个有犄角的脑袋都在想：“应该躲开点！怎么能不给野牛让道儿呢！”

在这一刹那大门敞开了，所有的动物搀和在一起，像急流似的从栏里涌出来，到了宽敞地方就分散成巨大的扇形，又按种类分作一群群。斑马冲到前面，一分钟后那些有条纹的身体已在离栏很远的地方闪动着了。鹿一只一只地走到处女地，把头低到青草上。美羚成群结队地在一起吃草。野牛在后

面像一些沉重的轮船似的慢条斯理地冷静沉着地移动着。牧人们骑马各奔一方，站到边上去看守他们的动物群。

我望着这个情景心中暗暗惊讶，各种不同的动物，习性都不一样，来自不同地方……现在却聚在一个群里吃草，互不侵犯，每只都知道自己的地方。性情不同的一群野兽，却那样听两个骑在马上的小伙子的话，就好像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马鞭而真的是魔杖似的，“真惊人!”这最后一句话，我出声地说了出来。站在旁边的瓦西利听见了，笑眯眯地答道:

“是呀! 真有个看头。我们已经瞧惯了，可是头一次看见这情景的人，都惊奇得不得了。”

从草原上飘来一阵阵秋艾蒿的涩鼻的气味。可以听到鹬鸟宛转的啸声，那些鸟飞到湖边去喝水。天大亮了，我到自己的地段上去照料鸟类。

花园里传出一阵女人刺耳喊叫声，只能听清楚一个再三重复的语尾:“……鸟……鸟!”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喊? 她怎么了? 没怎么，这是驼鸟的保姆普拉斯科薇亚，在叫她所喂养的鸵鸟吃早饭，“鸵

鸟，鸵鸟!”

花园边缘的地上放着一些木槽子，周围聚集着许多灰色的长腿鸟，它们的脖子很长，扁扁的脑袋简直不像鸟头。普拉斯科薇亚把桶里蒸熟的麦粒，分倒在一只只木槽里。那些鸟把头一摇一摇地吃东西，摇一下，塞上满满的一嘴，这是鸸鹋——最小的一种鸵鸟在吃早点。假使鸸鹋把脖子向上伸直，它就跟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一样高，要想把这种鸟用手抱起来，那是很费劲的。这里的鸸鹋随便在花园里游逛，它们是爱好和平的鸟，谁也不欺负。只是一到春天，雄鸸鹋就变得非常爱打架。那时候，它们很可能用厉害的嘴，在你身上咬几个大青块。真正的鸵鸟——非洲鸵鸟就不同了！这种巨鸟发起脾气来，能用力大无穷的脚，把人给活活踢死。在动物园里，它们被关在用铁丝拦起来的大圈里。

我需要到湖边去，看看鸟类的王国是什么情形，为了缩短路程我直接穿过树林走去。我刚离开小路，从脚下就扑扑地飞出一只野鸡，像金黄色火箭似的，急剧地升到树顶上去。它使我想起了高加索和里海沿岸一带，如今这里也有这种美丽的鸟多

好呀！头几只野鸡，还是不久前从高加索从远东运到草原动物园来的呢！现在已经多得到处飞来飞去，在树底下或者林中空地上钻出钻进，寻找植物的种子和昆虫。每天日落以后，整个花园里都能听到野鸡的叫声。飞到树上去过夜时，雄野鸡一定叫几声“克列克—客克，克列克—客克！”

湖面上还笼罩着晨雾，在那里游着的野鸭显得比本来大一些，整个辽阔的湖上被水鸟点缀得五颜六色。一群天鹅慢慢吞吞地浮过来了，它们白得跟雪一样，样子很庄严。大鹬在一个地方乱转，常常往水里钻。小岛屿的岸上，蹲着一只棕黄色的野鸭，正在整理它的羽毛。就在这只野鸭旁边，受到骚动的空气扑扑响了一阵，一群小水鸟落下来。一只鹈鹕游了过去，好像一只两侧描着花的小白船一样。一群躺在岸旁小路上休息的大灰雁慢条斯理地勉勉强强站起身来，让我过去。这种野雁竟这么不怕人了！我向湖那边望去，在那遥远的平坦的岸上，有一些浅粉色的鸟在齐膝深的水里走来走去，它们那蛇似的脖子奇形怪状地弯曲着，头往水里一浸一浸，火烈鸟！我又一次愉快地遇见老朋友了！

我坐在水边一块石头上，一面看一面想，这儿是个特殊的世界，是个变成了现实的童话世界！研究几天或几个月还不行，得研究好几年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要是想好好地描写它一番，那就得写一本书，而且是一本厚书。

我走出花园时，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身穿帆布短外套，脚上是一双兵士的皮靴，肩上背着一支猎枪。他是鸟类部的工作队长伊凡，和平常一样情绪很好，一摇一摆地慢慢走着，在抽一根自己卷的纸烟。不过他为什么背着枪呢?

“您是打猎去吗？”

“打什么猎呀！一只小黄猫，每天早晨跑到园子里来，昨天这时候我看见它叼着一只山雀。这是扰乱秩序呀!”

原来如此！在养鸟和保护鸟的地方，猫是敌人！这节骨眼儿，我想起了我们家的瓦西卡，万一它习惯到动物园里来捉鸟儿怎么办？那时人家一定会把它打死，而且……打死它是合法的。只有一件事还能叫我稍微放一点儿心，我们家那所小房子在村庄中间，离鸟园相当远，瓦西卡不会到这儿来的。

但是过了不久，瓦西卡还是闯了个小祸，一天晚上它叼回家来一只鸟，不是山雀而是一只小野鸡！它怎么捉的，在哪儿捉的？我们都不知道，反正野鸡是活的，只受了一点儿轻伤。我们当然把瓦西卡嘴里的野鸡夺下来，送回动物园交给伊凡了。我用扫帚狠狠打了瓦西卡一顿。不知道是扫帚的效力，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瓦西卡以后不再捉野鸡了，而且变得根本对鸟类不大感兴趣了。

## 瓦西卡与风齐克

老猫是从来也不能彼此和平共处的，这大家都知道。它们相遇的时候，先用叫声来企图把对方吓倒，面对面地蹲着直着喉咙嗥叫，一个比一个叫得响，一个比一个叫得难听。假使两个敌手的力量相等，那么它们这种竞争就可能持续很久。有时它们这样嗥叫一阵子，不打架就分手了，但是只要有一只雄猫显示出一点点软弱稍微后退一点，或者叫得声音小一点，那么对方立刻就会进攻。最初是试探性的，好像无意似的用脚爪照准敌手的鼻子就是一下子，啪！对方必须立刻还手，而且要还得更重一点，要不它就算输定了。两只猫这样对打耳光以后，可能再那样不动地方地对嚷半天。两只力量均等的敌手，难得会真正扭打起来。假使其中有一只软弱一些，或者胆小一些，那么情形可就不同了，那时可要当心！那只力量大的将用前爪抓住对方，用后爪撕它的皮，把它身上的毛撕得一把一把地乱飞，牙也不会闲着。两只猫扭打的时候，泼辣辣地扭作

一团在地上翻滚。这时候它们已经不嗥叫了，而是在不祥的静寂中撕打，直到其中的一只感到自己战败了，从敌手锋利的脚爪下挣脱出来。老猫的脸上总是布满伤痕，耳朵边撕得破破烂烂，甚至还有变得畸形了，这全是打架留下的痕迹。

一只猫越厉害，在它那块小天地里便生活得越是自由自在。别的猫因为已经吃过它的苦头，所以开始怕它，不敢再跟它打架了。这种猫的冠军像个大老爷似的走来走去，真所谓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它唯一关心的便是要吃得饱饱的香香的，在安静暖和的地方睡得甜甜的，在大街上别让邻家的小恶狗追上，得快些逃到栅栏或树上去；别的事，都用不着去管！

现在院子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力士，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莫非它就是那只黄色的大花猫？不久前它还是个正在长个儿的小猫，没有猫稀罕去跟它联系，现在它竟长大成年了……开始傲慢无礼了？比方说昨天在木棚子里的壁洞前，它没给自己让路，今天它在垃圾堆上吃鱼肠子的时候，猫冠军又请它走开，它竟胆敢不走！那么，只好给这年青

的家伙点儿厉害瞧瞧，叫它知道自己的本分，可是呀……有点儿不对头了。也不知是老猫的脚爪不听使唤了，还是打架以前它吃得太饱，反正这场架打了个平局。在第二次搏斗以后，老猫的耳朵撕破了一只，左后脚跛了好几天，第三次打架的时候，老猫差一点儿不能从黄色花猫的利爪下挣脱出来，可耻地逃回家去了。它的冠军算是完蛋了！在每一个有许多猫的院子里，都可能发生这种事。

我们的瓦西卡来到这儿，只过了三天，就为自己争取到了冠军。其实它也没有很多的敌手，在我们整个一条大街上，没有一只能够和瓦西卡对抗的猫，那还用说嘛！连当地顶大的猫，在我们的猫面前，都显得像只有 6 个月大。我看见好几次瓦西卡怎样吓唬它们，阴森森地慢慢向敌手走去，一直走到面前才停住，发出一种恶毒的低吼“弗嗞嗞嗞……”别人家的猫就立刻后退，浑身缩成一团。瓦西卡从旁边走过，连耳朵都不动一下，也不回头瞧瞧，好像这里谁也没有似的，只有它的弯成环的尾巴尖轻轻地一翘一翘。

可能猫也会对这种独占的冠军，这种安宁的没

有变化的生活感到厌倦，不仅是厌倦而且这种生活能使它变得既懒惰又肥又蠢，渐渐地软弱和笨拙起来成个大笨蛋。要不是又有人带了另外一只猫到草原禁猎区来的话，大概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瓦西卡。

一个姓克瓦奇的新园丁到我们这里来了。四邻左右的人马上开始称呼他妻子是克瓦奇大娘。那是一个身材过高的女人，好喊叫的嗓音很粗鲁，人凶极了。很少有人听她说过什么和蔼的话，对于一切她经常是都不满意，连她的丈夫都很少能讨她的欢心。一天，只听见克瓦奇大娘直着嗓门嚷嚷，不知为了什么事在申斥谁？嚷得一条街上的人都能听见。可是想不到这样一位粗野爱争吵的大娘，也有感情，无限温柔的感情。她喜欢自家的猫凤齐克，因为喜欢，所以自己搬到哪儿，便把它带到哪儿，就像我们带瓦西卡一样。

凤齐克的个头比瓦西卡小得多，但是这只猫却不是一只平平常常的猫。它非常凶狠，而且动作敏捷得惊人，没有一只狗能把它追到树上去，相反地它自己先扑到狗身上，而且准把狗给撵跑。连敢一

对一地跟狼决斗的乌克兰狼狗，都经受不住风齐克的进攻。风齐克不许任何人抱它，有一次我想爱抚它一下，后来竟后悔不已，事后我的手用绷带包扎了一个星期，该死的猫一下子就把我的手咬了个鲜血淋淋，抓了个伤痕斑斑！有的街坊说：

“这只猫可随了女主人了！”

幸亏克瓦奇大娘没听见这句话，要不她一定会给他们个厉害瞧瞧。

不过，风齐克在它女主人面前却是善良而温柔的。这时候真不知它的狠毒爱打架的脾气哪儿去了！有好几次，我走过她家的时候，听到克瓦奇大娘坐在门口跟她的猫说话：

“哎呀，你这小宝贝！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哎呀，你这个小乖乖！”

风齐克怎样答复她，我没看见也没听见，我想它一定是把身子弯成几道弯，甜蜜蜜地眯着眼睛，咕哩咕哩地哼着。克瓦奇夫妇没有孩子，于是就把她的凶恶的猫当做孩子了。

瓦西卡和风齐克相遇了，我们家的冠军一瞧就知道自己面前的敌手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猫。风

齐克用凶暴难挡的猛攻动作来取胜，打架的时候它像个火团团似的翻滚，身体灵活得没法再灵活了。它就用这种特点来和瓦西卡的力气与坚韧相对抗，不管怎么样反正瓦西卡屡次脸上鲜血直流，毛也被抓得乱七八糟地回家来。它在厨房里来回溜达几趟，喝一碟牛奶，然后又死气白赖地叫唤想出去，出去以后就一直往克瓦奇大娘家跑。一分钟后，可以听到从那里传来两只猫的不要命的嗥叫声，它们又开始进行一场新的决斗了。我们不去妨碍瓦西卡夺它的冠军。克瓦奇大娘也不干涉她的风齐克，她有一百二十分的把握风齐克会得到最后胜利，因此再三幸灾乐祸地跟我的两个女儿说：

“你们可别放你们的倒霉鬼出来了，看住它点！要不，我的风齐克非把它的耳朵撕烂，爪子拧断不可！”

瓦西卡时常跟风齐克打仗，就研究出来了对付风齐克的机敏的办法。越到后来它就越容易把风齐克压到自己身底下。有一天，两只猫在木棚的房顶上相遇。木棚旁有一个垃圾坑，那一天垃圾坑里满盛着臭烘烘的脏水。瓦西卡和风齐克对嗥了一会儿

以后，照例开始搏斗。它们扭在一起恶狠到忘我的地步，一同从房顶上滚了下来，“扑通”一声掉在脏水坑里。冷水浴使两个爱打架的家伙清醒了过来，从坑里爬出来东一只西一只地准备跑开。但是风齐克刚一转身，明显地露出要回家的意思，瓦西卡就又朝它扑了过去，这一次差一点儿把它咬死。我们的一位街坊干预了这件事，他亲眼看见了这幕戏。他心里可怜风齐克了，顺手抓起一把扫帚把两只猫撵开了。

瓦西卡回家来的时候，简直三分像猫七分像鬼，又脏又臭毛都粘在身上。但是尽管如此，那副神气还是表现出它是胜利归来。

风齐克的苦日子开始了，它已不敢再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出现了。但是瓦西卡还觉得不够，它到处追踪风齐克，一遇到就残酷无情地把它收拾个死去活来。后来，甚至发展到瓦西卡守候在克瓦奇家的门口窥伺它的仇敌，只要风齐克把鼻子一伸到大街上来，新的苦头就在等它。大概这是因为风齐克一直不敢跟瓦西卡打架，它和别的早已承认了瓦西卡的优越地位的猫一样，见了瓦西卡就逃。克瓦奇大

娘的这只心爱的猫总是满面伤痕地回家去，身子两边和肚皮上也总会有一些新秃的地方。气得发疯的克瓦奇大娘这回可郑重其事地恫吓起我们来了：

“你们趁早把那可恶的家伙关起来！要不，我可得收拾收拾它，等着吧，我可得收拾它！”

我开始想要不要把瓦西卡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叫它去，可是又不忍心剥夺它的自由。我们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跟克瓦奇大娘商量一下，两家在不同的时间放自己的猫到外面去，这样不就行了嘛。

自己心平气和下来后，我便去找克瓦奇大娘谈判。但是跟这位大娘哪里还能商量什么事嘛！她听完我的建议，竟破口大骂，最后她斩钉截铁地说：

“看你出的这主意，叫猫照时间表出去散步！哈！不行啊，还是把你们那个魔王锁起来吧！叫我的猫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我爱叫它怎么过就怎么过！你再也别到我家里来说这种混话了。”

当然，我从此不理这个爱嚷的女人了。我们开始只在夜里放瓦西卡出去，那时候克瓦奇大娘和她的凤齐克正在紧闭的门窗里面睡大觉。这是克瓦奇

大娘在她家里订的规矩，天刚一黑马上就把门窗紧闭上，任别人再怎么叫怎样敲她家门，她也不放别人进屋去，自己也不出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缘故的话，可能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去了。两只猫彼此见不着面会安下心去，以后就会完全忘掉它们之间的仇恨。但是，一只猫却在受一个愚蠢的人的意志所指使。这个人做了一件卑鄙的事，而且无可挽回了。

休假的时候到了，我决定全家到海边去，我们实在想念大海了。等我们走后，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不得不研究一下瓦西卡怎么办？两个女孩子要求：

“我们把它带去吧。它不是一个旅行家吗，它不怕坐车，也不怕坐船。”

但是这是办不到的，难道能叫我们带着猫住在休养所吗？商量的结果决定把猫留在我们的近邻会计师彼得·波利索维奇家里。他的小儿子良尼亚总和瓦西卡玩，而且时常抱它到自家里去。彼得·波利索维奇本人也很爱动物，所以他一口答应收留瓦西卡。临走前，两个女孩子轮流吻了吻瓦西卡的宽

宽的前额，嘱咐它说：

“好好听话，别从家里往外跑，别偷吃桌上的东西，还有我们不带你去，请你别生气。”

彼得·波利索维奇当我们的面，把猫关在他家厨房里，担保说：

“什么问题也不会有的！”

我们就这样不带瓦西卡而动身了。

我们休养得很好。像每次在这种场合时一样，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又该回去了，回到我们的飞禽走兽那里去。

又是平坦的黄色草原和草原上的童话般的绿色岛屿。汽车在我们熟悉的门前停下了，从打开的房间里飘出闷而霉臭的空气，所有的东西上都有薄薄的一层灰尘，可是什么都摆在原地，全是我们自己家用惯了的东西，只缺少了瓦西卡。得快点到彼得·波利索维奇家里去接它回来。

丹尼亚去接猫，但是她刚刚跑到门口，门自己就开了，彼得·波利索维奇站在门前。丹尼亚没注意他那忧郁的面容，她看看他的手，然后看看地上，嚷道：

“瓦西卡呢？”

会计师把手放在女孩子头上，吞吞吐吐地回答：

“亲爱的！我不愿意叫你难过，可是……瓦西卡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

“就那么没有了，丢了一个星期了，跑到哪儿去了吧？我不知道。”

丹尼亚发愣地不响了，依娜却张罗起来：

“我们马上去找它，一家一家去找。它一定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绝不会丢的。”

她跑出屋以前，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否定地摇摇头，这使她站在原处不动了。我完全明白了瓦西卡已经不在了，找它是白费力。我出声地只说了一个名字“克瓦奇老婆子！”这名字熄灭了剩下的一点点希望。屋里的一切都好像变成灰色了，变得黯淡无光了，好像更多的灰尘落在东西上，空气都沉重起来。

我预料会听到表示悲悼的一连串语无伦次的话，但是两个女儿也一声不响。她们好像一下子就

成年了，变得含蓄了。她们的眼睛里闪着怒火，不过只一开头是这样，后来呀……什么都齐全了——又是眼泪又是怒气冲天的恸哭。

会计师说，头几天他照我所要求的那样，只在夜里放瓦西卡出去。后来，有一次他白天把瓦西卡放了出去，它在外面跑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这叫彼得·波利索维奇放了心，于是瓦西卡就得到了白天出去玩的权利。可是，有一天瓦西卡出去散步没再回来，从此就失踪了。

后来我探听出来了，可怜的瓦西卡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命运，是会计师的儿子良尼亚和他的朋友们帮助我探听到的。这种事情很难瞒过男孩了们，不管怎样他们也探听得出来。他们告诉我克瓦奇大娘把瓦西卡引到她的家里去，一直到晚上也没放它出来。天黑以后，她提着一只口袋从家里出来，口袋里装着东西。要不是大家都知道园丁的老婆夜晚从来也不出门，别人就不会去注意她了。克瓦奇老婆子把口袋提到池塘边，一甩就把它扔在水里了，当时就沉了底。不难猜出这是怎么回事，口袋里装着的是瓦西卡和另外一件重东西，大概是石头。她做完

那卑鄙下流的事情后，满不在乎地回家去了。

我很喜欢这个池塘，它就在老花园的中间，池水深而清澈。它那圆圆的大镜子里反映着天空和立在岸边的大树的树梢，也反映着那些用粗糙的石头搭成的奇形怪状的山洞，活像古代庙宇的废墟。现在我们对这池塘的感情更深了，我们常常晚上到池边去，坐在石头上，望望瓦西卡的深而洁净的坟墓。

这篇故事本来写到这里就可以收笔了，但是我不愿意用关于死和坟墓的话来终篇，虽然不是人的坟墓。我们喜欢活的东西，而且知道永远会有活的东西来代替已死的东西。

## 我们继续旅行吧

一张地图摊在我的面前，一道弯弯曲曲的宽线，从它的一个角落通向另一个角落，这是第聂伯河连同它的浸水草原、沿岸的森林和沙滩。我看看地理符号，知道它们标示着辽阔的河面、芦苇、娇绿的垂柳林、广大的浸水草地、丘陵起伏的沙地上的雄伟的老栎树。在地图的左下角，德涅斯特河弯曲得奇形怪状，在它的两岸上又是三角洲和芦苇沼泽地。令人愉快的莫尔多瓦的山坡，被那树梢蜷曲的柞树林覆盖着，真是些自由的好地方！但是有些什么野兽在那里居住？有些什么鸟类在那里筑窠？有许多旧书和新书回答我这些问题，但是答案不能叫我满意。

我编了一份有益的野生动物名单，在每一种动物名称的旁边画一个符号——或者加号，或者减号。比方说在莫尔多瓦有没有鹿？没有，那么就画一个减号。有没有扁角鹿、野鸡、山鹑？都是减号！在第聂伯河上情形也并不好。但是这些动物在我们

草原禁猎区里都有，它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繁殖得很快，已经不是仅有几只，而是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了……

我拿起彩色铅笔在地图上两了几个箭头，红色箭头是为鹿画的；绿色箭头是为野鸡画的；蓝色箭头是为扁角鹿画的；黄色箭头是为山鹑画的。所有的箭头都从一个起点我们的动物园出发，向各个方向，向第聂伯河三角洲、向莫尔多瓦的森林、向亚速夫海的草原岛屿伸去。我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好像海胆似的东西，身上生着五颜六色的刺。于是，我的面前就有了一个新的任务，一个又麻烦又复杂的任务，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得了的。关于这个任务，我简短地写道:“在最近的 10 年到 15 年内，用草原禁猎区已经顺利地驯化了的动物做一套丰富当地猎场的试验。”

在纸上说明一个任务挺容易，真要去实际完成它可复杂得多了。现在，我甚至还不能预料，为了去实现计划，即使一部分计划，需要做些什么？这便是新的事情来找我了。我知道它将使我整个沉溺在工作里，使我忘掉一切忧愁——离开粼光闪闪的

辽阔的故乡里海，离开可爱的渔村岛和死去的我们的不会说话的朋友瓦西卡。我还知道我需要到许多地方去旅行，因为需要到我们将要运动物去的所有的地方去瞧瞧。对于这一点我最满意了，我不喜欢过定居的生活。

# 母雁历险记

“尊敬的主席先生！

“今天，19□□年4月17日，我将一只品种属于白额雁的母雁放回到大自然。

“去年秋天，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我偶然从一个猎人手里买了这只野禽。据他说，是几天以前，他在罗蒙诺索夫城外的芬兰湾岸边，活捉住这只鸟的。当时，它的脚爪被鱼网缠住了。

“这只白额雁在维切伯斯克城我家的院子里住了一冬。它很快就被养熟了。我的儿子送食物过去给它吃的时候，它甚至允许抚摸它的背了。但是一到春天，它突然野性大发，拼命地拉扯拴着它的绳子，用嘴啄绳子，猛扑棱翅膀。它的举动使人很容易理解到，它多么向往自由。我和我的儿子决心放掉它。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个野性的俘虏感到依依不舍。分手时，想到将再也不会听见它的任何消息，我们实在不忍心。于是，我弄到一只莫斯科鸟类学研究委员会制造的铝环（铝环的批号为No. 109C）。

我们决定把它戴在母雁脚上。

“不论哪一位，如果再捉住我们这只白额雁，请注意它脚上的铝环，并且写信报告鸟类学研究委员会，还有请不要拒绝给我也写一封信，寄到维切伯斯克，告诉我它中途曾经到过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下被人捉住的。”

写这封信的人在落款处写下自己的住址，签了名，把信装入一个印有莫斯科鸟类学研究委员会地址的信封。

然后他从桌后站起，向门外走去。

“米沙！”他召唤儿子，“咱们去放大雁吧！”

## 1

母雁蹲在窝旁，怒不可遏（è）地用嘴揪扯着拴住它的脚的那根绳子。当发现有人向它走去时，它立刻停止方才的动作，挺直整个身子，高仰起头。这会儿它显得像家鹅一样高了，其实它的个子比家鹅要小得多。你一眼就不难看出它是野禽。它浑身上下的羽毛极其光滑而漂亮地紧贴在身上，家禽的羽毛从来不是这样的。它体态匀称而结实，胸脯凸起，

脖子富于弹性，一双宽宽地向两面劈开的短腿稳稳当当地立在地上，前额上有一个亮晶晶的半月形白斑。

父子俩走到母雁身边时，它狂叫着躲闪到一旁。绳子拉到了头，又将它弹回来，母雁跌跌撞撞地一头栽在地上。

米沙的父亲利用这个机会，使劲打后面抓住它的两片翅膀，把它拎了起来。

“解开绳子，”他向米沙说。

绳子的扣结得很紧。米沙费大劲解扣的时候，大雁使出全身力气要挣脱，连一个成年的男子汉都几乎弄不住它。

“好啦，米沙，”绳子好容易解开了，脱落在地上，父亲向儿子说道，“你跟大雁告别吧！祝它一路平安！”

米沙想抚摸一下这只野鸟，但是他刚一伸手，就立刻缩了回来，因为母雁对米沙发出恶狠狠的嗞嗞叫声。米沙可不希望被它咬一口！这滋味儿他已经尝过一次了，知道有多么难受！他腿上那个青块儿，足足过了两个星期才消下去哩！

“怎么，孩子，不太好对付吗？”父亲微笑着说，“没关系，我攥(zuàn)住它的脖子，来从我的右边口袋里掏出铝环和平嘴钳子。”

米沙把铝环和钳子递给父亲。

“喏，”父亲接着说，“把环钳开，戴在大雁的脚上。戴好了吗？用钳子将环的两头牢牢地夹到一起。从现在起，假使它落到什么人的手里，咱们还可以听到它的消息。”

“别幻想啦！……”米沙怀疑地嘟囔道。

“嗯？你在说什么？你没看见铝环上有地址和号码吗？假使有人捉住我们这只大雁，他必须按这个地址给鸟类研究委员会写一封信，报告环的号码。我已经给委员会写过信了，请他们随时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捉到了大雁，明白了吗？”

“我明白倒明白，”米沙喃喃地说，“可是，我想它不大可能再被人捉住。”

“那怎么知道呢？好啦，现在我把它放走。”父亲说道，“这样捉着它，我的手已经累得够呛了。”

他把母雁抛到空中。母雁挥动翅膀，低低地贴着地面向前飞去。

或许，它突然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再把它拴在地上了，就一个纵身朝上冲去，越过了栅栏，飞到房顶的上空。

“刚克！刚克！”从上面传来母雁欢快的叫声。

刹那间，它已经跟一只小黑虫一样大了。父子俩目送着它的背影。

母雁从视野里消失后，父亲派儿子去把写给鸟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的信投进邮筒里。

## 2

大雁在离地高高的空中飞着，高空里的风刮得呜呜地响，周围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看不见一个活物。上面只有朵朵的白云，无声无息地迅速向它迎面飘来。

下面的大地，显得像是黑魆魆的一片，仅在一些豁谷里，这儿那儿还积存着白雪。田野、森林、村庄、河流，都在脚下缓慢地向后移动。一大群黑色的鸟儿在上空挥舞着翅膀，仿佛停留在原处不动似的，悬挂在空中。时而这只，时而那只，忽地将翅膀一阖陡然坠落。但是到了接近地面处时，又一下子停

止急速地下降动作，匆匆忙忙上升，回到鸟群中去。

那是白嘴鸦，渐渐地它们也落在后面看不见了。母雁不停地向前疾飞，自从它感觉出自己获得了自由之后，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现在它急于想找到别的大雁，与它们一道完成飞回故乡的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在高空里还谁也没有遇到。

如果能飞到半年前猎人捉住它的那个地方，那该多么好！那地方它记得很清楚，那里有大海，海上的迁飞大道通过那里。大雁、野鹅、天鹅、野鸭、鹬（yù）鸟以及其它海鸟和沿海一带的鸟类，曾经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顺着那条大道迁飞。就是在那条大道上，它与自己的雁群和曾经形影不离的伴侣公雁失散的。也许，过不久它还能找到那只公雁。

当时，猎人是把它装在一只黑咕隆咚的口袋里离开那里的，因此它无法记住路途，但是那种只有鸟类才具有的本能的感觉，丝毫不差地指给它正确的道路。

漫长而急速地飞行，并没有使母雁感觉疲惫不堪。鸟类是不知道气短的滋味的。鸟儿每挥动一下

翅膀，它的肺里就充满空气，肺里一充满空气，全身的气囊也就充满了空气，连空心的骨头也不例外。管扇放翅膀的那部分肌肉，一会儿使气囊张开，一会儿使气囊收缩，空气自由地在这些气囊里出入。雁的呼吸总是均匀而平静的，就好像它安安稳稳地栖息在什么地方似的，只有饥饿才能迫使它落到地上。

母雁的肚子已经饿了，它感到浑身衰弱不堪，越来越扇不动翅膀了。母雁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下降落，想挑选一个合适的寻食吃的好地方。

单独寻食吃很危险，在钻进水里或在陆地上寻找食物的时候，会觉察不出敌人的偷袭。母雁仔细观看着地面，能不能找到几只哪怕在寻食吃时，可以暂时搭伙的鸟儿呢?

它看见自己身下是田野、丛林和林间小树。时而有几只体态纤小的云雀从下面飞起，它们的歌声响彻云霄。

母雁又发现，东一处西一处蠕动着极小的人类和牛马的身影，好像在地面上爬行似的。

母雁尽力想躲开它们，因此飞到树顶上面去。



这会儿它才注意到，树林里到处是林居的小鸟儿。它们无止无休地成群结队活动着，片刻不停地在枝头跳来跳去，在树上飞来飞去，尖声鸣叫着、啁啾着、歌唱着，逐渐向前移动。在林边就更多了，五颜六色的鸣禽声音响亮地啼啭着，红雀的小红帽子一闪一闪地炫耀着，碛鹨（qì ruò）的橙色与白色翅膀闪动着，发出紧张的嗡嗡声，灰蒙蒙的鸫鸟喋喋不休地大声叫着。

时而一群鸟自枝头飞降，撒豆般落到地上。它们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动作敏捷地啄食吃。忽然，又好像有谁发出一个看不见的信号，一只只又重新飞上枝头，继续在树上赶路。

母雁见了这些小旅伴，感到非常高兴，可惜肚子太饿了，饥饿迫使它不得不考虑别的事情，必须快些找到一个可以填饱肚皮的安全地方。

好容易远远地在前面黑糊糊的土地上，出现一窄条亮闪闪的水面，窄条迅速地变大变宽，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条宽宽的河呈现在母雁的面前。

河水泛滥了，将生长在较低河岸上的还没有

披上新叶的黑色灌木丛浸泡在水里，只有上半截翘在水外。母雁留意到有一些野禽在灌木间游来游去。

它的心不由得怦怦乱跳——说不定是自己的雁群？它发出响亮的叫声呼唤着：

“刚克！刚克！刚克！”

“瓦啊克！瓦啊克！瓦啊克！”从河上传来了回答。

不对，不是雁……那是野鸭的呷呷声。

不过，精疲力尽的饥饿的母雁即使遇见它们，也十分高兴。要知道野鸭是它的远亲，它们吃的食物跟它一样，连它们的语言自己都能听懂一点。

母雁减慢了飞行速度，在空中绕了一圈一圈，又一圈，一圈比一圈缩小，然后它身子沉甸甸地落在野鸭旁边的水面上，“扑通”一声将水撞得四面飞溅。野鸭群立刻聚拢过来，把母雁团团围住，呷呷呷地叫得好响啊！看得出来，野鸭们非常欢迎这位不速之客。

过了一会儿，母雁已经在野鸭群中找食物吃了。它急速地头朝下翻了个跟头，那双橙黄色的脚

蹼在水面上闪动着。它含着满嘴的水草和水生小动物又钻出水面，用嘴里侧面的密篦子将水滤掉，把软食物吞进肚里。野鸭那蓝紫色亮斑的翅膀在周围一闪一闪，它们也像这样在水里翻着跟头。

只见许多鸟尾和鸟头在水里钻进钻出，每一次只要有一只野鸭浮出水面，它便立刻把头高高地昂起，用敏锐的眼睛观察四面八方。任何一个敌人都不可能偷偷地接近它们，因为当这一些野鸭潜入水里时，另一些野鸭便浮出水面担任警卫；当某一只野鸭发出警告有危险的叫声时，立刻全群戒备起来，必要的时候就赶紧逃命。

但是，这一回也跟往常一样灾难突然来临，一只野鸭刚发现苍鹰的翅膀在灌木丛后一闪而过，苍鹰已经到了它头上。这只野鸭发出绝望的叫声，把所有的野鸭都吓得魂飞天外。

袭击来得太快了，野鸭们甚至来不及搞清楚，灾难来自何方？它们忙不迭地四散飞逃，母雁藏到一棵灌木下；野鸭们潜入水底，有一只飞上了天空。

苍鹰正希望猎获物飞到空中，它一阵旋风似的扑到灌木上空，照准那只野鸭就是一爪子。只见一

大团鸭绒在空中旋舞着，打着转儿，慢慢悠悠地落到水面。

苍鹰用利爪紧抓住断了气的猎获物，向远处飞去了。透过灌木丛，可以看见苍鹰落在河彼岸的悬崖上，撕出那只野鸭的五脏六腑，又拔掉了它身上的羽毛，大吃起来。

母雁望望周围，所有的野鸭都不见了。它们吓得在灌木丛间躲的躲，藏的藏，一只也不敢出来。

苍鹰吃完午饭，在地上仔细擦了擦嘴，用嘴抚平了自己胸脯和翅膀上的羽毛，然后缩起一只脚立定不动，只把长着杀气腾腾的钩状嘴的头慢条斯理地东转转，西转转，而那双凶光毕露的大亮眼睛庄严而镇静地打量着四周。

这是一种秋季南飞的大隼（sǔn），也是最凶狠的猛禽之一。

其实母雁的个子比大隼还要大一些，尽管如此，只要一看见大隼，它仍被吓得魂不附体。这并非它胆子太小，而是因为虽然大隼只有乌鸦那么大，可是一到了空中，连鹭鸶和野鹅那样有力气的大鸟，碰到它都休想活命。

在陆地上和在水里，大隼从不招惹别的飞禽。只有缺乏经验的幼隼，才会偶尔在离地面过低的地方进攻猎获物。如果它失败了，那就难免撞到地上活活摔死。而成年的大隼总是从埋伏的地方进攻，先将鸟儿惊得飞起，然后在空中由上方猛扑，那才万无一失。

这一次，幸亏母雁在惊慌忙乱中没有飞到空中；否则大隼准能一眼从野鸭群里认出它来，那时它可逃不出大隼的利爪了。

现在大隼吃得饱极了，随便什么鸟到它跟前去，它也懒得去理会了。隼不像大鹰那么霸道，大鹰就是肚子很饱的时侯，也要弄死一切有机会弄死的生物。隼只是在饥饿的驱使下才杀生。

野鸭一只一只壮起胆子，从隐蔽处游了出来。大隼看见它们，仍然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它那胸脯宽阔的健壮体态，活像钉在了岩石上似的。它纹丝不动的时候，几乎无法将它与周围的岩石和土块区分开。黑褐色的脊背，黑糊糊的翅膀羽毛，布满灰色条纹的胸部、腹部和尾巴，与岩石土块的颜色非常相似。在褐色的土地背景上，只有白晃晃的颈部，

像淡颜色的石子似的很显眼。

当野鸭群重新集合到一起时，它们好像在一个信号下，同时从水面起飞，急速地升到空中，喧喧嚣嚣地飞过大隼的头顶；大隼歪着脑袋，心平气和地目送着它们离去。

大隼已经尾随野鸭群好几天了，隔一段时间捉一只野鸭吃。它跟野鸭一样，目前在向北方自己的故乡飞去。它不饿的时候，就让野鸭群飞到前面去。但是，只要饥饿一提醒大隼肚子空了，它就立刻急匆匆地追上野鸭群，像这样它一路上完全不用发愁没有东西吃。

这会儿它也放心地目送着飞走的野鸭群，努力记住它们飞行的方向。

突然它的眼睛射出两道凶光，挺直了整个身子，凝神注视着，原来它发现了野鸭群中的母雁，这可是野禽中的珍品。

就在这一刹那间，尽管母雁心中坦然，毫无猜忌，想不到却招引了一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追捕者。一旦被这种追捕者盯上了，那无论是飞得快的翅膀，还是结实的鸟嘴，都难救它的性命了。

## 3

温煦透明的夜晚来临了。积雪在融化。在苍茫的天空中，稀稀疏疏的星星闪烁着，隐约可见。下面的村庄里，红荧荧的灯火朦朦胧胧地陆续熄灭了。

周围一片寂静，从黑暗里传来轻微的潺潺流水声，不知小溪向何处奔流。

看不见野鸭群，但是在高处响起了野鸭翅膀扇动时发出的尖啸。就在村庄的上空，母雁像吹喇叭似的发出响亮的叫声。

饲养在村庄边院落里的家鹅，表现出惊慌不安的神情。它们大声扑翅膀，苦闷地刺耳地嘎嘎大叫。它们看见一片模模糊糊的影子，在黑夜淡薄的昏暗里，远远地有鸟群正向这里飞来。

过了片刻，那个捉摸不定的影子掠过第二个村庄，以后又掠过第三个村庄。不管到哪里，母雁的喇叭般的鸣叫都唤醒和惊动了乡村里的家鹅。

早已忘掉自由的家禽，感到一阵不知所以然的冲动，朝天空扑着翅膀。

但是，已经不习惯于飞行的翅膀，现在成了家

禽的多余之物，不能再使它们离开地面飞向天空了，不能再帮助它们争取自由了。于是，在夜的沉寂中，它们那无能为力充满绝望的狂叫久久不息。

母雁却因获得自由而感到幸福，信心百倍地迅速挥动着翅膀，继续向前飞。它冒着极大的危险前进，甚至也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过，大海在前面等待着它，大海的上空有一条候鸟迁飞的大道。它可能遇到飞行在云端里的喧哗的鸟群，也可能遇到失散的伴侣。

天将破晓时，野鸭群落在一块被融雪水浸没的林中沼泽地上。

这里静悄悄的，光线很暗，风吹不进来。光滑平坦的黑汪汪的水面，亮晶晶地反映着逐渐发白的天空。在沼泽周围，密密匝匝地生长着郁郁葱葱的云杉树。宽大的云杉树阴如盖，悬挂在水上。

候鸟不怕黑，在夜晚的黑暗中，它们能看清自己身旁的一切。只要一切纹丝不动，鸟儿们就很放心。任何一个影子也逃不过它们的眼睛，敌人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它们，那可办不到。

森林里死一般寂静，鸟儿凝神聚精的听觉，只

偶尔能捕捉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声音来自黑洞洞的密林深处。一只野鸭低声呷呷叫起来了，整个野鸭群中的成员都一齐伸长了脖子倾听着，张望着。但是，窸窣声没有再重复，野鸭们又安下心来寻食吃。在夜的沉寂中，又只能听见躯体潜入水里时发出的微弱溅激声。四周有的是敌人来来去去，野鸭群在敌人发现它们的藏身处之前，必须赶紧填饱肚皮。

母雁在岸边茂盛的云杉枝梢的掩蔽下，潜水找东西吃。它觉得这里很安全，万一有猛禽突然进攻浮在四通八达的沼泽地上的野鸭，它也随时来得及逃走。

沼泽底上生长着长蔓的缠腿的水草，过了一会儿，母雁觉得自己被水草缠绕住了。它拼命往前一挣，可是脚上的金属环立刻进了肉里去，好疼啊！母雁以为它又被人拴住了。就在这当口，它清清楚楚地听见密林丛中有一根树枝嘎巴一响，母雁不再扽那只脚了，它把身子慢慢转向岸边。

从郁郁苍苍的云杉树间的黑暗里，好像两盏忽明忽暗的小黄灯似的一双直勾勾的眼睛，目不转睛

地盯牢了它。

母雁想叫出声，但是它吓得喉咙发堵，浑身发木，动弹不得。它只消稍稍一动，那个瞧不见的怪物便会劈头盖脸地猛扑过来，弄死它。

母雁已经感觉不出由于金属环刻进脚里引起的疼痛了。它根本没有想到逃走，也无法摆脱那两道盯着它不放的犀利目光。

忽然。不知什么东西从旁边使劲推了它一把，刹那间，母雁的视线离开了那两道目光。它看见自己的身旁有一只野鸭，用翅膀挂住了它。就在这一瞬间，母雁恢复了知觉，噌地纵身飞起，扯断了缠在脚上的水草。

它大声鸣叫，扇着翅膀在水面上狂奔。骚动的野鸭群整个地从沼泽地起飞了。

这时，从林里传来了狐狸凶恶的吠叫，吠声变成了尖嗥，尖嗥又变成了咆哮。鸟儿们听出那只野兽逐渐远去，树枝在它脚下发出的折断声静下去了。狐狸知道现在惊起的鸟群会落在沼泽中央。在岸边，它不可能再有机会捉住任何一只鸟了。

野鸭和母雁还在沼泽上空飞绕，它们没有吃

饱，因此不愿离开这里。

但是，四面有许多可怕的敌人，藏在可怕的黑暗里。

“呜……咕呜！”忽然，从林深处传出一阵预示不祥之状的叫声。

刚刚从容不迫地落向水面的野鸭群，又不约而同地挥动起翅膀。

“呜……咕呜！呜……咕呜！”从另一方向传来了回答。

野鸭群急剧地升到空中，从森林上面飞过去了。

“呜……咕呜！呜……咕呜！”现在随雕鸮（xiāo）们你呼我应地在下面叫去吧，野鸭群已用不着再害怕了。

天渐渐亮了，村庄里的人醒来了。

野鸭群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地飞了一个钟头。清晨的阳光掠过玫瑰色的云，撒向大地，在远处城市显现的色彩斑斓的房顶上闪烁起来。

## 4

这时，大隼已快要追上野鸭群了。

它飞得很快像一阵风似的，现在它也没有减慢速度，急匆匆地在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村庄上空赶路。家鹅们见了它，吓得惊慌乱叫，躲躲藏藏，各自钻入可以隐蔽的地方。

大隼继续向前飞，乡村、田野和丛林，在下面隐约可见。后来，它飞过一大片云杉林，一群群小鸟忽东忽西地出现在树木上空。大隼的来临，使它们只顾匆忙逃命，忙乱地四散飞逃，有的往下，有的往上，只求离那可怕的猛禽远一些。

其实，大隼并不理会它们！前面有硕大的猎物在等待着它。它加了一把劲，飞得更快了。

当大隼从远处看见城市时，太阳才刚升上地平线。

人们还在房子里睡大觉。

城市显得死气沉沉，覆有红褐色铁皮顶的一道道灰色石头隔墙，向四面八方延伸。大大小小的四方形和斜角形笼子密密麻麻地互相毗连，簇集在

一起。在那些笼子之间，有一些又长又直又窄的街道，活像干涸了的运河河床。在城市中间，有一条河夹在用花岗石筑成的笔直的堤岸里，河水闪闪放光。在河水分为两条支流的彼岸上，耸立着两座精致的金光灿烂的尖塔。

野鸭群还是用原来的速度从容不迫地飞着，因此大隼和野鸭群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缩短。但是，不论野鸭还是母雁，都没有发现追捕者。母雁的目光停留在一座巨大建筑物的金色圆屋顶上。金色屋顶被明亮的太阳光照得耀眼欲花。

母雁看见，从屋顶下钻出一只鸟，极快地向上飞去。不一会儿，从它弯成镰刀形的翅膀已经可以认出那是游隼。

一只野鸭惊慌失措地大叫一声，于是整群野鸭都开始上升。

游隼几乎是直线地追到它们跟前，此刻野鸭们能不能保住性命，全要看游隼能不能追到它们上面去，升到足够的高度，以便朝它们背上猛扑了……

鸟儿们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在这场空中斗争中较量着，像这样度过了仿佛长得要命的几秒钟，在



高得接近云端的稀薄空气中，它们连呼吸都困难了。

母雁惊惧地看到，不管它怎样拼命地逃，游隼也还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近。它感觉头在嗡嗡作响，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

突然，游隼不再上升了，刹那间它一动也不动地悬在空中，然后一个转身，出乎意料之外，像支箭似的闪到一边去了。

野鸭群利用了这个转折的好机会，匆匆向前飞去。游隼动作迅速的翅膀，还在母雁眼前晃动了一下。母雁觉得游隼在朝水里它自己的影子扑去。但是，一眨眼的工夫，游隼和它犹如双胞胎那样相似的形象，一同从母雁的视野里消逝了。

母雁望望前方，情不自禁地从心底发出一声欢呼：大海就在面前，在朝日的金色阳光下，闪耀着无数金色的星点。

候鸟的海上迁飞大道正是通过那里。

当大隼发现母雁夹在野鸭群中，高高地在城市上空飞过时，它飞得更快了，现在它已完全顾不上看两旁。每挥动一下翅膀，它与野鸭群之间的距离

就缩短一些，只是现在需要升得更高，好从上向母雁猛扑。

野鸭群谁也没有回头看，这说明自己还没有被它们发现。那么，为什么它们飞得越来越高呢？

大隼瞧瞧下面，那里有另一只隼朝它飞上来了。有一瞬间，大隼误以为看见了自己照在水里的影子，那只迎着它飞来的游隼，跟它竟有这么相似！大隼这才明白，为什么野鸭急急忙忙地往上飞，原来有另一只隼也在跟踪野鸭群。野鸭们在逃命！

那个竞争者也发现了大隼。它停止了上升的动作。猛地转了个大弯儿，然后突然神速地冲了过来，拦住大隼的去路。

这时候，两只隼恰好在同一个高度上。

从日出时分起，大隼就完全没有休息过，一直在追赶野鸭群，已经很累了，但它的个子比竞争者要大得多。

刚从城市里起飞的游隼虽然显得个头小一些，但是它身上储备着朝气蓬勃的力气，挑衅般高声叫着：“格黑亚克！格黑亚克！”朝敌手扑了过去。

大隼一听见这怒气冲冲的叫声，竟吓破了胆，

转过头去溜之大吉。

城里的游隼发出胜利的叫声，跟在大隼后面猛追，直到把大隼追出城去，才返回自己筑在金色圆屋顶下的窝里。游隼最初就是在这儿看见母雁的。

住在人烟稠密的闹市中，跟所有的游隼一样，它胆大到厚颜无耻的程度，常常就在过往行人的头顶上空，抓住一只鸽子或者寒鸦。城里的居民根本想不到，这只放肆的野禽就住在都市里，住在他们身旁。常有人看见鸽子群被突然出现的游隼惊起，喧喧嚣嚣地在他们眼前飞过，但是他们几乎想不到朝上面望望，也许根本不注意为什么鸽子突然那样慌乱，也没有发现猛禽的快速袭击。

两只隼的相遇竟救了母雁的性命。它以头晕目眩的速度逃开大隼，确实精疲力尽了，不得不在郊区碰到的头一片树林里落下来休息。当它在这儿休息的时候，野鸭群已经飞到海边，加入了候鸟海上迁飞大道上其他旅客的行列。

## 5

米沙把一张大地图铺在自己面前，在地图上找到维切伯斯克城，用铅笔在下面划道，作了个记号。

放走母雁这件事，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回，使他牵肠挂肚，心里很不安。

“好吧!”米沙想道，“就让它飞到它被捉住的那个地方去吧!”

他又用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从维切伯斯克通到列宁格勒左边的芬兰湾。

“不错，当时是把它装在一只盖得严严的筐子里送来的。那没有关系，信鸽也是装在盖得严严的筐子里运送。它们照旧认识回去的路，能飞回鸽子窝，还有呢？”

米沙沉思着:

“据说，白额雁在很远的北方做窝。它们需要飞过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再往前飞就要经过许多小的湖泊。最后飞到新地岛的什么地方去。在那儿，它会被什么人捉住呢？那儿人少极了，顶多只有三两个人，万一被涅涅兹猎人开枪打死怎么办？他哪

儿懂看见金属环还得向莫斯科报告呢？”

“爸——爸！”忽然米沙放开嗓门儿大喊起来，“涅涅兹人知道得向莫斯科报告金属环的事儿吗？”

“你说什么？”父亲从他的书房里回答，“涅什么？什么环呀？”

“新地岛的涅涅兹人，假使我们的母雁被新地岛上的涅涅兹猎人开枪打死，猎人能想到报告金属环的事儿吗？”

“唔，你说的是这事儿呀！很可能他会写信报告，北方的猎人都是些观察力敏锐和求知欲很强的人。鸟的脚上有金属环，这消息会飞快地传遍所有的宿营地，当地的科学工作者当然也会听到这消息，一定能报告莫斯科的。”

“也可能是这样。”米沙同意了，“要是能从新地岛传来点儿消息就好了，比方就说母雁给你们问好。”

米沙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抬起眼睛出神地望望窗外。他惊惧得一下子瞪大了眼睛，窗外飞舞着雪花，起了暴风雪。米沙不禁想道：

“唉，这回母雁算完了。冬季来临了，母雁可怎

么办呢？它不会飞回它的窝里来吧？”

米沙走到父亲身边，把自己的担忧顾虑告诉他。父亲担保地说：“还什么也不知道呢，也许在母雁目前呆的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暴风雪；也许那里的天气很好；还有就是候鸟在迁飞的路上碰到大风雪，也并不是所有的候鸟都难免一死。胡思乱想一些吓人的情况，这太荒唐了！”

“不，”米沙坚决地说，“我知道我们失算了，不能这么早就把母雁放走，应该等天气真正转暖了以后再放它。在我们这儿，它已经过惯了温暖的生活。现在它准冻死。”

米沙说着，挥了一下手。

## 6

春秋两季，候鸟迁飞的海上大道一片喧嚣声。

一年有两次，密密匝匝的有翅膀的旅客，成群结队飞过那里。一年有两次，它们追随着太阳光，飞绕地球的四分之一部分。候鸟的迁飞大道，一端连到阴暗的北冰洋，另一端隐没在百花盛开的热带赤

道。

初春，炎热的太阳光顺着地球的斜坡往下滑去，一路破坏冰，解放水，与漫长的北方冬季的黑暗作斗争。到那时，便有无数群海鸟和居住在海边的野禽，从南欧及非洲气候温暖的湖泊和大海上起飞。它们各自排成队伍，依次沿着非洲海岸、比利牛斯半岛海岸、比斯开湾、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岸边飞去。

渐渐地，一部分鸟群开始落在后头，它们从候鸟迁飞的大道上拐个弯，飞向四面八方，住到周围的江河湖泊和多沼泽的地方去。但是，不断还有新的候鸟群从南方飞来。就在窄窄的芬兰湾深嵌进陆地之处，它们升到森林的上空，飞过几乎连绵不断的一连串大小湖泊，飞到寒冷的白海，然后继续前进，顺着北冰洋的岸边飞到新地岛。抵达这里后，最迟飞来的候鸟群也结成一对对的，做窝筑巢，孵出毛茸茸的小雏鸟。

它们急于赶快完成这些事情，因为北方的夏季很短。雏鸟刚刚长大一点，刚刚学会飞，候鸟就又要集合成群飞回南方了。随着黑暗与酷寒一同来临

的是饥饿，这迫使候鸟群不得不去追逐正在溜走的太阳光。秋季接踵而至，密密麻麻的一群群有翅膀的旅客，铺天盖地般挤满候鸟的跨海迁飞的“大道”。

漫长的道路困难重重，但是南方无忧无虑的生活，将很快地恢复候鸟们已经消耗殆尽的体力。一个月又一个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忽然候鸟们本能地骚动不安起来了。它们在当地再也待不下去了。

在它们的故乡，春天来到了。

于是，一群一群的候鸟又陆续启程，飞向遥远的北方。这一次，最后到达这里的候鸟最先启程，最先到达这里的候鸟最后启程。

芬兰湾上的冰雪已经在消融，残留的一些冰块卡在靠近岸边的岩石间与浅滩上，在灰蒙蒙的平静海面上，白得很显眼。它们成为候鸟群临时休息的栖留所。

疲惫不堪的母雁就落到这样一个冰块上。

它刚与搭伴同行的野鸭们分手。野鸭们留在岸边找食物吃；母雁飞去找它自己的雁群。

它对这一带非常熟悉，去年秋天它就是在这儿陷入了渔网，被猎人捉住。才离开自己的雁群的。

但是，现在周围哪儿也看不见野雁。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旅途中该休息了，只偶尔远远飞过一群急匆匆赶去寻食的鸟。

海鸥在冰块上空来回飞翔，一会儿这只一会儿那只，把两翅向背上一抬，朝海浪里落去。飞溅起的白花花的水沫，刹那间把白色的海鸥遮得看不见了。但是过了这一刹那，它便从水面迅速升起，又在空中挥动着翅膀，嘴里却衔着一条银鳞闪闪的小鱼儿。

母雁完全不去注意那些海鸥。它只顾仔细地在蓝灰色的浪涛间寻找。冰块附近和在稍远的海面上，有成群的潜鸭时隐时现地在捉鱼吃。最多投入眼帘的是白胸脯的白颊凫(fú)、翅膀上有白条条的黑色海番鸭和色彩斑斓的长尾鸭。

母雁发现，在离自己很远的冰块与海岸之间，有两只硕大的鸟，它觉得那好像是大雁。在日光下，水面闪烁着钢铁般的光，凝视远处眼睛感到很疲劳。

母雁立刻下到水里，向那两只鸟游去。

浪头在它的面前起伏，妨碍它一览无遗地观看海面。

这样过了几分钟，好容易它又看见了那两只鸟，只是已不在刚才从冰块上发现它们的那个地方了，而是游到了一边去。那两只鸟同时把头一低，一下子潜进水里去了。母雁看见其中一只的脊背上，有很醒目的白色条纹，它的嘴尖尖的一点儿也不像大雁的嘴。

它立刻认出它们是大型的海鸟，阿比鸟。

这会儿，母雁已经离岸边很远了。在这里，它开始与各式各样的野鸭相遇。

靠近岸边的一些小海湾里，满是淤泥，野鸭能在这里找到许多食物。

不同种类的野鸭各自集合成群，有时彼此接近，有时互相疏远。只有小巧玲珑动作敏捷的小水鸭，在一切种类的野鸭群间钻来钻去，纠缠不休。

杂色羽毛火红色脑袋的赤颈鸭也来到了这里；背上布满细细的波浪形条纹的针尾鸭也来到了这里，它们的长尾巴的确尖得像锥子；与母雁搭伴飞

来的同一品种的野鸭也来到这里，也许它不久前的旅伴也在这儿呢。这里野鸭实在太多了，而且它们都长得一模一样，母雁即使看见老相识，也一定认不出它们来了。

野禽们呷呷叫着，把水扑腾得四处飞溅。它们急于想快点吃饱，好蓄存起新的力量，傍晚再出发。它们翅膀上的五颜六色的羽毛，在水面上闪耀着，活像一面面小镜子。野鸭翅膀上的亮斑发出紫色的闪光；针尾鸭翅膀上的亮斑发出灰色的闪光；赤颈鸭和小水鸭翅膀上的亮斑发出绿色的闪光。

这景象确实很美，身穿色彩鲜艳春装的雄野鸭们显得特别漂亮。但是这会儿母雁没心看它们，自己心里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在这里哪儿也找不到它的那只公雁。

它饿得难受极了，便在野鸭群间游来游去，从水底找食物吃。

过了很长时间，它才吃饱。自从获得自由以来，它头一次觉得自己吃饱了，休息够了。

在海上迁飞途中，这一批候鸟的午间休息结束了。

大海上空，越来越多地出现飞往北方的候鸟群，喧嚣、啾鸣、扑翅膀的噼啪声响作一片。

从树林那边的什么地方，传来了很响的鹤唳（lì）声。

从大海上，传来大群冰凫的多声部的鸣叫和海鸥拖长的呻吟声。

母雁又重新振作起来，游到大海里去找它自己的雁群。

夜幕降临时，母雁又孤零零地落在大海中央的一个大冰块上。

不断有鸟群从母雁的头顶上空和远处飞过。

但是，在它们那里找不到自己的雁群。雁还没有飞来。

太阳已向大海里落去。开始变天气了，有一片很大的黑色乌云，在缓缓地向上蔓延。水面上飘起一团团轻盈的灰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地将冰块包围起来，使母雁感到潮湿不堪。

从候鸟飞去的那个方向，传来了天鹅的喇叭般的叫声，响彻云霄。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了它们的叫声。

三只庞大的白鸟，身上闪着银光，挥动着沉甸甸的翅膀，在空中飞着。它们那直溜溜的长脖子，向前伸得很远。

天鹅又飞回来了，这可不是好兆。

母雁停留的那个大冰块引起了天鹅的注意。它们继续慢条斯理地挥动翅膀，绕着均匀的大圈子，向水面降落。最后重重地落在水上，因为骤然间停不住，它们又向前游了一阵子。现在它们高高地扬起长脖子，神情傲慢而庄严，沉着地打量着大海。后来，它们踏碎了一块已开始融化的冰的边缘，一只跟着一只爬上了大冰块。

雾越下越大，看不见飞向北方的候鸟群了。

密密匝匝的野鸭群，也乱乱哄哄地跟在天鹅后面回来了。它们飞到大冰块附近，噼里啪啦地落到周围的水上。

前面，在候鸟的海上迁飞大道上，发生了不幸。大雾像一堵穿不过的墙壁似的挡住了去路。候鸟们在灰色浓雾的包围中，认不清道路，迷失方向后，成群结队撞死在灰色的峭壁上。那些还没有迷路的候鸟，便急忙掉转头飞回来了。



小／猫／瓦／西／卡／

母雁不知道自己的雁群也在前面。它还在那里待了很久，集中注意力凝视着越来越浓的黑暗，并且仔细地听，希望能听见它所熟悉的声音。

回来的鸟群准备就在这儿过夜。母雁也困得睁不开眼睛，把头伸到翅膀的长羽毛下，睡着了。

## 7

母雁睡得很香，梦中只听见候鸟们含糊不清的叫声和海浪冲击冰块时发出的拍溅声。

在梦乡中忘记了自己的孤单，它觉得自己还在原来的雁群中。它甚至仿佛听见天鹅群在四面大声谈话。

忽然，不知谁使劲推了一下它的肩，它迅速从翅膀底下探出头，睁开了眼睛。一开始，它什么也看不见，周围一片漆黑，只有黏糊糊的雾。海浪声妨碍它辨别听到的声音。

不知谁又推了它一下，这回索性照胸口推，差一点儿把它推倒。

就在这一瞬间，在它的头旁边发出一阵很响的沙沙声。

“刚克!”母雁使出全身力气大叫起来。

从它的前后左右传来了同样的声音。

“咯，咯，咯，刚克，刚克!”是白额雁的叫声。

不再是做梦了，它真的是在自己的雁群中。当它熟睡的时候，这群雁在茫茫大雾中侥幸找到了回来的路，落在冰块上。

领队的老雁摸着黑儿撞在母雁身上，它用嘴推了几下母雁，想把母雁从冰块上赶走。但是后来一听出它的声音，就走到一边去了。

母雁定睛仔细瞧时，看见了跟随在老雁后面的密集的雁群，连忙朝前走了几步。

雁群让开一条路，等母雁走进雁群后，又合拢了来。

清晨雾稀薄了，清新的微风在大海上驱赶着七零八落的云雾。

那群白额雁还停留在冰块上。

这天早上，在整个候鸟的迁飞大道上，没有哪只鸟比母雁更幸福了。

它无牵无挂地在冰块边游来游去，弯起脖子作出很美的姿态，用嘴梳理着胸前的羽毛。它的公

雁与它并排游着。

它们是十分和睦的一对。它们在一起生活过三年，直到母雁被人捉住的那一天为止，从来没有分离过。

现在一个幸运的机会帮助它们重新团聚了。

母雁游够了就爬上冰块。太阳从大海里升起来了，在明亮的日光下，公雁看见母雁脚上有一只宽宽的白色金属环。

公雁立刻用嘴揪这只环，想让它的女友摆脱掉这件多余的东西，但是金属环是那样的结实，简直拿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金属环的尖锐的边缘割破了公雁的嘴，痛极了。

这当儿，领队的大雁发出号角般的集合号令。

立刻所有的雁都集合好了，静静地等待出发。领队的大雁又叫了一声，然后慢条斯理地伸开翅膀，笨重地起飞到空中。整群雁跟在它后面起飞，一面飞一面列队排成人字。

领队的大雁飞在最前面，凭借翅膀匀称的动作划开空气，其余的老雁跟在它后面，小雁在队伍的最后面。

雁群飞过海岸边时，在空中升高了一些。下面就是森林，雁们居高临下，安心地打量那片森林，静静地交谈着。

后来，领队的老雁感到疲劳了，便降低到雁队的下面，让雁群从头上飞过去，自己飞到人字形的尾部。另一只老雁飞到最前头去代替它，雁群还是保持原来的队形。

母雁在人字形的中间，跟在它的公雁后面飞。它一眼看见一只大隼，栖在林边一棵枯树顶上，而领队的老雁也看见了大隼。

但是这一回，母雁不再害怕那可怕的猛禽了。领队的老雁没有加快飞行速度，也没有发出警报信号，遇到雁群时，大隼是无能为力的。

过了森林，前面是一座村庄。

领队的老雁嘎嘎地叫了几声，雁群在空中升高了一些。

铺着稻草的农舍房顶上，炊烟缭绕。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母雁认出他正是去年秋天把自己从渔网里取出的那个猎人。

猎人听见从头顶上空传来了雁叫声，便高高地

仰起脑袋，把一只手放到眉骨上遮住阳光，久久地眺望着逐渐飞远了的雁群。他看见雁群飞过村庄后，开始降低向田里落去。

猎人用手摩挲了几下扬累了的脖子，转过身子，匆匆忙忙地走进村边一座小木房。

雁群落在村外一块秋播地里，解散了队伍，各自跑去吃青青的幼苗。雁群中只有两只老雁留在原地不动。它们分站在雁群的两边，伸长脖颈，一刻不停地向四面顾盼。

母雁和公雁待在离放哨的老雁挺远的地方，揪着秋播的麦苗吃。突然传来一声轻轻的警报，“咯，咯，咯”，它们就像所有的雁一样，不再吃麦苗，迅即警觉起来。

它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事情。不错，从村庄那边，一匹马慢慢吞吞地朝它们走来了，看来它是挣断了拴着自己的缰绳——它的脖子上还晃晃悠悠地系着一段绳子哩。只要没有人跟在马旁边，就用不着怕。

旁边没有人，母雁又吃起麦苗来，别的雁也放心了。

放哨的老雁咯咯地叫得更响了。母雁看见它盯牢了那匹慢吞吞走过来的马，母雁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那匹马使老雁如此心神不宁？这一次，雁群从四面八方集合过来，聚做一堆儿，都望着那匹马。母雁也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惊慌，越瞧那匹马就越奇怪，它觉得那匹马的腿太多了，实在可怕！后来，一只放哨的老雁不声不响地从地上飞起，飞到古怪的动物身边去，绕着它在空中飞了半圈。

雁群没有等很久，老雁就完成了侦察任务回来了。当老雁飞到离那匹马还不到一半路程远的时候，它就迅速掉转头飞了回来，大叫一声，发出逃命的信号。

雁群咯咯叫着扑着翅膀，跟在领队的老雁后面起飞，一面飞一面列队。

这时，躲在马后面的猎人跳了出来，用枪瞄准了雁群，枪声在飞走的雁群后面响了。但是放哨的老雁警报很及时，雁群已飞到射程之外了。

猎人大失所望，扬起一只拳头，在空中挥舞着，望着雁群喊道：

“你们反正跑不掉！”



## 8

猎人走出森林，来到海边时，夜幕已经降临。他肩后露出长长的一段枪杆，一只毛蓬蓬的杂种看家狗，跟在他脚旁跑着。

猎人打量着周围。在朦胧的晨曦中，他可以看到沙滩嘴远远地伸向大海，附近小海湾里的浅水安静地闪着光，又宽又长的一片去年的干芦苇丛，从岸边延伸出去。

空气中充满了淤泥的气味。

猎人快步沿沙滩嘴走去，小杂种看家狗飞跑过去追他。

芦苇丛里的野鸭被脚步声惊扰了，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看不见它们的翅膀，只听见扑翅膀时发出的啸声。猎人根本没注意它们，他不是为了打野鸭到这儿来的。

他走到沙滩嘴边，停住脚步，从肩上取下猎枪，解下拴在腰带上的一小口袋面包。他把小口袋扔在沙地上，小心翼翼地把猎枪搁在上面。小看家狗立刻在旁边坐下看守东西。

猎人在附近找了一块破木板，三下两下就用木板挖起了身子周围的沙子，掘出一个浅坑，又在浅坑周围用沙土堆起一道围墙。然后，他拾了一堆被海浪冲到岸上来的垃圾——木棍、枯枝和干芦苇，插在沙土围墙上，又用大块干淤泥盖在上面，挡在旁边，再撒好沙子。只在一面留出可以容一个人钻入的窄口，在其余三面留出放枪用的小孔。猎人造好了一个小隐蔽棚。

猎人拿起猎枪和小口袋爬进隐蔽所，又吹了声口哨，把小看家狗叫进去。现在，就是顶尖的眼睛，从沙滩嘴的尽头，也看不出这儿有一个人，还有一条狗。

天很快地亮了。猎人躺在隐蔽棚里，看见低悬在海面上的一朵长长的白云，底边先发出灿烂的金光，然后呈粉红色，又逐渐变成红色，最后燃烧起一片耀眼的朱红。几分钟后，一轮眩目的红日，从平静的海面上露出了一点儿头。

阵阵清新的微风吹过岸边，将干枯的芦苇拨弄得窸窣作响。

从海面飘来海鸥刺耳的啼叫声。

远处，不时有大群的飞禽喧嚣着飞过。

猎人肚皮贴地趴在小隐蔽棚里，只能看见自己面前的东西，因此没有发现从他后面的树林里，飞出一只大隼。大隼的两只尖尖的翅膀在空中一闪而过，刹那间藏进了孤零零地立在沙滩嘴上的一棵松树的枝叶丛中。

这个有羽毛的“猎人”也埋伏了起来，在守候它的猎获物。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一群硕大的野禽降落在离岸边相当远的白色冰块上。

从沙滩嘴上的隐蔽棚里，发出一阵嘈杂声，一只毛蓬蓬的小看家狗蹿了出来。它刚想在沙地上坐下，只见从隐蔽棚里扔出一小块黑面包，擦着它的鼻子飞过。小狗急忙追上前去，刚咬住那块面包吞进肚，从隐蔽棚里又扔出一块面包，掉在离它有几步远的沙地上。小狗又跑过去拾。

从隐蔽棚里扔出的小块黑面包，打远处看不清楚。所以正从海上监视着这只狗的野禽，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这只狗在沙滩上跑来跑去。

一只落在冰块上的野禽下到水里，向岸边游

来。它不断地把头转来转去，好奇地盯着这只来回乱跑的小看家狗。

又过了一会儿，从岸上可以看清翘起尾巴、伸长脖子的野禽的灰色羽毛了。

隐蔽棚里仍不停地向外扔面包块，丢向四面八方，饥饿的小狗继续在沙滩上追捕面包块。同时，一只猎枪杆的尖端，小心翼翼地也从隐蔽棚上的一个小洞里伸了出来。但是野禽没有看见，它全部注意力被小狗吸引住了，枪口缓缓地瞄准了野禽的胸部……

野禽离猎人还很远，但是猎人已经看清了它前额上那个雪白的半月形，这是一只母白额雁。一向小心的母雁由于好奇心胜，竟忘记了危险，它越游离雁群越远，离死却越来越近了。这时，公雁正在冰块上睡觉。

猎枪的枪口在转动着，时刻朝母雁瞄准着。太阳光在光滑的钢铁枪杆上耀眼地闪烁起来，这可疑的亮光引起了母雁的注意。

恐惧心超过了好奇心，它立即从水面起飞，向雁群飞去。

猎人懊恼得大声骂了一句，野禽又从他身边逃走了！那只母雁飞到了射程之外。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大隼从埋伏的地方冲了出来，朝母雁扑去。

只几秒钟的功夫，大隼就追上了它，像一阵旋风似的紧贴着它的脊背，盯牢了它。

母雁觉得自己好像被撕成两半了。大隼在它上面飞的时候，用利爪抓了它一把，大隼的后脚趾像尖刀一样划破了它背上的皮。

母雁又疼又怕，只觉得眼前发黑。它大张开翅膀，伸长脖子，向下面跌去。大隼掉转头，飞了回来，伸出全部利爪，想趁母雁还在空中的时候抓住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轰地一声震耳的枪响，霰弹噼噼啪啪地掉在水里，离鸟群不远。大隼一个腾身飞上云端，迅速消失在远方，母雁毫无生气地跌落在水里。

猎人后退着爬出隐蔽棚，他匆忙脱下长统靴、包脚布和长裤，只穿一件衬衫朝海边跑去。

冰凉的海水使他的两只脚感到灼痛，但是他全然不顾，急匆匆地在被母雁的血染红了的海水里，

向前走了几百步。

当猎人走到母雁跟前时，它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水里，整个脊背都浸在鲜血中。猎人拎着母雁的翅膀，把它拖到岸上，丢在高兴得欢天喜地叫个不停的小狗前面。

今天的狩猎就此结束了。正在冰块上休息的白额雁群，被枪声惊起，飞走了。

这会儿，在候鸟的迁飞大道上，这个雁群已经飞得很远了。

## 9

“好啦，小狗，你看着东西，我到树林里去捡点干树枝。”猎人向看家狗说，“刚才在水里，真把我冻僵了，点个火堆儿取取暖吧。”

猎人穿上长统靴，伸手去拿母雁，想把它放在小狗正在看守的猎枪旁。

这时，他一眼瞧见母雁的脚爪上有一只白晃晃的环。

“看，这只雁还带着记号呢！”他一面仔细看这个环，一面惊讶地说，“环上还有字母和数字。”

“真想不到!”他沉思了片刻，心慌意乱地瞅着小狗说，“现在怎么办? 村子里的人都会知道的，主人也要出来说话的。他会说你把我家里养的大雁打死了，他准让我赔偿损失! 不，等一等，这可不行! 我干脆把环取下来扔到海里吧，把这一切都在水里结束掉! 没有环了，它的主人就认不出来了，反正是一只野雁。去年秋天，我就在这儿岸边，在渔网里，捉到过这样一只白额雁。我在列宁格勒卖掉它的时候，人家给的价儿还真不低!”

猎人踌躇着。

“没什么可着急的!”终于他拿定了主意。

“先暖和暖和再说，到时候再想办法。”

猎人将母雁放在猎枪和背囊附近，叫小狗过去，再一次命令它好好地看守东西。

“喂，注意!”他走的时候，又加了一句，“不许你吃这只雁!”

小狗早已习惯了看守主人的东西，老老实实地在那堆东西前面坐下来。

从背囊里发出面包的香味、大雁发出野禽的气味，使它馋涎欲滴。但是，不管怎么好吃，它碰也不

能碰呀！必须耐着性子等主人回来，主人不会忘记喂它的，今天他心情很愉快，一定会丢给它一块美味的食物。

小狗预感到自己的耐心将得到奖赏，快活得眯缝起眼睛。

从放着东西的地方发出了沙沙的声音。小狗睁开眼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在离开它大约有 3 步远的地方，站着一只活的白额雁。

在那一瞬间，鸟和狗默默无声地互相打量着。后来，小狗“汪汪”地叫了一声，勇敢地朝母雁扑了过去。母雁为了自卫，用翅膀的弯曲部分照小狗身上猛击。这一下子打得太重了，而且动作适当，恰好打在动物最敏感的鼻子尖上，小看家狗连站都站不住了，摔倒在地上。

出乎意料之外的疼痛，使小狗丧失了知觉。母雁也因为用力过大，失去重心而跌倒，但是它立刻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向水里。

母雁被大隼抓破的那道伤口，并不是致命伤。可是，当看见有一个人沿海边走来时，它因流血过多非常衰弱，竟不能飞起，也不能潜入水中，除

了装死之外，没有其它好办法。野雁遇到危险，没有其它死里逃生的好办法时，就会装死。

狡猾的计策完全成功了。猎人以为母雁已死，暂时没有再去管它，母雁在沙地上稍躺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元气。

它用翅膀朝小狗鼻子尖猛打那一下子，使它重新获得了自由。

它跑到岸边扑进水中，很快就消失在茂密的芦苇丛里了。

猎人抱了满满一大抱枯树枝，回到隐蔽棚前。

小狗没有跑过来迎他。猎人用脚推了小狗一下，以为它睡着了。

小狗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忽然尖声尖气可怜巴巴地又叫了几声。

“怎么啦？”猎人觉得很奇怪，“疯了怎么着？”

他说着看了看自己的东西，发现白额雁不在猎枪旁了，附近的平坦沙滩上也找不到它。

“大雁哪儿去啦？”猎人厉声厉色地大声问小狗。

小狗只露出抱歉的神色，摇摇尾巴，用更悲凄

的声音叫着。

“啊呀，你这该死的家伙!”猎人喝道，“报丧似的叫什么？”

猎人嘴里这样嚷着，心里却一阵发毛，好像有蚂蚁从身上爬过去似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些最荒谬的想法：

“那不是普通的雁，还戴着环……一下子就不知去向了，狗还差一点送命……”

他急急忙忙地抓起猎枪和背囊，快步走向树林。小看家狗夹着尾巴，蹒跚地跟在他后面。躲在芦苇从里的母雁，看见敌人藏在树木后面了。

它听见从海上远远地传来了召唤的声音，那是它的公雁在叫自己。

叫声又重复了一遍，这回更近一些了。母雁想迎着公雁飞去，但是软弱无力的翅膀怎能把它抬到空中？它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痛苦与绝望的呻吟，它已经精疲力竭了。

由沙滩嘴那边传来了咯咯的问答，紧跟着公雁出现在海岸上空。它留在雁群后面了，为了要寻找失踪的伴侣，又一次响亮地叫起来，可是没有

得到回答。

它在芦苇上面绕了一大圈，一遍又一遍地召唤着，但始终没有得到回答。

它只好飞回大海，落在水上。找不到伴侣，它决不独自去追赶雁群。

## 10

一天一天地逝去，无数候鸟急火火地沿候鸟的迁飞大道赶路。大隼早已向北方飞去了，现在它也在候鸟的迁飞大道上。在这条大道上，永远不会找不到东西吃。

白额雁群已经抵达故乡。

雁群中少了一对雁。

就在这对掉队雁的沙滩嘴后的小海湾里，芦苇又绿了。最后一批冰块早已漂走，融化在海里。岸边长满了嫩绿的青草，树木也被轻飘飘的一团团翡翠色薄雾笼罩起来。

小海湾是供千千万万只候鸟休息的场所，小海湾就像大路边上的好客的小酒馆一样，疲劳的空中旅客可在这儿好好休息一阵，吃点儿东西提提精

神。

最后的天鹅群和大雁群正飞过这里，而野鸭很少出现在小海湾里了。现在，越来越常光顾海上小“酒馆”的是另外一些客人——长脚长嘴的鹬鸟。

它们在沿海岸的上空徐徐前进的时候，常常中止飞行，到这种食物丰富又安全的隐蔽处来停留片刻。

但它们从来不在小海湾里久留，这是有它们的道理的。

每天早晨，白尾巴大海鹫（jiù）常出现在此地的树林里。它偶尔极慢地挥动一下翅膀，安详地在小海湾上空里翱翔着，向海面飞去。

白尾巴大海鹫捕捉深水里的大鱼吃，它很少靠飞禽充饥。

但是，所有的海鸟都知道，倘若有谁没有及时发现海鹫的临近，海鹫也不会放过机会把它当早饭吞下。因此，只要白尾巴海鹫远远地一露面，海鸟们就赶快四散飞逃。

海鹫的巢筑在树林中，它捉到鱼飞回树林里，把鱼丢给正在巢里孵蛋的雌海鹫，自己就又到大

海上去捕鱼。它像这样沿着同一条路每天往返几次。每次只要它一出现，鹬鸟群就吓得忙不迭地离开小海湾。

破坏它们安宁休息的不仅这种白尾巴海鹫，常常还从芦苇丛里突然走出一只灰色的大鸟，它稀里哗啦地跳入水中，向岸边游来。

长嘴的鸟群被大鹫吓了一跳，惊魂还未定，此刻又慌忙从泥潭里飞起。空中撒满了它们那惊慌失措的哨声和叫嚣，但是过了一会儿，它们就认出那只模样可怕的大鸟，是性情温和的白额雁。它们不再害怕了，重又落到泥潭里，摇晃着支撑着身子的两条细长腿，跑来跑去。

公雁并不想用自己的模样吓唬那些鸟，只顾在小海湾的浅水里游来游去，它在这儿能找到不少好吃的食物。

吃饱了，它就回到芦苇丛里去。它的母雁在芦苇丛里养伤。就在母雁躲避猎人和猎人的小狗，藏到芦苇丛里去的那天傍晚，公雁在那儿找到了它。打那以后，公雁一直厮守着它。

像公雁和母雁这样两只大鸟，住在芦苇丛间是

很不安全的。但母雁的一只翅膀受了伤，还不能飞，它感到浑身无力。白尾巴海鹫在小海湾上空飞过的时候，它们随时可能被发现，忠实的公雁一直在与母雁分担这种危险。

后来终于有一天，母雁决定在公雁的陪伴下，离开藏身处，到小海湾的岸上去吃点儿草。

那一天，在那儿觅食的各种各样的鹬鸟特别多。

靠近岸边的泥泞地，被鹬鸟又细又直的脚趾印上了无数十字形足迹。

嘴像镰刀的高大的麻鹬，踩高跷似的在岸边草地上神气地走来走去。在水边黄色的沙滩上，颈上有一条黑领带的黄鸻（héng）鸟动作迅速地奔忙着，却一点儿也不易被人看出。红嘴、红脚、花身子的蛎鹬（lì yù）蹲在那儿小憩。体态轻盈的小鹬和黑肚皮的滨鹬，在薄薄的一层软泥上忙碌地跳来跳去，一刻不停地把嘴往泥里啄着，连前额都戳（chuō）在泥里了。

但是，公雁和母雁没在它们的那个小天地里停留很久。母雁刚吃饱，公雁就游到岸边来，轻轻地

咯咯叫着招呼，母雁跟在它后面游去。过了一会儿，它们俩登上岸，走完大海与树林之间的那段距离，隐没在树木后。

从那一天起，白额雁不再到小海湾里来了。

候鸟的海上大道的迁飞已接近尾声。

飞过的鹬鸟群越来越小，后来不再出现在岸边了。

最后，到小海湾里来的是秧鸡。

秧鸡不喜欢飞，而且它们也没有必要用翅膀起飞，使自己在空中遭受一些危险。它们善于迅速地奔跑和机警灵活地隐蔽。

它们的身子两侧扁扁的两只脚向后斜伸着。这使秧鸡能自由地在草茎之间钻来钻去，不挂住草茎。它们的个头跟鹌鹑（ān chún）一样大。

秧鸡在非洲过冬，要走很久它们才能从过冬的地方抵达芬兰湾。它们很晚才启程，在那一带过冬的鸟类早已出发了。野鸭、大雁和鹬鸟成群结队地从它们头上飞过，但是秧鸡一点儿也不着急。在它们的故乡，新草还没有长出来，在猛禽和猛兽的锐利目光下，它们无处躲藏。

等最后一批鹬鸟飞走后，秧鸡就在半夜里出发了。开始它们是徒步旅行。

秧鸡走了好几天，前面直布罗陀海峡的一片汪洋拦住了去路，但是这并没有把旅行家难住。在黑暗的掩护下，秧鸡急忙飞过水面，落在海峡那边的岸上，毫不耽搁地又继续赶路。

秧鸡走一条最直达的道路，回自己的故乡。这条路，只有秧鸡自己认识。

野鸭、天鹅、大雁、海鸥和潜鸟都在秧鸡的前面，沿候鸟的海上大道飞着。鹬鸟从来也不离开海岸的上空。

秧鸡却独自在地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一下翅膀。

秧鸡走得非常快。为了安全起见，秧鸡白天休息和寻食吃，夜晚在黑暗、草丛和灌木的掩护下赶路。

秧鸡跑到不久前母雁藏身的那个长满芦苇的小海湾时，已经是 5 月底了。

黑夜越来越短。

疲劳的徒步旅行家该考虑找个安全的地方休

息了。

在四通八达的海湾里，秧鸡无处隐蔽。它到森林后面的田野里去找休息的地方。

秧鸡经过曾两次捉住母雁的那个猎人居住的村庄近旁，向秋播地跑去，想找个冬小麦长得比较茂盛的地方。

意外地它们出现在秋播地当中一块空地上。这里的麦苗已经被一对白额雁踩倒和吃得乱七八糟了。两只雁没有注意到秧鸡的意外出现。它们立刻钻回草丛里去了，准备在那里面安排过夜。

几分钟后，秧鸡看见两只雁从田里起飞，越飞越高，向北方飞去了。

这正是那对公雁和母雁。

公雁把它的伴侣从小海湾里接到了这里来。最后几天，它们是在这儿度过的。

因为吃得好，母雁很快就恢复了元气，背和翅膀上的伤完全愈合了。

现在，这对情投意合的白额雁可以下决心结伴飞完剩下的那段路程，回它们的故乡去了。

# 结　尾

自从米沙与母雁分手后，过了半年，维切伯斯克城的街道上铺满了白雪。

米沙想起当放走母白额雁时，它是怎样地对待他们父子俩的，它前额上那个雪白的月牙、闪亮的眼睛和气势汹汹的戒备姿态都还历历在目。他忧心忡忡，惦念着“它能飞回故乡吗？”

从前室传来门铃声，米沙的父亲走出书房，去开大门。过了一会儿，他叫儿子到他的书房里去。

“你念念!”父亲说着，将刚收到的一封信递给米沙。

米沙撕开信封，打开折成4层的一张信纸，读道:

“鸟类学研究委员会，19□□年10月22日。

“我们刚得到一些关于你们所关心的那只母白额雁的消息。我们认为有义务——愉快的义务——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你们给这只母白额雁戴上的环的号码是：No. 109C。

“在离阿尔汉格尔斯克城50千米远的白海东岸

上，有一个普利布列涅村，那里的教师盛情地向我们报告了一些有趣的观察情况。

“今年夏初，这位教师带了一条猎狗在海边慢慢走着时，猎狗当着他的面从草丛里撵出一只秧鸡。这种鸟在那些地区非常罕见，从来没有遇到过。只见那只秧鸡刚刚飞到草上空，又马上钻回草丛里去。教师决定在猎狗的帮助下把它从草丛里撵出来，但是秧鸡还按它的老规矩用开步走的办法逃命。

“猎狗追踪了半天，也没有追上秧鸡，它把教师带到海边一座光秃秃的山岩前。这当口，一只苍鹰从山岩上一跃而起，朝猎狗扑了过来；猎狗一阵发慌，秧鸡就趁机逃走了。

“突然出现并疯狂地向猎狗进攻的苍鹰，使教师感到非常惊讶。他仔细查看了一下那座山岩，发现在离地只有 4 米高的地方有个鸟巢。他不敢走近鸟巢，因为看上去那只勇猛的猛禽，可能会用可怕的利爪抓人的脸。教师本来已经准备走开了，突然一眼看到自己的脚旁有一只母白额雁，正伏在巢里孵蛋。教师急忙脱下短上衣，扔过去把母白额雁

罩在上衣里。

“他就用这方法把母白额雁捉住，抱在怀里，平平安安地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

“教师发现母白额雁的脚上戴着一个环，就是您给它戴上的那个环。他记下了环的号码，然后把母白额雁放走了。

“后来教师常常到山岩边去，从远处观察那只母白额雁，直到它孵出了雏鸟又带着雏鸟离开山岩下，到附近的沼泽地上去了。

“科学家们曾屡次在苍鹰和大隼的鸟巢旁找到野雁的巢。在勇猛的鹰、隼的保护下，白额雁感觉安全，不致受到敌人的骚扰。

“不过，在野雁育雏期间，为什么这些凶恶的猛禽连碰也不去碰它们的轻信而无力自卫的邻居呢？从科学角度看，这始终还是个谜。

“不管怎样，您的母白额雁今年总算平安顺利地孵出了雏鸟。但愿有那么一天，它再一次被人捉住，那么捉住它的人将告诉我们它以后的命运。

代理主席……”

签名，米沙看不清楚。

# 鸽子的故事

## 我们家里怎样出现了鸽子

我们住在一幢两层的小楼房里。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露台，从露台上可以远眺东面、西面、南面和北面。

在我家附近，有一所七歪八斜老旧的小房子。小房子旁边有一所更小的小房子，外面钉着洋铁皮，涂着绿油漆。住在七歪八斜的小房子里的是萨沙大叔——制锌厂的钳工。住在绿色小不点小房子里的是他的鸽子。

萨沙大叔每天早晨去上工之前和每天晚上下工回来以后，都放他的鸽子到天空去飞翔。在这时候，找萨沙大叔说话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回答。当疲倦得一行字也写不出的时候，我就走到露台上去看萨沙大叔和他的鸽子。

我在童年时代养过鸽子，那时我在一个酷热的南方城市里卖凉水，用这个方法赚钱来买鸽子和

喂鸽子的饲料。从那时起，我一看见鸽子心里便觉得甜蜜蜜的。

有一天，一只年轻的翻头鸽飞出绿色的鸽房，落在我家露台上了。于是，萨沙大叔就惊慌失措地在我们家小花园里出现了。他说：

“劳您驾，把这只歪尾巴鸽子撵一下!”

我没能撵走“歪尾巴鸽子”。它已经从露台的门口走进屋里来，飞到我的书桌上了。我就把它捉住了。

我送还那只鸽子的时候，壮起胆子向萨沙大叔提出几个忠告，应该怎样训练和放鸽子。

听完我的忠告，他用手心拍拍膝盖，哈哈哈笑了一阵子之后，扯着大粗嗓门说：

“太不自量力了!”

我惶惑地问他：

“怎么？”

“我说不自量力，简直不像话!”

“你在说什么事呀？”

“你应该养鸽子!”

我想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道：

“可是我的妻子呢？”

“妻子怎么着？”萨沙大叔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妻子会说什么？”

这回轮到萨沙大叔思索了，他一直想到了晚上，结果总算给我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第二天，我向妻说：

“榴芭，我想买几只鸽子。”

妻拍了一下手说：

“邻居们会说什么呀？”

“邻居们会说我们家里养鸽子了。”

妻走出屋去了。

5 分钟后，她又走进来，说：

“卫生局要罚我们钱的。”

我说如果卫生局真想罚我们钱，那就只好储蓄一笔钱，来预备受罚。

妻把门一摔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了说：

“我们的邻居会不明白养鸽子有什么好处？”

但是，这问题我也早就想好了如何来应付了：

“告诉我们的邻居，废物摊高价收买鸽子毛。”

我们夫妻俩吵了两天嘴。各种紧要问题，我们在大女儿奥丽加和她的舅舅——在我家做客的一位司机的帮助下解决了。

第三天，我决定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这是萨沙大叔想出来的。向小女儿列娜求援了，我跟她说：

“小列娜，走，咱们到萨沙大叔家去玩玩。”

于是，我们就到这位邻居家去了。

小列娜看到鸽子喜欢极了，她拍着小手嚷道：

“多好看的小鸽子呀！我要小鸽子！”

“决定了，”我对小列娜说，“走，咱们买鸽子去。”

回家后，我把小舅子米海依勒领到一边去，大声说：

“好像你想参观一下这个城，是不是？走吧！”

于是，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到鸽子市去了。

回来后，妻看到我们得意洋洋地从口袋里掏出来 5 对鸽子，可真忍不住了，她说：

“这是小孩子干的事儿！”

我听见这句话就跟小列娜说：

“小列娜，小女儿，你叫我买什么来着？”

“小鸽子。”

“你瞧，”我向妻说，“你和她谈吧。”

我把小列娜和她妈妈留在那里，自己和米海依勒去下象棋了。

我不可饶恕地把“女王”输给米海依勒，他又好心地把它还给我，接着我又把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棋子输给了他。之后我们就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

小列娜把一只白鸽子用襁褓包了起来，正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给她新收养的小女儿唱歌听呢；妻在缝补东西。

“小女儿，我们给你盖一所顶好的小房子，”小列娜唱着，“你会在我们这里长成一只大鸽子。”

“这孩子真有远见，”我怀着作父亲的过分的自豪感说，“可是她怎么知道鸽子需要鸽房呢？”

今年春天，米海依勒的头胎儿子出世了。我这位小舅子根据这个，认为自己是个十分英明的父亲。米海依勒望了他姐姐一眼，然后厉声厉色地向我说：

“别叫孩子受委屈了，看见了没有，小列娜想要

一所鸽房，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做。”

于是，我们就着手工作。

我家储藏室里有几只三合板木箱，我们把那些木箱里盛着的破烂都扔了出去，把木箱拿到二层楼上去。随后，我们又从储藏室里取出几个旧窗户框、窗子上的铁窗纱和带三合板座位的破椅子。

我们把三只木箱一只摞在一只上面，结结实实地用铁丝绑紧了，用钉子钉牢；用三合板座位做了几个窝；把窗框和窗纱也安上了，做成了从下向上开的门。

我们做完这个工作，就把这一大套笨重的设备搬到露台上去，把鸽子安置在一个个窝里，然后召开了一个“军事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由小列娜、米海依勒和我三人组成的。

“你认为怎么样，鸽子对新地方已经习惯了没有？”米海依勒问。

我坚信地点了点头，说：

“它们已经习惯了。”

开完会，我们就把鸽子从窝里掏出来，放到空

中去。5 对鸽子都飞到天上去了，东一只西一只，一会儿都没有影儿了。

在最后一刹那，出现在自家门口的萨沙大叔，放出了他的鸽子，希望能把我们那群鸽子里的随便哪一只引回来。但是，晚上那些鸽子各自飞回它们的老鸽房去了。

“你猜怎么着? ”3 个钟头以后，米海依勒对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得买一件衬衫。”

他坐马车走了，过了一个钟头才回来，他从一个口袋里倒出 10 只新鸽子。

“总不能把鸽房卖掉呀。”米海依勒机灵地说。

这样，鸽子就在二层楼的露台上住下了。

## 第 145 号信鸽

在萨沙大叔吵吵嚷嚷地抗议下，我花 200 卢布买了这只鸽子。

钳工用全鸽市都听得见的声音激愤地喊道:

“我问你，你有脑袋没有? !”

我耸耸肩膀，问他:

“怎么，这只鸽子不值这些钱吗? ”

“怎么不值！300 卢布它都值！”

“那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吵什么？”

“问题是呀，”萨沙大叔已差不多是心平气和地说，“它要逃走的，我认识这个骗子手。”

“骗子手”是只油亮亮的蓝色老传信鸽，连离我们城很远的地方的人都知道。它的一只脚上套着一个铝环，上面刻着“苏联——145 号”。

我把传信鸽带回家去，连拴也不拴，就塞进鸽房里了。我想看看它的行为怎么样。

这只老鸽子飞到一个空窝里去，往角落里一钻，就不动弹了。

“我说呀，”萨沙大叔说，“你不如索性把它的毛揪去了吧，这个骗子手拴上都会逃走的。”

于是，萨沙大叔也不等我同意，就把传信鸽从鸽房里掏出来，拔掉了它翅膀上的长羽毛。

“行了，”老钳工满意地说，“现在，起码它逃不走了。我还没听说过鸽子有步行回家的……”

那时是春天，正是每只鸽子为自己找对象，然后做窝，孵小鸽子的时令。没有一只多余的同种母鸽子来给 145 号传信鸽配对，所以我介绍了一只翅

膀上有红色圈圈的小白母鸽给它做朋友。

好像 145 号把它的老家忘了，不管怎么样，它开始向它的女朋友献殷勤了。过了不久，那只小母鸽也开始向它鞠躬，接受它的温存。

又过了一些时候，翅膀上有红圈圈的小白母鸽下了几个蛋。18 天后，从蛋里孵出几只小极了小极了的小鸽子。

我甭提有多得意了，一碰到萨沙大叔，我就把他拖到鸽子窝跟前去，指给他看成长中的小鸽子。

“你再表演一下，你在鸽市上怎么大吵大嚷来着……”

又过了一些日子，老传信鸽翅膀上的长羽毛长出来了，它已经在我家的房上绕圈子飞了。于是，我便常常出城去，到附近的村庄里去放它。萨沙大叔的脸算是丢尽了。

等到小鸽子长大了一些，而且生出了羽毛时，我把小女儿叫过来，对她说：

“孩子，我们给它们起什么名字？”

小列娜把我的问题当做耳边风，反而问我：

“应该喂它们吃碎麦片还是喂别的东西？”



小猫瓦西卡

“它们的爸爸妈妈自己会喂它们的，我说孩子，我们给它们起什么名字？”

小列娜问我：

“它们是不是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

“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

“那就叫它们巴莎和玛莎吧。”

“好的，”我向小列娜说，“从现在起，它们就是巴莎和玛莎了。”

蓝鸽子有耐性地悉心地哺育它的小鸽子。它一天喂它们好几次，把它们身上的小稻草秆和各种壳皮弄下去。它和翅膀上有红圈圈的小白母鸽子一起，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

6 月 29 日，小鸽子第一次开始自己啄谷粒吃；30 日，第 145 号传信鸽一直地升到空中去，连圈子也没在房上绕一个，就向东飞去了，它的老鸽房就在那边。

马上萨沙大叔就到我的露台上来了，他微笑着问我：

“要我表演一下，我怎样在鸽市上大吵大嚷吗？”

巴莎和玛莎不是一天一天地见长，是一小时一

小时地见长！它们的父母遗传给它们很多特性，它们的羽毛是红红的蓝蓝的；嘴很大，嘴角有一个凸包；脚是光溜溜的。它们的身形像父亲，高高的挺匀称，胸脯很宽。

7 月 16 日，鸽子妈妈第一次放孩子们到空中去飞。它们很滑稽地张开翅膀想滑翔，它们落到屋顶上来时，犯了一些错误，飞过了指定着陆的地方；要回到鸽房里去以前，在屋顶上待了很久，直晃脑袋。

7 月 27 日，第 145 号传信鸽飞回来了。它在房屋周围绕起了圈子，马上翅膀上有红圈圈的小白母鸽子就升到空中去了，小鸽子也扑着翅膀跟在它们后面飞去。父亲把它们接走了。

但是过了 4 天，巴莎和玛莎又回来了。它们已经成年了，想在它们诞生的地方过独立生活。

## 天鹅和切查

天鹅是一只白鸽子的名字，它有一个神情骄傲的小圆脑袋，低垂的翅膀和像扇子似的宽尾巴。

切查是一只会唱歌的小鸟的名字。它身上的羽毛是灰色的，头上的羽毛是红色的，有一双细长的

眼睛。

这两只种类不同，外表也完全不相像的鸟儿，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温存的友谊。

我还是按次序把全部情况讲讲吧。

切查，我是在 12 月从一个卖黄莺、五色鶸和红雀的男孩子那里买来的，除了切查以外，我还买了两只同样的小鸟。我本来不想买红雀，但是那个男孩子一个劲儿诚心诚意地夸奖小鸟儿的优点，使我觉得要是不买，那简直是件不礼貌的事了。

男孩子把小鸟递给我说：

“你买了是不会后悔的，它们的歌声像小溪在奔流一样。”

同时，我也不得不买一只笼子。

小列娜看见小鸟高兴得不得了。不过过了不久，我和我的女儿都感到了一种不满和压抑，小鸟连一点儿喜悦也没给我们带来。它们有点儿什么和鸽子完全不一样。

“可怜的小鸟呀，”小列娜说，“它们不愿意蹲监狱。”

对啊，我怎么没早想到这件事！鸽子是自由的

鸟，它升到蔚蓝的天空里去，愿意往哪儿飞就可以往哪儿飞，可它还是回到自己的窝里来，回到人这里来。可是这些红雀呢是不自由的，现在它们整个的生活天地，就是笼子里的这一小块地方。在笼子里，它们连翅膀也用不着，可是没有翅膀它们还算什么鸟儿呢？！

在放着鸟笼的厨房里，还有一只木箱，里面装着鸽子。天鹅和自己的女伴曙光在这里孵小鸽子。曙光提前下了蛋，所以不得不把它和公鸽天鹅一起从露台上搬到厨房里去，免得把未来的小鸽子冻死。

天鹅老是斜眼看红雀，走到笼子跟前去，仔细地打量那些小鸟，研究这里有没有什么危险物品呀？

鸽子在孵蛋和哺育小鸽子的时候，对一切陌生东西都很怀疑，很容易发火和打架。

除夕到了。小列娜大清早就兴高采烈地在笼子旁边走来走去，每隔 5 分钟就问我一遍，还得过多少时候才到 12 点？好几天以前，我就和女儿商量好了，12 月 31 日 12 点钟把小鸟放出笼。

好容易时钟敲了 12 下，我郑重其事地把红雀交

给两个女儿，我们三人便走到露台上去了。

“一、二、三!”于是小鸟快活地叫着向空中飞去了。但是过了一秒钟，我就开始觉得红雀一面飞，一面在发抖。

小列娜也觉得是这样，她马上难过起来，打量着自己的毡靴的尖说。

“爸爸，红雀会冻死的，厨房里多暖和呀。”

“孩子，没关系，”我想法子安慰小列娜说，“红雀是自由的鸟，它们很快就能对寒冷习惯的，那时它们就觉得和你待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舒服了。”

这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在忙着过年，因此过了一会儿我们就把那只小鸟给忘了。4 个钟头以后，邮递员来按门铃。我刚在一份电报收据上签完字，忽然一只红头的灰色小鸟大声尖叫着飞进了外屋。红雀溜到厨房里去，落在木箱上，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啄起小米来了。

“我的切查回来了!”小列娜看见小鸟大嚷起来，马上跑去往小碟子里倒水。

客人们，主要是小孩子们，开始闹闹哄哄地讨论这件稀罕事儿。

“你们只要想想看”，大女儿的女朋友嘉良从心底感觉到奇怪，“不啊，你们只要想想看！切查绕房子飞了一圈，飞进大门，飞上二层楼，一点儿也不错地找到自己家的门。不啊，你们只要想想看！”

我的大女儿反驳说：

“这一点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小鸟暖和惯了，它飞进大门，偶然飞进了我们家的门，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料，当时在我们家里的所有的小孩子都立刻嚷了起来：

“才不是呢，才不是呢！切查飞进穿堂，等我们给它把门打开，它想回家！”

晚上，红雀飞到新年枞树上去，快乐地啁啁喳喳地叫起来。

第二天，小鸟飞到厨房里去，落在天鹅和曙光孵小鸽子的木箱里。天鹅立刻胀粗了脖子，把尾巴张作扇形，气势汹汹地冲着切查走过去。

小鸟连地方也没有动，它把头一歪从眼角里观察鸽子的行动。

这挫伤了天鹅的锐气，要知道连扫烟囱工人

或者雪风那些强壮的鸽子都不敢到它的窝里来，可是现在这么一只一丁点儿大的小鸟怎么竟敢钻进木箱，而且还仿佛在嘲笑地等待着结果呢？！

因此，鸽子没有把这位不速之客撵走，而是站在小鸟的面前定睛地瞅着它。

切查也目不转睛地看天鹅。它啄起一个谷粒，又啄起一个，然后愉快地啾啾叫了一声，便飞走了。

第二次是当天鹅伏在蛋上的时候，切查又飞到木箱里去了。这时曙光正在梳理羽毛，它很快地跳到小歌手跟前使劲用嘴撞了它一下。切查没想到会受袭击，飞到角落里去，拼命地叫了起来。

天鹅在蛋上面不安地转动了起来，它掀起一点儿身子，恫吓地咕咕叫了起来。曙光怕蛋凉了，急忙赶过去代替天鹅。天鹅慢慢吞吞地向木箱角里走去，切查竖起了羽毛，变得像个插着许多针的毛线球。

但是，天鹅根本就没打算欺负切查，像上次一样，走到小鸟跟前，它定睛地瞅着。

切查放心了。它从小碟子里喝了点儿水，在木箱上蹦跳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向天鹅走去。

鸽子挺有礼貌地理了理红雀背上的羽毛。小鸟待在那里不走了。

曙光却忐忑不安起来，也许它看到天鹅向别的小鸟献殷勤，心里很不愉快吧？再不然就是它在为自己未来的孩子们担心，怕这个奇怪的小家伙会欺侮它们？反正曙光撂下蛋，涨粗了脖子，向切查走来了。

天鹅也涨粗了脖子，严肃地望了望它的母鸽子。但是，曙光一点儿也没把这警告放在心里，它继续朝切查走去。

天鹅拦住了曙光的路，可是曙光从天鹅身旁绕了过去，把头往后一仰，想撞切查一下。这个当口，天鹅忽然用翅膀像闪电般地把曙光使劲推了一把。于是，母鸽子就出其不意地跌到木箱那一头去了。

从那一天起，切查就开始毫无顾虑地到天鹅和曙光的木箱里去。曙光装出没看见这只行动敏捷的小鸟的样子；天鹅却相反很高兴，总是走到切查跟前，把两脚一缩，就在它身边躺下。

切查病了，大概是喝墨水喝坏的，它的小尖嘴从黄色变成了紫色的。这一天，它浑身无力，羽毛乱

蓬蓬的，很费劲地飞到鸽子的木箱里去，竖起羽毛待在一个角落里不动了。

天鹅马上走到它身旁去，用嘴轻轻地推推小鸟。切查没动地方。

于是，天鹅绕小鸟走了一圈，站了一会儿，便在它旁边躺下。天鹅紧紧地挨着切查，闭上了眼睛。天鹅就这样躺在它身边，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它，直到轮到自己孵蛋的时候才离开。

天鹅替换曙光伏在蛋上以后，咕咕地叫了起来。于是，还没忘记曙光的背信行为的切查就蹦跳到天鹅那里去了，很吃力地跳进窝里去，和天鹅并排躺下。

切查病好以后，对天鹅更难离难舍了。现在，它不仅常常飞到鸽子家里去做客，而且还留在木箱里过夜。

后来，鸽子蛋孵出了小鸽子。鸽子爸爸和鸽子妈妈整天忙它们的孩子们。于是切查悲伤起来了，千方百计地想使天鹅恢复对它的感情，但是天鹅这些日子太忙，把切查忘了。

不过，等到小鸽子长大一些时，天鹅又开始和

小鸟交好，用自己的关怀来溺爱它。因为小鸽子的个头已经长得很大了，这只小鸟儿却还是这么娇小玲珑，所以强大有力的天鹅帮助它保护它，不叫它遇到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天鹅和切查甚至在一起唱歌。天鹅开始柔声柔调地咕咕叫，好像在低吟似的；切查望着它的朋友，从它娇小的喉咙里倾泻出银色溪水般的尖细的歌声。

它们就这样在我家里生活着，一只大白鸽子和一只眼睛像水银滴一样灵活的小鸣鸟心心相印地生活着。

它们又和睦又快乐地生活着。

它们生活得很好。

## 巴莎和玛莎

你们记得关于第 145 号传信鸽和它的孩子们的故事吗? 你们还记得巴莎和玛莎回家来了的事吗?

从那时以后，这兄妹俩长大了许多，变成了两只美丽的雄壮的鸽子。它们成天蹲在鸽房顶上，梳理自己的红蓝色羽毛。

应该说鸽子是非常爱清洁的鸟，有时候它们整小时地理自己的羽毛，连梳带抚地从羽毛里弄掉尘埃，或者啄掉粘在脚上的泥土。

巴莎和玛莎是两只有洁癖的鸽子。修饰和梳理羽毛，它们一点儿也不吝惜用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小列娜每天一早上都撒娇耍脾气，不肯梳她的细软的淡黄色头发。在这种时候，我就把她领到鸽子跟前去，问她：

“女儿，玛莎在做什么呢？”

小列娜不去看鸽子，而是不好意思地望着天空说：

“看，天上有一小片云彩……”

“不啊，女儿，”我不让步，“你说呀，玛莎在做什么？”

“爸爸！”小列娜生气了，“我还没梳头呢！你怎么老问我，老问我……”

仲夏时分鸽子开始过流浪生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总是在房子上面很好地绕圈子的巴莎和玛莎，突然飞到旁边去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一对巧克力色的年轻鸽子也飞走了，接着带斑点的鸽子、

红鸽子、蓝鸽子都失踪了。

一小时后，巴莎和玛莎在头顶上尖叫了一阵，飞了一圈就又落在鸽房上了，别的鸽子也跟着回来了。

几个男孩子马上出现在露台下，说开了俏皮话：

“你大概派它们去办事吧？是不是？”

我懒得向孩子们解释，本来可以跟他们说明，年轻的鸽子总是这样。它们感觉到翅膀真正有劲了，于是就想显示显示自己，也想看看别的鸽子怎样。

“对，对，孩子们，我是派它们去办事来着。它们是飞去找看院子的人，看院子的人顶不喜欢小孩子在窗户底下吵吵嚷嚷。”

“解缆，返航！”那一群小孩的总头目巴稀卡·基姆下令。

孩子们改用航海的语言来说话，这事不是偶然的。

在我家露台出现鸽房的那一天之后，我得到机会到北极圈外去了一趟。我在北冰洋航行了许多

天，在那里的岛屿上住了些日子。归来后，心灵眼疾的男孩子们立刻发现我穿着一件水手的汗衫，所以从那以后他们就用这种地道的航海语言来和我谈话了。这种语言连诺维科夫·普利波依[注]的作品里的主人公们听了都会羡慕哩。

那些男孩子使我非常苦恼，他们时常到我家露台底下来，要求我给他们解释各种航海术语和口令。在个什么地方的板棚里，孩子们开了一个“见习水手学校”，他们在那里学习打航海的绳扣和擦甲板，哪一个水手不会做这个呀？！

现在他们就是往那个板棚里奔去了。一面跑一面挥舞胳膊，像公鸡似的叫着，显然他们是在讥讽我的鸽子。

一来二去可把我惹火了，等到一个身穿涂着蓝道儿的白色背心的小孩出现在我的露台下面，并且像乌鸦似的哇哇叫起来的时候，我说：

“我说呀，见习水手，往炉子里添点煤，开足马

[注] 苏联作家，曾做过水手，参加过“日俄战争”。他的作品主要是描写水手们的生活，曾获 1941 年斯大林奖金。

力回家去吧！别管下不下雨，命令队员们把鸽子拿到这里来，限你们 10 分钟以后在这儿集合！”

过了一刻钟，男孩子们在我的露台下面投下了锚。

等到孩子们安静下来，抬起头的时候，我说：

“喂，你们呀，海狼们！我的鸽子可不比你们的差，我要向你们证明一下！”

发出了一阵表示高兴的号叫声和戏谑的笑声。

“好啊！”孩子们嚷道，“我们来争一下高低！”

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我下楼走到“最下甲板”上去，他们管露台下面的那块空场子叫“最下甲板”。于是，我们协商着定好了竞赛的条件。

老实说，并不能太算是协商着定的，而是孩子们提出的一些条件我接受了。

条件是这样的。

等雨下大一些，等它也许会变成倾盆大雨的时候，我们再从城市离家顶远的一头把鸽子放掉，每一个人放一对鸽子。

在这么浓的雾里，看不清任何地区的标志，鸽子只能靠自己“对家的感觉”来飞。谁的一对鸽子，

必得是一对，先飞回家准就算赢了！其他人都得把自己的鸽子送给得胜的人——大家在露台前集合，交出输掉的鸽子。

我很郑重地探他们的口气：

“万一我赢了呢？”

孩子们打心坎里笑了起来。

我们在最末一个电车站下了电车。

我的小手提包里装的是巴莎和玛莎。

下着瓢泼大雨，简直没有指望鸽子能在这种天气里飞回家，可是我们谁也不肯示弱，所以只好执行决议。

我们把 12 对鸽子放到空中去了，说“空中”未免不太正确，我们是把它们抛到澎湃冲击的水流里去了。在那些水流之间，只有很薄的一层空气在奔流。

大约有十几只鸽子立刻飞到房顶上去了，它们钻到烟囱后面或去顶楼里找地方避骤雨，只有五六只鸽子飞上了天空。

一只有白翅膀的黑鸽子，眼看要飞上去了，但是被雨水一冲击，就往下扑去，落在一座楼层的窗台上。



“刘式卡，你的鸽子可不中用，”阿尔嘉沙笑着说，“它忍受不了大海上的天气！瞧！我的鸽子可在划翅膀哪！”

阿尔嘉沙的鸽子真的在“划”翅膀，它慢慢地往前飞，想冲过水流，飞到城南面，飞回家去。

在飞了上去的鸽子里面有巴莎和玛莎，我不免抱着点儿轻蔑的心情瞧了孩子们一眼。

那时，一个顶小的孩子昂起头，把两手往裤子口袋里一插，嘻嘻笑着问我：

“我们等着瞧吧！也许你的鸽子会落在什么地方，根本回不去了呢。可是，我们的也许在这儿待一会儿，就飞回去了。”

这句话是很难反驳的。

我一回家就去看鸽房，巴莎和玛莎没在那里。

孩子们没有回家去，他们轮流在我的露台下守望，免得鸽子回来的时候看不见。大家都盯着往北面看，鸽子就应该从那里出现。

鸽子连影儿也不见。

于是，那个小男孩又跑到前面来说：

“你的鸽子也没回来呀，这么说你的鸽子也不

比我们的强。”

这已经是退却了，曾经高傲地把我的鸽子叫做“母鸡”和“流浪汉”的孩子们，现在把它们和他们自己的“无价之宝”的鸽子也相提并论起来了。

不过我还不肯接受白旗，我说：

“见习水手们，我们等等吧，好像有一只飞回来了。”

可是什么也没飞回来。雾越降越低，用灰蓝色的缕缕蒸汽把我们这一区整个笼罩了起来，雨根本就没有要停的意思。

男孩子们比我先看见了鸽子飞来。它仿佛从雾里跌出来似的十分费力地挥着翅膀，给自己开辟着道路。在离我家大约 100 米远的地方，鸽子突地往下降了，孩子们一声也不响。

巴莎摔在鸽房顶上，它两脚一缩，闭起了眼睛。它累得要死，水从它身上往下淌，羽毛湿成一撮一撮的，真像一只可怜的小落汤鸡。不过，说实话在这个当儿，我觉得它是美极了！

玛莎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说呀，老海狼们，”我说，“如果你们的鸽子

在半夜里飞回来的话，我允许你们立刻把它们给我送来。”

于是，我露出胜利者的神情离开了露台。

第二天。孩子们往我家送了一天鸽子，一共送来了 19 只鸽子，有 3 只鸽子在半路上走失了。

晚上，我派一个孩子去把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叫来。我向他们说：

“孩子们！我没有东西用来喂你们的鸽子，我没贮藏那么多小麦来养活那么多的消费者，买吧又没那么多的钱，你们把它们拿回去吧。”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了，于是从我的舌头上蹦出去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差点儿把整个事情都搞糟了。

“孩子们，到底是谁的鸽子好哇？”

因为胜利者的空前的义举使“老海狼们”深为感动，所以他们不假思索地扯开喉咙喊道：

“叔叔，巴莎和玛莎好！”

## 在北极圈外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夜晚呀！我这辈子好像什么

样的夜晚都度过，但是像这一次的夜晚，老实说我可还没有看见过哩。

我从一个半岛上向大陆内地走去，几乎不相信自己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风咆哮着，号叫着，雪抽打着我的脸，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北冰洋的水冲击着悬崖。

在整个半岛的大石头高原上，连一块没有暴风雪横行霸道的小地方都找不到。

那是北极的夜，风和雪是沿岸峭壁上的主人，最好不要和这种主人去打交道！

这种时候是不应该在这一带走路的，可是没有办法，命令毕竟是命令，要执行的，所以我就去了。边防军人们给了我一双滑雪板，但是滑了几百米，我就把它们脱掉了，穿着滑雪板不大容易感觉出道路。

我闭着两眼走，反正什么也看不见！一路用滑雪棍敲着地，尽力想法不叫自己离开土地坚硬的道路。

我得走大约 15 千米，我不停地走着走着。后来，脑子里就胡思乱想起来了，我想起了一些游客

的情况，他们围着出发的地点一连绕了好几昼夜，最后累得精疲力尽，在离家 10 千米的地方冻死在雪地里。

在动身以前，朋友们劝我“听浪声”，所以我一边走，一边倾听海浪击岸的怒吼声，直听得两只耳朵都疼起来了。

我走了 5 个多钟头以后，困得不行了，真想躺在雪地上休息一下。这个征候可太不好了！

这时，我忽然看见一小团火光！大概我已经累得昏昏沉沉的了，所以看到这个救命的奇迹，都没有觉得奇怪。

好半天也没人给我开门，也许小房子里的主人以为是风把窗户撞响的吧。

……一个老头儿坐在床边的凳子上凝视着我，我就是被他的目光看醒的。这是个一下子就引起别人注意的怪有意思的人。他的软软的白头发从高高的前额向后脑披过去，稍微褪了一点儿颜色的灰色眼睛炯炯地瞧着前面，好像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似的。

“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问道，得到回答以

后，他就报了自己的姓名。

我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的姓名，许多年来他在这里研究北极光，在沿岸一带收集矿物、显花植物和苔藓，他是科学界的功臣。

这一次会面叫我高兴极了，可是马上又有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刺痛了我的心。

我问他：

“对不起，您很久以前就搬到岸上来住了吗？”

房主人耸耸肩膀，转过身去看着他的妻子。

这时，我才看见有一位白头发小老太太默默地坐在一把轻巧的藤椅子上。

“我们哪儿也没搬呀。”于是，老太太又说出了他们的小房子所在的地区的名字。

我终于弄明白躲过了什么灾难，看来我出发不多一会儿就迷了路，走到一边去了。周围什么都在咆哮和号叫，还有什么“海浪声”呀！要是我在路上没看见这所小房子的灯火，那我可真要倒霉了！好家伙，那可真要倒霉了！

喝茶的时候，科学家按照说话的节拍把小匙敲得丁当做响，讲了这个早在11世纪初叶就有诺夫

戈罗德人居住的严寒地区的情况，还讲了斯徒乔诺叶海的情况，这一带地区的山岳与河流的情况，北极光的情况。房子的两位主人很高兴新来了个人，他们喜形于色地叙述沿海一带以前的情况、那里的大自然和财富。关于他们自己差不多什么也没讲。

“您知道吗？”房主人一面从小碟子里啜着茶，一面说，“从前有人向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总督德·特拉维尔谢侯爵要求过在穆尔曼创设渔业、航海和打猎公司，您猜这个糊涂虫大官回答什么？他说：‘只有两只公鸡、三只母鸡能在那里生活……”副省长萨福罗诺夫的意见和那个没远见的外国人完全一样，这个国产的半瓶醋认为在穆尔曼连鸡也不能养的。”

“不用去管他们，”科学家的妻子说，“他们俩，一个人是不了解我国的人民，一个人是不相信我国的人民。谢略仁卡[注]，这些首长是些废物。”

快喝完茶的时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我听到

[注] 谢略仁卡是科学家的名字的爱称。

了鸽子的咕咕声。这是不容易听错的，公鸽在向母鸽献殷勤，母鸽用短短的几乎像是母鸡叫的咯咯声答复它。当鸽子抱窝的时候，公鸽和母鸽就是像这样谈话的。

我惊讶地望望教授，他察觉到我这目光，便挺神秘地望着他的妻子，爽朗地笑了起来。

“奇怪了吗？”房主人问道，“在小说里，科学家的家里总是应该有猛犸的巨牙、装着矿石或者什么别的这一类东西的口袋，可是我呢年轻人，”他又很神秘地看看他的妻子，“养鸽子。”

接着，他搓着手提议道：

“您想看看吗？”

那还用说，我简直要瞪大眼睛瞧瞧我亲爱的鸽子！在北极圈外，人们只根据传说知道有鸽子的呀！

在旁边一间小屋里，有一只没盖儿的三合板箱子，箱子里有两对鸽子。箱子中间有一块厚纸扳，把它隔成两半。

“喏，”教授把灯捻弄大了一些，说，“蓝色传信鸽，从列宁格勒带来的，年轻人知道传信鸽是什么吗？”

“等一下，”我笑着拿起一只鸽子放在手心上，“等一下，对的，明白了，这是只母鸽子。它一岁半，不是纯种的传信鸽，显然它的父亲或母亲是白色的或黄色的普通鸽子。要我讲讲根据什么特征认出来的吗？”

“菲尼奇卡[注一]”教授惊讶地说，“我开始喜欢这个青年了。”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在三合板木箱旁边坐下，彼此讲起鸽子的各种故事来了。我讲了小鹰的故事、吉六哈的故事、在我的肩上躲过了鹰的迫害的母鸽雾晨的故事和在黑夜里找到了家的带蝴蝶花的小姑娘的故事。后来，我问教授：

“谢尔盖·罗曼内奇[注二]，您的鸽子在北极夜里做什么呢？”

这不是个不该问的问题，问题在于北极夜根本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日日夜夜是一片黑暗，一连两个月天上没有太阳。但是太阳的临近，特别是

[注一] 菲尼奇卡是教授的妻子的名字。

[注二] 谢尔盖·罗曼内奇是教授的名字和父名。

在这个时期的末尾，却越来越叫人明白地看得出来了。起初这像俄罗斯中部的黄昏，随之像列宁格勒的白夜，最后夜变得差不多像是白天了，不过是那种不大叫人舒服的阴天，接着太阳就每天在天空出现几分钟。

等到“光的隙间”一出现，教授立刻就把他的鸽子放到空中去，以后逐渐地加长“游逛”的时间，其余的时候鸽子都在家里待着。

“我决定尽可能好好地利用一下北极夜，”教授说，“让鸽子在这个期间下蛋和孵小鸽子吧，那样到了夏天，一连两个月是北极白昼的时候，它们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来闲逛和玩耍了……”

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这一对老人把屋子烧得挺暖和，叫屋子里的温度保持鸽子平常下蛋时期的温度，于是两只母鸽子就下蛋了，一点儿也没想到在这所小房子的窗外是严冬与黑夜。

“等到天气暖和了，”教授目光闪闪地说，“大学生们、地质学家们将从大陆上到我这里来，我们去溜海岸，那时小鸽子就要为我服务了。你知道从前是什么情形呀？我一出门就一两个星期没消息，

菲尼奇卡简直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消磨时间多不容易呀，而且还替我耽心！唉，万一丈夫被熊吃了怎么办？现在可不会这样了，我出门过了一个星期，立刻从筐子里拿出一只传信鸽，往它脚上系一张字条，‘菲尼奇卡！沿海岸一带没有熊，我活着哪，身体很健康。’然后把它往空中一放，跟它说‘飞吧，小兄弟！”因为我妻子在小房子里等我问候她，就像黄莺等待夏天一样，好像在纪念册里就是这么写的，对吗？”

教授坦率的玩笑逗得我们愉快地笑了一阵子。不过，我明白在这个玩笑的后面，隐藏着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的严肃感情。

又谈了些家庭和孩子们的事情，交换了地址，我就走出那所小房子的门，走进了呼啸着的黑夜。心中带走了这些善良而可爱的人辐射出来的温暖。

再见吧，谢尔盖·罗曼内奇和菲多茜雅·巴甫洛芙娜[注]！再见吧，鸽子！

[注]　菲多茜雅·巴甫洛芙娜是教授夫人的全名和父名。

## 羽毛的奇事

说老实话，我的见习水手们尽要求些做办不到的事！每天都得给他们讲个关于鸽子的新故事，可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故事来讲呢?

好吧，要是我在脑子里好好挖挖，也许还能想起点儿什么来。

可是，到底讲什么好呢？巴莎的事儿也讲过了，小鹰的事儿也讲过了，带蝴蝶结的小姑娘的事儿也讲过了。

我正想呀，想呀……

门铃响了一声。

唉，当然是我的海狼们来了！唔，还有一个新手和他们在一起，好哇，令天我可得把他好好收拾一下！

我故意拖延时间，跟新来的小孩交朋友，你是谁呀？从哪儿来的？叫维奇卡·高连杜辛，好极啦！在八年级念书？好极啦！5对鸽子，太好啦！来听我讲？太……这……可是不太好，我没有什么可讲的呀。

新来的有点儿紧张，第一次做客总是不太自在的。他把衬衫上的拉链拉开又拉上，拉上又拉开。

这时，我脑海里忽然涌出了一条妙计！

“听着啊，见习水手们，从前世界上有一只鸽子，名字叫齐莫哈。它的父母是很体面的鸽子，它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过的也都是它们应该过的生活，做它们应该做的事。可是，齐莫哈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傻瓜和懒汉。

“鸽子都是飞一会儿，落在鸽房上，马上就收拾自己的羽毛，把羽毛弄干净，抚光滑。只有齐莫哈什么也不干，躺在铁房盖上晒太阳，

“鸽子争吵一会儿，打一会儿架，把羽毛打乱了，又得用一小时，有时甚至两小时的工夫，把羽毛弄光滑，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有齐莫哈什么也不干，游手好闲。

“结果呀，不知是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很短时间，齐莫哈就变得不像鸽子而像只刺猬了。羽毛向四面翘着，羽毛上的翈也破了，绒毛都结成了团

儿[注]。

“有一天，鸽子蹲在房顶上晒太阳，有几只老鸽子用它们的鸽子国语言向齐莫哈说：

“‘小伙子，你可得小心点，不要遇到什么灾难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灾难会来临的。’

“齐莫哈一点也不听老鸽子话，它说：

“‘我有劲，我有这一对翅膀，无论遇到什么灾难都能躲过的。’

“它刚说完这句话，屋顶上就突然响起了一声唿哨。这不是嘛，灾难来临啦！

“鸽子们四散飞逃！一眨眼的工夫，一只也没有了。

[注] 鸟类的羽毛是由角质的物质组成的，分“正羽”和“绒毛”两种。正羽是大型的羽毛，像屋顶上的瓦那样，复盖在鸟的体外；绒毛很细小，密密地生在皮肤上，是藏在正羽下面的。正羽的中心是“羽轴”，两侧是“翈”，也称“羽片”，是由无数细密的“羽枝”所组成。羽枝的两侧又有“小羽枝”，小羽枝上有细小的钩子，前后的小羽枝就由这种小钩子连在一起，正像拉链一样。所以羽毛看来是不透风的一片，而实际是可以由外力来分开的。

“一只有镰刀形翅膀的大隼从房顶上飞掠过去也不见了，可是在它飞过的地方，在空中留下了一片痕迹，绒毛和撕碎了的断折了的羽毛……

“危险过去了，鸽子们又聚集在那个房顶上，只缺了齐莫哈，它哪儿去了呢？谁也没看见。

“见习水手们，就是这么一件事……”

我的海狼们坐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讲故事，用个什么神话来搪塞这可不讲信用。

巴希卡·基姆说：

“这大概都是您瞎编出来的，为了叫不自觉的小孩梳头洗脸。可你白讲了，我们根本就每天洗脸，甚至于用盐水洗呢。”

我心里暗想：“瞧瞧你，把话题转到哪儿去了！”

“哪儿的盐水呀？”

“我们往水里搁盐，好叫什么都跟大海里一样。”

我挥了一下手：

“孩子们，这不是神话，而且我根本就没利用这来对你们进行什么道德教育，你们不如回答我两

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齐莫哈被大隼当做午饭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根羽毛，”我从桌上拿起一根羽毛，“像维奇卡的拉链，谁能回答？”

海狼们皱起了前额，互相使着眼色，不吭声。

维奇卡·高连杜辛第一个举起手来说：

“允许我回答吗？”

“回答吧，回答吧，还干嘛得允许你呀！”

“齐莫哈的羽毛不整齐，这是一，至于二呢，齐莫哈是个懒鬼。”

“唉，等到有别人要把你当午饭的时候，不见得你还能做懒鬼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怎么样，巴希卡？”

“羽毛根本不像拉链，这也是个小神话，至于齐莫哈是个懒鬼，那很明显。”

“得了，见习水手们，我说你们坐过来点儿，我来给你们讲讲，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这是一根长羽毛，中间有个轴心是空的，既然是空的，那就很轻。从这个轴心上，长的翈是羽枝，相互连在一起，它们是结结实实粘在一起的，

还是可以分开的？”

顶小的一个孩子阿尔卡式卡·维托希金，怕被别人抢先，嚷着说：

“是粘在一起的。”

“不是粘在一起的，”巴希卡说，“要是粘在一起的话，就分不开了。”

巴希卡拿起羽毛，分开了三个地方的羽枝。

“给我。”

我把羽毛抚摸平了，又交还给巴希卡。

“分开的缝哪儿去了？”

羽毛又变成光滑完整的了，分开的缝不见了。

“当然，这情形你们看见过不止一次。鸽子羽毛上的羽枝劈开又是常有的事，可是怎样恢复羽毛的完整呢，你们未必有人知道吧？最主要的事情却正在这里，这是怎么弄的呢？鸽子先把羽毛上的羽枝弄蓬松了，再看它，用嘴在羽毛上划拉一下就没有缝了，这是为什么呢？唉，你说说吧维克脱，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维克脱不吭声，斜眼看着巴希卡，好像在说：

“真不够朋友，就不能提示一下！又不是上课

呀。”

巴希卡假装没看见这个眼神儿，应该提示一下，可是提示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呀。

“唉，好吧，那我们从另外一面谈起吧，如果羽毛是整个的一片将是什么情形，谁能回答？”

维克脱用内行的口吻答道：

“鸽子在什么天儿都飞，比方说刮风的时候，暴风雨的时候，下雹子的时候，或者鸽子的翅膀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或者跟别的鸽子打架了，翢一坏，那么整个羽毛就不中用了，等着脱毛的时候长新的吧。”

我高兴地说：

“维克脱，对极了！唉，如果每一根羽枝都是分开的，不跟别的羽枝粘在一起的话，那会是什么情形？”

维克脱想了想，说：

“那空气就会从羽枝之间钻过去，鸽子就飞不起来了，使不上劲儿。”

“见习水手们，你们瞧，当初自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么难！不能叫翢是整片的，又不能叫羽枝是

分开的，结果自然是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我从桌上拿起一面放大镜，递给孩子们。

“你们瞧瞧这根羽毛。”

用倍数大的放大镜可以看出羽毛上有一大片波纹，只在羽枝联接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深颜色的纤细的毛。

“嗬!”阿尔卡式卡说，“构造太奇妙了！羽枝的两边有挺细的眼毛哪！眼毛上还有挺尖的小钩子，一根羽枝的小钩子跟另一根羽枝的小钩子钩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差，就像维克脱的衬衫上的拉链一样!”

“明白鸽子怎样叫羽毛上的羽枝联在一起了,”他沉思地说，“把劈叉的地方一摸，小钩子跟小钩子钩上，就又成了整片的翈了。”

“天晓得这有多么妙!”维克脱说着，肃然起敬地看看那根羽毛，“自然真是解决了一个难题!”

巴希卡沉思地摸着自己的短发往上翘着的脑袋，自言自语嘴里也不知在咕哝着什么。

“你说什么？”

“我在想那只鸽子的事，齐莫哈是个糊涂虫，它

不把自己的羽毛弄光滑，不拉上拉链，懒鬼。”

至于不爱整洁，那还是其次的问题呢。

## 发　　面

刚从蛋里孵出来的小传信鸽怎样长大的，你们看见过吗？简直叫人猜不透，怎么能长得这么快！

在预定孵出小鸽子的前一天，要是拿起蛋来放在耳边听听，准可以听到小鸽子怎样小声小气地在蛋壳里唧唧叫。

“唧唧……唧唧……”

这时，蛋壳上出现头几个小包和小缝，这是小鸽子在往外钻呢，它已经嫌待在蛋壳摇篮里太挤了！

随后蛋壳碎成两半，于是小鸽子出来了。嗬！它多么小，多么弱呀！眼睛还是瞎的！

鸽子爸爸或者鸽子妈妈，马上把它藏到自己的羽毛底下，怕它伤风冻死。

像这样待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小鸽子开始用头顶妈妈，或者顶爸爸的肚皮，它饿了。

那时，坐在窝上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一点点地

挪开身子，把小鸽子放出来。软弱无力小不点儿似的小鸽子感觉到了这个，便拿出浑身气力来，把哆哩哆嗦的小脑袋向上伸去、张开嘴。

母鸽子在这种时候，大半是在抱窝的。它立刻慢慢地低下头去，张开嘴，轻轻地捕捉小鸽子的小嘴。于是，小鸽子就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吃了一顿稀粥。这稀粥是鸽子爸爸和鸽子妈妈在自己的嗉子里“烧”出来的。

小鸽子吃饱了，有气无力地伸个懒腰，就在稻草上睡着了。鸽子爸爸和鸽子妈妈又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它，又在嗉子里做粥，等那新生的小鸽子什么时候饿了，向它们要东西吃。

小鸽子的食欲可好极了！

在我家厨房里有一个后备的玻璃鸽房，是为观察鸽子用的。我们看得见小鸽子的全部生活，可以作各种记录，从观察到的情况得出结论。

且说在 3 月 7 日，两只光秃秃未睁眼睛的小鸽子，巴莎和蒲公英的孩子啄破蛋壳出世了。

大概谁都着见过鸽子蛋吧，第一天小鸽子比鸽子蛋稍微大一点，在自己的蛋壳里它们差不多

发育成了弧形的样子。

第二天，我一看这叫什么怪事？窝里躺着两只小鸽子，像是那两只又不像是那两只，仿佛是昨天的小鸽子，只是比昨天的大一倍。

我问女儿：

“你是不是把别的窝里的小鸽子给巴莎了？”

小列娜说：

“没有呀，我往它窝里搁了一块糖，小鸽子我可没动。”

就像这样，小鸽子一天一变样！一星期以后，蹲在窝里的已经是两只壮壮实实的小鸽子了，个儿差不多有我的拳头大，背上长出了稀稀落落的小羽毛，翅膀好歹也有了，还有个小尾巴。它们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每隔半个钟头就发出刺耳的尖叫要粥吃！

在这期间，鸽子父母几乎一刻不停地啄麦粒吃，不这么吃怎么行呀？又得把自己的孩子们喂饱，又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垮下去！

这时候，已经需要在第一只窝的旁边，为鸽子父母预备第二个窝了。母鸽马上就要下第2对蛋了。

平常，一对鸽子从春天到秋天要孵 3 对小鸽子，但是也有这种情形，一对鸽子一年育大 7 对小鸽子！

有一次，数学爱好者维克脱·高连杜辛给我拿来大极了大极了的一大张纸，纸上写满了数字。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维克脱递给我那张纸说，“我快需要给鸽子盖所大楼住了。”

我看了看那张纸，真的有考虑一下的必要！维克脱现在有 5 对鸽子，如果今年每一对鸽子孵 3 窝小鸽子，那么到秋天，维克脱家把原来的鸽子加在一起，就有 40 只鸽子了。明年它们的数字会增加到 160 只。到第 6 年，这位爱鸽子的少年就会变成 40960 只鸽子的所有者了！

“还好，”维克脱沉思地说，“鸽子的寿命不太长，假使它们像雁、乌鸦、大鹫、鹦鹉一样，活到 100 岁的话！那可就糟了！我们可怜的地球就得完蛋了！”

“不会完蛋的，”我连忙安慰维克脱说，“有许多动植物在胚胎时期，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就是成年的动物，也会生各种疾病或者病死冻死，

或者被它们的敌人捉去吃掉。你不是知道在自然界里经常进行着斗争嘛。比方说一条鲟鱼一辈子下一万万粒鱼子，一棵普通的苦艾结的籽更多，一只雨后蕈每年夏天繁殖好几亿亿个孢子，假使一切生物都能发育，都不死，而且繁殖后代的话，那……”

“明白了，”维克脱说，“用不着给鸽子盖楼房。”

我和维克脱到厨房里去看大鸽子怎样喂小鸽子。巴莎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每隔半个钟头，就喂一次它的壮壮实实的小鸽子。

“好家伙！”维克脱惊讶地说，“得用汽车给它们运麦粒了！”

盛着鸽子食的平底锅，差不多一眨眼的工夫就空了，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呀，要知道雏鸟特别是个儿小的鸟类的雏鸟，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的重量超过它们自己的体重！它们里面有的在一昼夜里所“长的膘”多到20％至40％！

在哈萨克斯坦外伊犁阿拉套山脉，我亲眼看见过一只小极了小极了的鸟冕柳莺。这种小鸟的体重只有5克，比有些夜甲虫还要小！这种小鸟为了要喂

饱它的更小的雏鸟，要不断地叼了新捉来的昆虫，出现在窝前。在 10 天里面，小鸟父亲和小鸟母亲差不多要给它们的孩子们送去两万只昆虫！

这些数字给了维克脱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向巴莎的窝里看了一会儿以后，拍着手惊讶地喃喃说道：

“真的，在这一个钟头里，它们就长了整整 1 厘米！你瞧瞧它们长得多大了呀，简直像发面一样！”

房子还是得盖！

## 为什么鸽子不排成人字形飞

在一个林区的湖畔，我们把猎枪放在身边，嘴里嚼着苦味的小草沉默着，躺着。

“你从来也没想过鸟怎样飞吗？”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突然说，“我不是说那一只一只的鸟，是说一群一群的，喏，你瞧！”

他仰面朝天躺着，胳膊枕在头下，眯着眼望着深邃无边的蔚蓝色天空。蓝莹莹的天空，就仿佛不久前的一场雨把城市里的煤灰和黑烟都洗净了似的。

几只健壮的大鸟无声无息地高高地在我们头上飞过。它们排成“人”字形往前飞，“人”字形的尖角迅速地划出了一道直线。一群鹤奔南方飞去了。

“雁和野鸭差不多也是这样飞，”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思索着，说出了声，“不错，它们是按“一”字形飞，可那是一个斜的“一”字，好像三角形的一个边一样。”

老猎狗列依把头枕在爪子上，用惊异的眼神一会儿着看我，一会儿看看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猎狗不明白我们干嘛躺着？树林里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它们直往猎狗的鼻子和耳朵里钻，诱惑着它，但是它却奉命躺着。

“你现在想想，”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沉默了一阵说，“麻雀、红雀和燕子怎么飞？它们什么秩序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不响了，斜眼瞅着我，看我知道不知道，他没等我回答又说：

“鹤按‘人’字形飞，在飞的时候可以休息。我祖母说过，鸟类彼此把嘴搭在别的鸟的背上，这样可以不累。领队的却不能够这样做，就因为它在群里



顶强大，所以它才能做领队的。”

犯不着去反驳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的话，他在说笑话。

“还有人说，”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又接着说，“鹤按‘人’字形飞，可以又快又准确地抵达目的地。领队的认识路，所以它在最前面飞。”

又传来了一阵鹤的鸣叫声，低低地在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活的三角形。鹤群开始下降了，鹤在选择休息地，它们拆散了队形。这些鹤在飞的时候是那么轻巧而袅娜，这会儿却变得笨拙而动作迟缓了。它们向四面八方扑去，就仿佛在那里，离地 20 米的空中刮起了暴风。

可是这时领队的鹤看见了我们，它突地向上飞去，整个鹤群大声鸣叫着，跟在它后面飞去了。它们很快地在空中排好了队。一分钟后，一个活的“人”字就轻快而从容不迫地向南方飞去了。

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抽着一根香烟，微笑了一下：

“这么说，排成‘人’字飞行，能帮助鹤轻快地前进，可是鸽子的飞行为什么看不出任何秩序，却

能又快又稳地升到高空里去，或者笔直地往前飞呢？”

“要我的命我也不知道。”我向朋友说。

“一星期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道理，”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又微笑了一下，“我十分偶然地读到了舒雷金院士的作品，他不是鸟类学家，是个物理学家。他一生研究海洋物理学。有一天，这位科学家看见了在飞行中乱了队形的鹤怎样骚动，就忽然想起来一个最复杂的物理规律，两个圆球在液体或者气体里共同移动的规律。他想起这个规律，便去仔细地观察鹤的‘人’字队形，果然不错，那三角形的每一边与飞行的方向就形成 55 度的角。这正是按照两个圆球的共同运动规律，让物体匀速而安静地移动，不致互相冲撞的那个角度，于是鹤就本能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个角度……”

“有点不对头，”我反驳阿列克桑德·安德列维奇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鸽子为什么不排成‘人’字形飞呢？要不就是关于圆球的这个规律和它们没有关系？”

“说来也怪，几乎是没有关系的，”阿列克桑德·

安德列维奇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跟鸟的大小有关系，鸽子比那些排成‘人’字，或者‘一’字飞的鹤、雁、鸬鹚要小得多。是这么一回事，鸟越小在破‘人’字队形，或者‘一’字队形的时候，那‘拉扯’它的力量就越小。我们假定鸽子只比凫小一倍，那么那‘拉扯’它的力量就会是凫的六十四分之一。”

我和朋友俩默默地躺在湖畔，望着蔚蓝如洗的晴空期待着，会不会再飞过一队排成“人”字形的鹤。这是又一个大自然秘密被人猜破了。

列依在我们身旁受罪，它跳起身来嗅着空气，用含着疑问的眼神瞧我们，意思说：

“有野鸭呀！野鸭游过来了！”

# 有羽毛的英雄

## 小　　鹰

不，怎么也不能说这只鸽子长得漂亮！它的羽毛是灰蓝色的，好像脏了似的，两只笔直的长脚光溜溜的，脚上连一根羽毛也没有，还有鼻子甭提有多大了，而且基部有一些粗拉拉的白色凸包，不过也正是这个鼻子，惹得附近所有的 8 岁到 15 岁的鸽子爱好者赞不绝口。

起初，他们每天早晨到我家的露台下面来，齐声要求：

“叔叔，给我们看看传信鸽！”

我从窝里掏出鸽子来，从楼上给孩子们看。

“好一只鸟儿啊！”鸽子爱好者赞美地说，“好一只鹰呀！瞧，这鼻子多美，还有凸包呢！”

小鹰还挺小的时候，我就把它买来了。那时它还唧唧地尖叫着，把翅膀大大地张开，一扇一扇的。后来它长大了一些，开始像鸭子似的滑里滑稽地

呷呷叫的时候，我的邻居萨沙大叔就眯着眼睛摸着下巴说：

“这只能行！这只将来一定有出息，哎呀，兄弟，瞧它将来怎样出息吧！”

这意思便是说，小鹰将来一定会从遥远的地方，很快地飞回自己的家里来。

春天，我开始训练小鹰了。我在城的另一头把它放掉之后就赶紧乘上电车，急急忙忙往家赶。说老实话，电车和平时一样，走得不快也不很慢，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在铁轨上走而是在爬。

等我到家时，小鹰已经心满意足地蹲在鸽房里，清理自己的羽毛了。

第二天，我在城郊的小站，放掉了小鹰和两只有红色斑点的老鸽子。

这 3 只鸽子当天一只也没回家来，第二天也没回来。第三天，小鹰出现在我家的上空，它用“俯冲”的方式[注]直奔鸽房飞来。

[注]　“俯冲”——认识自己家的鸽子，还离得老远，就开始收翅膀，向鸽房冲过来。

小鹰的样子很可怜，这两天来它可瘦得多了，好像它的骨头都从羽毛里刺出来了似的，鼻子变得更大了。很明显在这两天两夜里面，它在寻找自己的家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吃，也没落到别的鸽房上去过。看来它大概飞了好儿百千米。

有一次，在一个星期日，有两位老头儿到我家里来找我，照惯例我们的话是从很远扯起的。

“我听说，”一个老头儿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有人饲养培育出很好的传信鸽，听说你常到那边去，要是能去看看才好呢。”

我答应去看看。

两位老头儿吧嗒吧嗒地抽了半天烟斗，大概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来聊天儿了，便谈起了正事。

“听说你有一只年轻的传信鸽……卖不卖？”

我回答说：“我不卖鸽子。”

“那你就送给我吧。”

这句话可太突然了，而且不合乎任何规律，所以我甚至想不出话来回答他了。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我做了些什么事，反正两位老头儿用报纸把小鹰一包就带走了。

小鹰当天就身上捆着绳子飞回来了。它的每个翅膀上都有 4 根羽毛被粗线结结实实地绑在一起，因此它飞的时候是那样地费劲，简直连心脏都要由于用力过度而爆炸了似的。

一个钟头以后，两个老头儿来了。

按照鸽子爱好者的未经明文规定的法律，从新主人家里飞回老主人家里去的鸽子，重新算作老主人的东西。

“我给双倍的钱买你的调皮鸽子，”一个老头儿说，“尽管知道你不卖，可是答应我的要求吧！破一次例吧！”

我拒绝了。

这时两个老头儿便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

“我们来比赛吧，要是你赢了你就把我们的一只母鸽拿去；要是我们赢了，我们就把小鹰拿走，不管是这样或是那样都可以配成一对。”

我不愿意和客人吵架，所以就同意了。

比赛的条件是这样的，受我们委托的人乘电气火车把两只鸽子拿到 25 千米外的地方去，同时把它们放掉，两个老头儿在他们家里等母鸽，我在

我家里等小鹰。等到鸽子一飞回自己的鸽房，我们就得跑到一块离我家和他们家都有 500 米远的空地上去，谁头一个跑到那里，当然带着鸽子，谁就算赢了。

正在休假的大学生——我家邻居的儿子吴洛嘉,中午把鸽子带走了。

最快过一个半钟头鸽子便可以飞回来。但是过了一个钟头，我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动作了，一会儿我打开无线电收音机，接着又立刻把它关上，一会儿我突地想起有一封给朋友的信没写完，便坐到桌前去但怎么也写不好，我又拿起书来看，跟着把书也扔下了。

我只好丢下所有的事到露台上去。

小鹰！小鹰现在在哪儿？我这小笨鸽子回家来了，还是在什么地方的田野森林的上空迷了路？不，不，现在它一准儿是在向自己的鸽房飞来！它不会像别的鸽子那样，跟在别人家的母鸽后面飞，而一定会自己选择正确方向的！

但是我的心中马上又半信半疑起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鸽子并不总是一下子就可以选中正

确的方向，有的时候它在人放飞的那个地方的上空绕飞半天，往这边飞飞，又往那边飞飞，而后才飞回家去。

还有在鸽子飞回家去的路上，埋伏着的各种危险和诱惑能少吗？也许它会变成天鹰或苍鹰爪下的牺牲品，说不定也会遇到个糊涂野小子用弹弓把它打伤呢?

半路上遇到的别人家的鸽子群，会不会把它拐走呢?

在这种场合，总是觉得“敌人”的鸽子是绝不会遇到这种事的，可是自己的……

小鹰和蓝色的母鸽都应该从西面飞来，我望眼欲穿地凝视着天空，但是什么瞧不见。

忽然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打了个哆嗦，天空里有一样东西飞来了，它迅速地变大着!

几秒钟以后，我就知道了这不是小鹰! 不是的，它绝不会绕远道向家飞来的，它总是从高大的谷仓背面径直地就奔这里。这是别人家的鸽子，我已经完全以为那是老头儿的蓝色母鸽子。

在这种情形下，心里总是会觉得挺委屈，不仅

是怜悯败北的鸽子！委屈的是它在比赛中失败了！你培育和训练鸽子的方法，你所选择的鸽子，你的趣味全不好！

我伤心地默想着这些事情，却没留意到小鹰在远方出现了，它几乎就在房子上面把翅膀一收，一下子就飞到鸽房里来了。

我从窝里掏出小鹰，不大乐意地向约定好的地方走去。我清清楚楚地想象到两个老头儿已经抱着他们的蓝色母鸽，坐在那小小的空地上，笑嘻嘻地互相使着眼色在等我呢。

喏，远远的露出了那片空地，奇怪怎么瞧不见老头儿？大概躺在草地上抽烟嘲笑我呐。

可是无论我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到老头儿，真是活见鬼！这时我的胸膛里不知什么东西又打了个哆嗦，那两个老头儿根本不在空地上呀！他们的蓝色母鸽还没飞回来！

想到这里我撒开腿就跑，也不去管那些惊慌地给我闪路的过往行人。

到了空地了！我在草地上坐下，气喘吁吁地掏出一支香烟来。

真是一个大好天儿！几只小鸟儿在啁啁喳喳地叫着，是麻雀不是？叫得真不错，好听极了！总而言之，周围什么都可爱极了美好极了，真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过了 15 分钟，两个老头儿上气不接下气地奔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带着小鹰，就停住脚步出其不意地大笑了起来。

“好一个调皮家伙。”我的“敌人们”打心坎里高兴地嚷道，“真是好样儿的，把老母鸽都追过去了。”

可是，他们还是仔细瞧了小鹰半天，数它的尾巴和翅膀里的羽毛，是那一只鸽子吗？后来他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一只跟小鹰一样的蓝色母鸽放在我的小手提箱里了。

不久，我已经开始在离家 50 千米，甚至 100 千米远的地方抛出小鹰了。它会很好地辨别方向，小鹰被抛向上空绕一个圈子，然后就按笔直的路线向鸽房飞去，仿佛有磁石吸引着它似的。别的鸽子飞回家来的时候，都要“卷”出个螺旋线，或者在空中划出无数曲折线，而小鹰却永远是一直地向鸽房飞来。

5 月初我去打猎，刚一走出家门，就碰到了我刚才说的一个老头儿。

老头儿听说我要去离城 200 千米远的地方打猎，滑头滑脑地眯起眼睛，说：

“你的鸽子太好了，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不过还是有点软羽，200 千米它可怎么也飞不回来!”

“200 千米？”

“200 千米!”

“飞不回来？!”

“飞不回来!”

总而言之，我带小鹰去打猎了，可恶的老头儿到底把我给逗急了。他还没把那一次受到的委屈忘掉!

我在一个小站台上下了火车之后却犹豫起来了，我想起小鹰的母鸽留在家里，那只母鸽马上就要下蛋了，我想起这里离城有整整的 200 千米呢，于是便把鸽子藏到怀里了。我向我的英国种老猎狗列依吹了一声口哨，朝树林深处走去，宁可叫小鹰蹲一会儿监狱吧，要不说不定会使它的家庭失掉当家的呢……

大家都知道猎人是一种性情急躁的人。

打了不少野禽之后，我又来到了一片美丽的湖水跟前，已经该回家去了呀，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野鸭就在头上扑扑地飞过，瞧，又是一群……

我用双筒枪放了一枪，每放一枪小鹰就在我的怀里一哆嗦。

一只公野鸭扑着翅膀掉在树林边缘附近，而我就躲藏在这个树林边。

我飞跑过去捡那只打伤的野鸭，枪、装干粮的袋子和打猎的装备重重地撞着我的腰和背，跑起来非常费劲。绊了一下我把脚扭了，“古咚”一下栽倒，我又压在这只脚上。

过了半个钟头，脚掌便肿了起来，我觉得皮靴变小了，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脱掉。

走不了道儿了，好歹捡了一些树枝，点起了一堆篝火，我烤熟一只野鸭当做晚饭吃了。

我睡不着，问题当然不在于夜里天气很冷，打仗的时候，我在雪地里甚至在水里都睡过觉，而是脚痛得叫我心焦，心脏跳动一下，肿了的脚就跟着痛一下。

可这还不是顶糟糕的事，要知道我不晓得扭伤的脚要过多少时侯才能好呀？一两天？还是三五天？

一夜过去早晨来临了，随后吃午饭的时候也到了，脚越肿越大，附近一条路也没有，离车站有 30 千米到 35 千米路呢。

到傍晚实在忍不住了，我把一张包烟卷的很薄的米纸，从粘缝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撕开，在那上面写了几行小字：

“我打死了一只熊，请萨沙大叔立刻动身到鲁式卡站，雇一辆大车，顺小溪到湖畔的树林边来。”

我从怀里掏出小鹰，用一根线把字条绑在它的脚上，然后把这只鸽子放在手掌上握了一会，甚至于……那我就说实话吧……吻了吻它生着凸包的长长的嘴，然后摊开了手。

鸽子差不多是垂直地飞到空中去了，在森林边缘上慢慢地绕了个圈子，那是在选择方向。

“会不会迷路……难道说它帮不了我的忙吗？”我一面注视着小鹰飞行，一面焦急地问自己。

好容易小鹰选定了方向，立刻急剧而迅速地飞



去了。

“飞啊，飞啊，小鹰！”我送别着鸽子，但接着我又突然喊道：“不对了，方向不对了，小鹰！”

哎，它不应该往西飞，应该往东飞！

黑点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现在只有列依来分担我的不得已的孤独了。我一夜没合眼老是惦记着小鹰，我幻觉地想到一些袭击那可怜的鸟儿的老鹰，突如其来的骤雨和它半路上遇到的别人家的鸽房。

到了黎明，我才昏昏沉沉地入睡。

列依兴高采烈地大声叫了起来，同时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在打着响鼻，把我吵醒了。

萨沙大叔站在我的身旁。

“喂，你的熊在哪儿？”

我默默地指了指裸露着的红肿的脚。

“我早知道是这么一档子事儿，”萨沙大叔微笑着说，“这地方哪儿有熊呀！为了怕老婆着急才这么说的吧，得了，上车吧。”

家里人告诉我，小鹰是在晚上 8 点半钟飞回家去的。

我放走它的时候是5点整。

## 阳　　春

“叔叔，您手提包里装着什么东西？”一个小女孩儿问我。她有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两根编得紧紧的小辫儿，像犄角似的怪可笑地在头上翘翘着。

“嘉罗奇卡，是电报，”我回答，“我那里头装的是电报。”

小女孩怪可笑地鼓起两颊，斜起眼睛，大张开两只短短的小胳膊，说：

“电报？那它怎么‘咕咕’地叫呀？”

“这是活的电报，”我说，“它有翅膀。”

“是小鸟儿吗？”小女孩猜着说，“给我瞧瞧行不行？”

嘉罗奇卡的爸爸正在看报，他把眼镜推到前额上去，用一种慈爱的责备目光斜眼看看女儿，说：

“山雀！别缠着叔叔！你怎么不害臊！”

“我不是山雀，”嘉罗奇卡回答，“也不害臊，我要小鸟。”

爸爸耸耸肩膀，把眼镜戴好，又专心看起报

来。

我把手提箱挪到自己身旁来，这只手提箱里面装着我家最好的一只母鸽——阳春，它要在那里面作一趟长途旅行，到陌生的地方去。

这只鸟真的和这美好的季节有一些共同之点，羽毛是白色的，上面隐隐约约地带一点黄灰色的光泽，胸脯和两侧有黑色和淡蓝色的斑点，就仿佛在已开始吸收水分的春季雪地上出现了头几块黑色的空地，在这最早的空地上开出了紫罗兰。

我把阳春从手提箱里拿出来给小女孩看。

“哎呀，多好看的小鸽子呀!”嘉罗奇卡拍着手欢呼道，“给我看看吧!”

我把鸽子递给嘉罗奇卡，她笨拙地用两只手抱住鸽子，把脸贴在它身上。

我们的火车向莫斯科驶去，沿路只偶尔在蓬蓬松松的白雪覆盖着的大车站上停下来，时令正是11 月。今年的这个 11 月天气的平静无风令人惊讶。车窗外不知被谁好心而无限慷慨地撒上了千百万块小宝石。太阳躲到云彩后面去的时候，这些小宝石就变成一片雪地，有的地方是和桌布一样地光

滑平坦，有的地方凸凹不平，但是只要太阳从云里一钻出来，把它的光照射到地面上，那无数的宝石便又闪烁起来，放出金色银色的亮光。

嘉罗奇卡的父亲是气象学家，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风、雨、大气中的电和北极光的有趣故事。但是他的故事使嘉罗奇卡感到厌倦，她很喜欢谈谈别的事，那些她比较容易懂的事。

小孩子们非常爱鸽子，喂鸽子东西吃，给它们水喝，替它们做窝，给鸽子起名字和它们一起玩耍，这些事都使他们非常高兴。

嘉罗奇卡想知道关于我这只鸽子的一切，为什么它的名字叫做阳春，为什么它的嘴上有一些大白凸包，为什么它是“传信鸽”，也许嘉罗奇卡是因为在旅途上的缘故，小小的女孩子没别的事可做。

我详细地解答了所有的问题，最后她累了就睡着了。

第二天，火车在一个大的中心站停下来时，我拎着装有阳春的手提箱到站台上去。嘉罗奇卡和她的父亲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晴朗严寒的早晨，没有云也没有雾妨

碍日光照射大地，白雪是那样灿烂地闪闪放光，就好像马上会从它里面冒出一股烟来，燃烧起泼辣的金色火焰。

我从手提箱里取出母鸽，在它的右腿上套上一只镯子，镯子里塞着一张字条：“11 月 19 日上午 11 点钟”，这是我送别阳春叫它飞上一条遥远而陌生旅途的日期和时间。这只母鸽接受了一项十分艰难而重要的任务，证明传信鸽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飞行 500 千米，找到自己的家，阳春得从这里飞过把欧洲和亚洲隔开的巴什基里亚山脉，在几十个乌拉尔城市之中的一个城市里，找到在一座房子的 2 层楼露台上的自己的家。

嘉罗奇卡要求在临别前抱抱这只鸽子。

“你不会迷路吧？”嘉罗奇卡问鸽子说，“你飞回家里去吧！”

鲁卡 · 彼特罗维奇（这是嘉罗奇卡的父亲的名字）也向鸽子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就把它交给我了。

“再见吧，阳春，”我也和自己的鸽子告别说，“祝你健康，祝你碰上好天气，好啦，飞回去吧！”

放到空中去的鸽子很快地高飞起来了，在又黑

又闷的手提箱里蹲了好长时间以后，辽阔的天空和清新的寒冷空气多么叫它喜欢呀！几分钟以后，它从容不迫慢慢吞吞的飞翔就变得急速而猛烈了。阳春试图选择正确的方向，寻找回家去的路，它向自己所不熟悉的城市的最远一端飞去，又折了回来在车站上空兜着大圈子。

这时火车刺耳地鸣叫了一声，于是我们便向自己那一节车厢奔去。

我们将要抵达莫斯科时，天气突然变了。风怒吼起来，下开了瓢泼大雨，紧跟在雨后面的是暴风雪。

我想到阳春现在可能会落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它的翅膀会怎样越来越沉重，它怎样迷失了方向，又冷又饿地死在途中。

在莫斯科的喀山车站上，鲁卡·彼特罗维奇握着我的手说：

“哎，亲爱的，别难过！您抽空到我们部里来一趟吧，我们打听一下巴什基里亚的天气怎么样，也许根本用不着担心呢。”

在莫斯科的第二天，整个半天我都用在办理刻

不容缓的事情上，到了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乘地铁到红门去了。

嘉罗奇卡的爸爸就在铁道部气象处做事。

鲁卡·彼特罗维奇从书橱里拿出一叠一览图，这些图上有用符号记载着我国和全世界许多地方的天气情报，他开始出声地解释这些符号。

于是我便知道了下面的事情。

11 月 17 日在科西嘉岛和意大利西岸的上空，刮起了巨大的旋风。热带飓风早晨 7 点钟还在意大利沿岸的力古利安海和第勒尼安海区域内，但是过了一天一夜，它已抵达匈牙利边境。灼热的气流向东北方驰去，到了 11 月 19 日早晨 7 点钟，大风暴已经抵达尔沃夫和基辅区。

11 月 20 日大风暴经过莫斯科。

同时在那几天，北极的寒流经过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向俄罗斯欧洲部分，向大风暴的后方流去了。这个北方的寒流向东南方移动，暖流和寒流冲突起来，就造成了大量的雨雪，起初温暖的空气把雪融化了，下起了大雨，但是过了几个钟头，冷气流又占了上风，于是雨变成了雪，大风雪开始了。

“喏，”鲁卡·彼特罗维奇说，“瞧瞧这些吧，这是今天向巴什基利亚和乌拉尔各铁路拍出的电报。”

电报纸上写着“将有大风雪，须昼夜派人在扫雪机上值班。”

“您猜怎么着？”临别时，鲁卡·彼特罗维奇说，“阳春一定会在半路上找到一个木头顶楼，在那里等候天气变好的，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唉，鲁卡·彼特罗维奇，好心肠的鲁卡·彼特罗维奇！您不了解我的阳春！您不知道传信鸽的心！一只劣种的母鸽，一只胆小鬼是会飞到别人家的鸽房去，甚至永远在那里待下了。但是阳春——老雪风和玻璃草的女儿——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在这只母鸽的小小的心田里，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家，对于出生的鸽房不可磨灭的感情！只要那颗心在跳动着，阳春便会毫不停留地向前飞，向前飞的！第二天，第五天，哪怕是第十天，它就是饿得半死，累得半死，也要降落在它出生和成长的那座鸽房上。

假使它飞不回去，那就是死了。

我在莫斯科度过的三天，天天都等待家里的电报，没有电报来那就是说母鸽没有回去。

我沉不住气了，打电报到家里去问。4小时后，回电来了：

“春未归。”

过了几天，我回家去了。

鸽房里的鸽子生活照旧，只有阳春的窝里冷清清的荒荒凉凉的。柯连卡，阳春的丈夫蹲在窝的顶里面，竖起羽毛眼光凶巴巴的，有好几天的工夫它几乎完全不吃东西，老是拖长了声音哭泣着：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柯连卡，别哭了，”我说，“阳春会回到我们这儿来的！真的，柯连卡，它会回来的！唉，路上耽搁了，难飞得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也要回家来的！”

外面大风雪还在刮着，玻璃窗上很快就结满了霜花。我用一块在温水里浸过的抹布擦去这些霜花。

将近黎明时，我把头枕在胳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又清楚又逼真的梦，弄得我醒来时，半天也搞不明白这些事情是梦，还是真的。

我梦见了这样的事。

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刮着暴风雪，阳春低低地飞行着，在挨近地面的地方，风小一些。鸽子需要把力气节省着用。它已经好几十个钟头什么东西也没吃了，它的眼睛淌着眼泪，却一往直前地飞着，只服从着一个有力的召唤："回家去!"

晚上，在乌法河附近的一片森林里，它挑了一棵树，落在一根结冻的粗树枝上，慢慢地啄食着树枝上的雪来解渴，疲倦地四处张望，不，这里怎么也不像它故乡的城!

母鸽把身子耸作一团，把脑袋贴在胸前，这样比较容易保温，它睡着了。

早晨，它重又升到空中去了，好难飞啊! 饥饿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但是寒冷在折磨着这只饥饿的母鸽。阳春的胸前由于呼吸结成了一个小冰块，爪子上也结了冰。

在离兹拉托乌斯特不远的地方，一只猛禽袭击了阳春。它像一支箭似的向阳春冲了过去，衰弱的母鸽甚至没有企图逃命，干脆就跌到雪地上，闭起了眼睛。

它在哪里，它怎样了……它不知道猛禽已看不到自己了，因为它几乎和白雪一样白。

阳春抬起头来望望四周。

它还得飞多少路？往哪里飞？力气够用吗？也许还不如就像这样蹲在雪地上呢。

心脏每跳动一下，它的头颈就伸直一些。

“回——家，回——家！回——家！”心脏像这样响着。

于是阳春又飞到空中去了。

在兹拉托乌斯特，隔得远远地它看到一座不知谁家的鸽房，于是在它的心里又掠过一个软弱的念头。

“我只要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向前飞，继续向前飞，飞回家去！”

阳春落在屋顶上了。

“下面那不是小麦和水吗，我只吃一点点东西，喝一点点水，然后就重新飞上旅途。

“可是，这不是你的鸽房呀！你不应当，你不可以在这儿吃食喝水，回——家，回——家！阳春的小小的心脏像这样响着。

于是它又重新飞上了天空。

“现在，”我一面回忆这个梦，一面在心里想，“它飞过了文化与休息花园，快飞到自己兜圈子的地方来了，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它已经飞到鸽房的上空了……”

我走到露台上去，真的啊是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一只带黑斑的白色鸟儿，几乎合着翅膀从白茫茫的大雪里，一头跌到鸽房上来了。

“我亲爱的，亲爱的阳春，你回来了呀，”我非常镇静地说，尽管我的心“嘭嘭”地乱跳着，就好像它很长一个时期被制止了跳动，现在急着要赶上失去的时间似的。

我跑到厨房去往碗里倒了一点儿温水，慌慌忙忙地把水洒了一地，端到了露台上去。我放下碗又奔进厨房里去，抓了点儿小麦放在炒锅里。

我端着炒锅跑到露台上去，只顾用眼睛找阳春，把炒锅也掉在地上了，那可恶的雪花，落个不停的雪花直在眼睛里撞！它在我的眼睛里融化了，顺着两颊往下流，往下流……

阳春躺在水碗旁边很不自然地弯着头颈，它



瘦得完全变了样子，就好像在临死前发乌了似的。

我把鸽子抱起来将耳朵贴在它胸前，温暖着它向它吁着气，但紧接着我就把它放在窗台上了。这只鸽子的心，这颗引导它飞过几百千米，穿过暴风雪，受尽考验之后飞回家来的心，这颗富于爱感的心停止了跳动。

永别了，我引以自豪的鸽子！永别了，阳春！

“电报已到……”我寄信到莫斯科去，告诉嘉罗奇卡——气象学家的女儿，关于把阳春埋葬了的事情，我却一字也没提。

## 吉　六　哈

早晨，有人敲我家的门。

萨沙大叔进来了，刚走到门坎他就说：

“街坊，把吉六哈送给我吧。”

“哪一个吉六哈？”

萨沙大叔走到露台上去钻进鸽房，从那里面掏出一只显得挺脏的灰色的刚刚变嗓子的小鸽子，这是我在上个星期日从集市上买回来的。

这只小鸽子从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粗野的，它的

难看的羽毛，长长的红腿和跟小鸡尾巴一样短的尾巴，一切都叫人想到它也许是鸟和鸡的杂种。

“你把它送给我吧，”萨沙大叔说。

“拿去吧，”我笑着说，“可是你要它有什么用？”

“叫它飞！”萨沙大叔坚决地说着，眯起眼睛，伸直了手举着鸽子，当他想全面地评定一只鸽子时，他总是做出这个手势。

“这一双眼睛简直不是鸽子应该有的，是狼应该有的，”萨沙大叔接着说，“这一定有缘故！”

这究竟会有什么缘故，就是萨沙大叔自己也未必知道。

他走了，也把吉六哈——生有乌鸦般的（三角形的）脚和母鸡般的短尾巴的灰褐色鸽子带走了。

对于某些鸽子爱好者来说，养鸽子既是运动，又是休息，同时又是爱好，萨沙大叔便属于这种鸽子爱好者之流。据我所知他从来也没有过耐性，把鸽子拴到它在新地方住熟后再放开。萨沙大叔早晨买来一只鸽子，到晚上已经把系它的绳子解开了，自己挥着一根绑着布条的棍子轰它到空中去飞。

当然10只里面有9只都立刻飞跑了，那第10只

不飞走，或者因为它还小，或者因为它翅膀上有几根羽毛被拔掉了，总之一句话它飞不了。

吉六哈也没打破常规，第二天早晨我听见口哨声，便走到露台上去。萨沙大叔站在他家小房子的屋顶上，拚命地挥舞着一根棍子，棍子上绑着他旧工作服的一块碎片。

吉六哈在空中好像常常撞在障碍物上似的按曲折线飞行着，飞的样子也和别的鸽子不同，别的鸽子都是绕着圆圈飞或者一直地飞，它却好像有谁在用线拽它似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飞。

可是它突然一直地飞去了，转瞬之间就飞得没有影儿了。

萨沙大叔走到我的露台前来，斜眼望着旁边，闷闷不乐地说：

“把它的户口取消了。”

“这种事儿是有的，”我为了不叫他的情绪变得太坏说，“不会回回都顺利的。”

这时候在我们的头上响起一阵翅膀的扑扑声，一个脏灰色的毛团从空中疾飞了过去。萨沙大叔奔回自己家里去放鸽子。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跑到小房子跟前去，吉六哈就一屁股跌在鸽房上了，既不是落在鸽房上了，也不是飞到鸽房上了，而是把尾巴几乎垂直地耷拉下来，一屁股跌在鸽房上了。

“喂，我跟你说过什么？！”萨沙大叔得意洋洋地喊了起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嘛，吉六哈会回来的，可是你……”

虽然萨沙大叔什么也没跟我说过，但是我也没吭声，在这种时候还是不要反驳他的好。

以后吉六哈每天都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它有时突然从小院子里跳出来，像一只鸡似的在马路上跑，有时按螺旋线冲到空中去，又耷拉着尾巴跌在鸽房上。

“我认为，”萨沙大叔一本正经地发表着他的“哲理”，“吉六哈是魔鬼变的。”

有一点儿很明显，这只小鸽子是很出色的。每天早上，它会想办法从非常不容易通过的迷宫般的小门和小窟窿里钻出关闭着的鸽房。当别的鸽子耸着羽毛，等待萨沙大叔发给它们口粮时，吉六哈会给自己找食物吃。吉六哈在新地方只住了一个星

期，就已经能很好地确定那地方的方位了。

平常鸽子升到空中后，总是在房子上面绕正圆的圈子，而吉六哈不和别的鸽子一起绕圈子。

我就是想讲讲那一天的事情，萨沙大叔把吉六哈和整个鸽群一起放了出来，别的鸽子早已飞够了，落在小绿房子上清理自己的羽毛。吉六哈却还在到处“乱飞”，看来它一定想兜圈子飞遍全城。

现在它回到自己家的上空来绕圈子了，而且已经开始减低飞行速度，尾巴也一点一点地垂了下来，这是它想回家了的准确象征。

我和萨沙大叔留神地观察着它。

这时候从一片低低的乌云后面钻出了一只苍鹰，这只一直飞得很慢的猛禽，突然作好了袭击的准备，无声无息地扇动着两只翅膀，极其有力地把自己斜着向地面送了过来。

吉六哈当时就发觉了这个致命的危险，往旁边一闪，然后向房顶之间一钻，待飞出来时，已经到了我家的露台旁。

但是那只苍鹰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强盗，它精确地重复了鸽子的一切动作，第一次回旋时没有捉

住它，便升上去在高空里悬着不动，像只茶隼似的颤抖着翅膀，瞄准了之后又冲了下来。

苍鹰和鸽子之间的距离非常迅速地缩短着。萨沙大叔气急败坏地在他的小院子里奔跑着，挥着手嘴里乱七八糟地嚷着，当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呀。

苍鹰向前伸出钢铁般的利爪把翅膀一收，“嗖”地朝吉六哈落了下来。

那时吉六哈叫起来了，是用发狂的声音叫起来了，就像兔子被狗追上了时那样叫。

这个当口，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只不平凡的鸽子，甚至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也没有丧失掉对自己的信心，只有它才会那样逃脱性命。

它和苍鹰之间至多只剩 1 米了，吉六哈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跟苍鹰相反的方向来到了我家的烟囱旁。苍鹰又升到上面去了，随后又像用弹弓射出的石子一样，“嗖”地向鸽子扑了过来。

这回吉六哈默默地向烟囱后逃去了，但是如果苍鹰斗不过别的鸟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苍鹰早就都饿死了。饥饿的猛禽既然它敢在城里猎食，那它一定是饿到极点了！

开始了第四次回旋，它在烟囱紧跟前突地来了个大拐弯，飞到鸽子的头顶伸出了爪子。

吉六哈一个腾身离开了这根烟囱，又飞到附近的一根烟囱后面去了。它这样从这一家飞到那一家，带了老强盗一起飞。最后它回到我家来了，开始在锅炉房的铁烟囱周围旋转。

但是这是不能持续很久的，小鸽子的气力快要用尽了，苍鹰又升了上去，又重新把翅膀一收，爪子一伸，向地面扑来。

在我家附近，电线交织成一张密密的网子，吉六哈就向这里逃来，但这时苍鹰又立刻追到它的身旁来了。

风托住灰色的羽毛向上抛去，使它们像扇子一样地铺展开来，从房子上面飞过。一只鸟沉重地掉在地上了。

我背过脸来，萨沙大叔是不喜欢别人对他表示同情的。

突然传来了萨沙大叔的喊声，我朝这位老钳工跑过去。

在电线上撞死的苍鹰躺在电线下面，吉六哈

蹲在离这只猛禽不远的地方浑身发抖，嘴大张着，眼睛闭着。

萨沙大叔慢慢地向脏灰色的羽毛凌乱的小鸽子走去，用手把它捧了起来，摸摸它发抖的背，扭过头来轻轻地说：

“谢谢你，吉六哈……”

# 忠实的心

## 忠实的女儿

它是在拖拉机制造厂会计家的鸽房里长大的。这位会计的家里人口很多，生活担子很重，经常忙得要命，在家里却还要收活儿做。会计，四个姑娘的父亲，他和妻子二人在家的时候，常常唉声叹气地说：

“尼洛芙娜，真糟糕呀！你一个男孩子也没给我生，将来等我死的时候，把鸽子移交给谁呀！”

尼洛芙娜朝丈夫挥挥手说：

“头发都白了，真不知害臊，60 多岁了，还想干什么？”

“嗯，干什么？”一家之主无精打采地支吾着，他知道这次谈话，也会和以前许多次的谈话一样，谈到末了妻子就到女邻居那里去，向她发牢骚说丈夫患了难治的毛病。

“该干的是，”尼洛芙娜指着她丈夫的鼻子，抖

落着缝补很多次的短外衣越说越冒火，“该干的是……女儿们要上大学了，可是她们每人只有一件体面的衣裳！他们的爸爸却把钱花在鸽子身上，是不是花在鸽子身上？！”

“是啊，花……”会计顺从地同意了。

“‘是啊，花’！”尼洛芙娜逼了上去，“你买那只忠实花了多少钱！能不能想象有这种事儿，掏出300卢布来买一只拳头大的鸟儿！”

尼洛芙娜把门一摔，就到女邻居那里去了。会计尼古拉·伊利契又叹了一口气，走到院子里去，坐在鸽房旁边的一只小板凳上。才过了一会儿，他已经把妻子的责备、害得他失眠三夜的年终计算中的一个小错儿和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事情都忘了。

会计望着他心爱的鸽子整个变样了，他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发恼地摇摇头，一会儿低声哼一支没有歌词的小调。

尼古拉·伊利契的鸽子呢，应该说那是一些稀有的好鸽子！就比方说忠实吧，刚才尼洛芙娜就是为了它责备她的丈夫，而把忠实随便拿给哪个鸽子

爱好者看看，他们都会忍不住赞叹起来的。

瞧瞧这只母鸽的羽毛碧蓝碧蓝的，颈部有绿色的光泽。当太阳光照在忠实身上的时候，它的羽毛像乌拉尔的发光石似的闪烁放光，浑身光芒四射。

忠实的头不大，生得非常端正。嘴上有一个大凸包，那正是纯粹传信鸽血统的母鸽应该有的嘴。

关于忠实的飞行能力难道能说什么坏话吗?不，一句坏话也说不出来。这只母鸽 4 个半钟头飞 300 千米。从远地方飞回来的时候，那样子叫人想到就是把它再次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也没关系！它呼吸很均匀，也不暴饮暴食。

尼古拉 · 伊利契坐在鸽房旁边，用眼睛寻找着他心爱的那只母鸽，从几十只蓝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和带红斑的鸽子里面找到了它。母鸽刚从窝里飞下来，窝里它的两只才开始生羽毛的小鸽子在尖声地叫着，这时候忠实的丈夫，带蓝斑的白鸽小雪花，在窝里暖着小鸽子。

“我的小宝贝，”尼古拉 · 伊利契自言自语地说，鸽子好像懂得主人的话似的走到他跟前来，

用黄色珠子般的眼睛看着这位白发苍苍的忧郁的人。

这时，尼洛芙娜从邻居家回来，看见了尼古拉·伊利契。

“在欣赏哪？”她带着恶意的嘲笑看着丈夫说，“在数尾巴上的羽毛吗？数吧，数吧，……要不，你怎么是会计呢！”

“我说，尼洛芙娜，”尼古拉·伊利契怒冲冲地说，“你不如去干你自己的事去！实实在在的，要不你可小心点，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他威风凛凛地吹起了稀溜溜的几根白胡子，虽然谁也不怕他的这种样子。

尼古拉·伊利契又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想自己的事儿。真的啊，这个温温顺顺的老会计员，一辈子也只有这一种无害的嗜好，可就为了这个嗜好，别人还活活折磨了他 40 年呢。

“唉，忠实，你评评理儿，”老头儿向母鸽说，心里却暗暗希望妻子能听见他的话，“除了过节以外，我从来是滴酒不沾，我不打猎也不玩扑克，忠实呀，她干嘛还老折磨我们？”

尼洛芙娜从窗口探出头来。

“瞧够了没有？来吃饭吧，我的冤家！”

“她非把我折磨死不可，”尼古拉·伊利契想，他坐到桌前去，尽力不看妻子，“和女儿们一起非把我折磨死不可。”

老会计员完全明白尼洛芙娜的责难跟钱没有关系，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妻子认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全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的会计员还要去做“野孩子的事儿”，未免太丢人！不错，共同生活的40年来尼洛芙娜一点儿成效也没收到，但从表面看来，倒像是尼古拉·伊利契马上就会让步了似的。

就在会计员和妻子做过这次谈话以后不久，我遇到了他，瞧他那样子简直是病病歪歪的，拙笨地夹着一个旧皮公文包，也不知是怎的那样侧着身子走路。

“尼古拉·伊利契，你是不是有病了？”我问老人，“你的脸色不大好看。”

“没有啊，没有病，”会计员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把鸽子卖了，要种小菜园子了，不久我要到菜市

上去卖土豆了。”

我不相信老爱鸽者的话，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这人养鸽子已经养了40年，整整的40年！在遥远的配给制的艰苦年月里，在战争的年月里和在战后歉收的时候，他都想尽办法为他的鸽子弄到饲料。40年来一只一只的鸽子繁衍起来，突然间卖掉了，这可是怎么说的！甚至就是一个小孩子，养了一个月鸽子又突然不养了，就是这消息全区的人也都会马上知道的！何况一位大名鼎鼎的鸽子爱好者把整窝的鸽子都卖了？！

“尼古拉·伊利契，难道把忠实也卖了吗？！”

“它和小雪花留下了，”老头儿挺起腰板，脸上出现了几条愉快的小皱纹，“讨价还价了半天，好容易凶老婆子同意了。”

后来他把我从人行道领到一边去，低声和我说起话来，一面说一面回头张望，就好像尼洛芙娜在偷偷向他走来似的。

“我这么想，忠实的小鸽子已经很大了，一个夏天里它还能孵出两三对，这样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你认为怎么样？”

这么巧妙地就把尼洛芙娜骗过去的念头使他笑了起来。

不过事情却不像尼古拉·伊利契所想的那么顺利，尼洛芙娜发现了鸽子窝里不仅有忠实和小雪花，而且还有两只差不多已经成年的小鸽子，就要求丈夫立刻把小鸽子卖掉。

会计员到鸽市去了，又提了空盒子从那里回来。

当天晚上，尼古拉·伊利契十分意外地发现在鸽房里，有一只身上有蓝斑和蓝尾巴的小白母鸽子，这是忠实的女儿。它还几乎不认识自己家附近的环境，怎么能找到家的呢？这始终是个谜。

为了不叫妻子看见，老头儿把这只母鸽养在盒子里藏了一个星期，后来终于心里不忍，就放它出来飞飞。

“你这人呀，头发都白了，还没改掉撒谎的毛病！”尼洛芙娜一看见蓝尾巴就跟丈夫吵起来了，“我什么话也不要听！卖掉！”

下一个星期日，尼古拉·伊利契把蓝尾巴送到市上去了。

星期一它又在老家的上空出现了。

尼古拉·伊利契不再等妻子跟他说什么，就把母鸽送给在离城约 15 千米远的一个村庄里住的侄儿了。

一个星期没有看到蓝尾巴。

后来，它突然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房顶上了。

会计员又把它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不让妻子知道。

关于鸽子的优良品质的消息，通常是跟无线电广播似的很快地在鸽子爱好者之间传播开来。领养老金的卡拉巴诺夫来找尼古拉·伊利契，他要买蓝尾巴。

卡拉巴诺夫买了蓝尾巴，回到家把它用绳子绑上放在鸽房里。蓝尾巴钻进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蹲了一整天。

“不要紧，”卡拉巴诺夫心里想，“会习惯的，比这还难弄的都养住了。”

一个月以后，卡拉巴诺夫把绑蓝尾巴的绳子解开，把它轻轻地放到房顶上去。

它没落在房顶上，甚至没在空中绕一个圈子，

就向老家飞去了。

发恼的卡拉巴诺夫没到尼古拉·伊利契那里去赎回蓝尾巴。

萨沙大叔知道了这件事以后，笑了笑，就到会计员家离去了。这位钳工把蓝尾巴带回家去，拔掉了它翅膀的大部分长羽毛，现在得过一个月，蓝尾巴的羽毛才能长好飞到空中去。经过“拔毛”还能回到自己的老窠去的鸽子是非常少的。

过了21天，蓝尾巴的新羽毛刚长结实，里面还充满着鲜血呢。它就很吃力地升到空中去，用从一个房顶飞到另一个房顶上去的方法，向家里飞去了。

“你别拿我当傻子啦!”当尼洛芙娜又在鸽房里看到蓝尾巴时，大发脾气。

尼古拉·伊利契想给妻子讲讲，他把这只母鸽也像别的鸽子一样地卖掉了，并没有把它藏在邻居的小孩子那里，而且卖它得来的钱一文不差地都交给她了，但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罢了。

“原来你以为是这样啊!”尼洛芙娜气愤地说，“我怎么着，需要你的钱吗? !没这点儿钱，我们的

生活费就不够怎么着？我说，尼古拉·伊利契，你在胡说些什么？”

老头儿挥了一下手，就到鸽市上去了。

他一到鸽市上，就被十来个当地的买主围上了，但是他没卖给他们。他把蓝尾巴卖给了从邻省区来的一个汽车司机。

几个月过去了，蓝尾巴一直没在我们的城里出现过，于是人们开始忘掉它了。

所有的人都把它忘了，但是老会计员没有忘记它。老会计员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他每一只好鸽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乐趣。

在一个料峭的春天的夜晚，有人按我家的门铃，仁卡·波洛托夫走了进来，他是附近村里的一个鸽子爱好者。他提着一只小鸽笼。

“我们换换鸽子好不好？”他从笼里掏出一只鸽子问着。

仁卡为什么要换鸽子，他没有说明。

我不需要鸽子，我家每一个鸽子窝里都住着一对鸽子。我向小伙子道了谢，正想请他喝茶时，忽然他从匣子里又拿出一只鸽子。

根据外形和嘴的轮廓，我马上认出了它是母鸽。这只母鸽给人以很奇怪的印象，轻巧而有力的身躯和带有凸包嘴的大脑袋，说明它与传信鸽有血统关系。但是它的羽毛可一点儿也不好看，一种灰白色的带蓝斑的羽毛，蓝斑也是灰灰戗戗的，这是因为被人无情地在手里拿了很长时间的缘故。只有尾巴是金属蓝色的，周围有白色的羽毛，这是尼古拉·伊利契的鸽子房里的那只著名的鸽子的尾巴。

“莫非是蓝尾巴？”我仔细地打量着这只母鸽，心里想。

不错，就是它！有斑点的小鸽子，拖拉机制造厂的老会计员引以自豪和热爱的东西。

“知道你打算换的是什么鸽子吗？”我问仁卡。

“知道，”他笑着说，“这是会计员的鸽子。”

我把一只巧克力色的母鸽交给仁卡，同时把蓝尾巴挪到我的鸽笼里来了。

仁卡告辞的时候，我才问他：

“它怎么到你手里的？”

“大概是从远地方往家里飞，”仁卡说，“差一段路没飞到，天黑了，它落在我家房顶上。夜里我就把它用网子罩起来了。”

“你自己怎么没留下呢？”我好奇地问，我还不相信手里的这只鸽子就是城里所有的鸽子爱好者都怀着敬意和嫉妒心谈论的那只蓝尾巴。

“要飞走的！”小伙子笑着说，“我是留不住它的，老人们养它都没留住它，在你这儿它也要飞走的。”

我为蓝尾巴买了一只大理石色的传信鸽。这只传信鸽很漂亮，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它挺糊涂。

我希望蓝尾巴能给我生两只小鸽子，别的奢望我也没有。等它下完蛋孵出小鸽子，我就把它从窝里放出去，那时它便会飞回会计员家里去，就像它屡次从别人家的鸽房里飞走一样。

不过……不过，也说不定它能喜欢在我家里住哩，谁知道？说不定它会留在露台上住哩，那时城里所有的鸽子爱好者都会到我家里来，赞美地摇头叹气和惊讶了。

一切都进行得再顺利也没有了，蓝尾巴下了

蛋。初夏在它的窝里就出现了一只光溜溜的未睁眼的小鸽子。

这只小鸽子出壳刚过两天，我一个月来头一次给了母鸽自由。它在房子上空慢慢吞吞地飞绕了两圈，仿佛在踌躇，然后向旁一拐就飞得不见了。

露台上已经挤满了小孩子，他们想看看怎么放飞蓝尾巴。仁卡 · 波洛托夫兴高采烈地在给他的朋友们讲着什么，我非常清楚地想象到了这个小伙子现在可能说什么话。

过了半个钟头，我邀了萨沙大叔一同到老会计员家里去了。

蓝尾巴落在他家鸽房顶上，安安静静地清理着羽毛。

“暂时先把它给我吧，”我向会计员说，“等小鸽子长大了，我就还给你。”

“请你别带走它，”尼古拉 ·伊利契央求说，“别带走它！它不在的时候简直把我想坏了，它要是回到你那里去那就又当别论了，而像这样的话就别带走它，我不会给你的！”

独自一个留了下来的大理石色的传信鸽，按时

喂小鸽子，喂了好几天。后来它开始感到寂寞了，它越来越经常地飞离鸽房，长时间地缩作一个团，蹲在房顶上。

我决定叫它散散心，一天早晨我把它带到公园里去，放到空中去了。

大理石色的传信鸽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它在城里乱飞一整天，晚上出现在一个小男孩的鸽房里。

当天晚上蓝尾巴就落在我家的露台上了。它匆匆忙忙地飞到窠里去，扑到饿得一面挥翅膀，一面放开喉咙尖声大叫的小鸽子跟前。

没有公鸽是留不住母鸽的，它一定立刻回到老家去。我连选择都来不及，只好立刻为它买了一只老公鸽。

小鸽子刚长大，蓝尾巴又下了两个蛋。

过了几天我就把窝打开了，公鸽子和母鸽子轮流飞绕了一会圈子，但是都回家来了。

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我高兴极了，蓝尾巴到底爱上了新的家！它的孩子们和丈夫都在这里，它再也不打算飞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了。

我认得的鸽子爱好者都到我家里来，往蓝尾巴的窝里看，他们惊讶地摇着头说:“不啊，不管怎么说，这事也叫人不明白。”

“尼古拉不应当这样多次地卖掉它，”卡拉巴诺夫说，“把小母鸽折磨坏了，一次次地用绳子绑它，拔它的毛，叫它腻烦了。”

对这大家的意见都一致。

夏末蓝尾巴的小鸽子马上就要孵出来了，这时这只母鸽却愁闷起来，它的公鸽是枯燥无味的，而且用鸽子的审美观点来看，大概是生得挺丑的；也说不定这并不是老公鸽的错儿。

蓝尾巴久久地站在屋顶上动也不动，频频地向它老家所在的北方张望。

在一个温暖的 7 月的清晨，它毅然升到空中，越飞越高。

母鸽飞得越高，它飞行的圈子便拉得越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拉长的字母 O。越飞离家越远了，仿佛有一块磁石往北方吸引着它，而它越来越无力抵抗这股强大而不可理解的力量了。

这个黑点终于在蔚蓝色的天空上消失了。

傍晚我到会计员家里去，主要是指望尼洛芙娜，这老太太会强迫丈夫卖掉她所讨厌的鸽子。

对我的敲门声，谁也没有回答。

我扒在篱笆门的缝上一看，不觉……惊讶得发呆了。

笑容满面的尼古拉·伊利契站在鸽房前，尼洛芙娜坐在他身旁边的一只板凳上，老太太简直是容光焕发的样子，她用两只手捧着蓝尾巴，在低声向它说着什么非常仁慈非常温柔的话。

我在篱笆门附近转了一会儿，然后就怅惘地微笑着，蹑着脚走开了。

## 野鸽阿尔卡式卡

我有一点儿不舒服，用大衣裹着身子坐在露台上，这时由巴希卡领头的见习水手们在下面出现了。巴希卡的手里攥着一只小鸟。这只小鸟的颜色很奇怪，起初我还以为是小山鸦呢。

可是闹了半天这只小鸟是鸽子，不过它不是家鸽是野鸽。这种野鸽在我们城里很多。

鸽子爱好者对野鸽是抱着又是尊敬又是嘲笑

的复杂心情的。野鸽的细长鼻子，光溜溜的红腿和扁平脑袋引得鸽子爱好者发笑，但是野鸽有顶好的翅膀来弥补这些缺点。这种翅膀使野鸽能迅速地飞过很远的距离。有人试验过让野鸽和家鸽交配，交配的结果往往是很好的，小鸽子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

巴希卡很快地走到露台上来找我，松开了手，小鸽子笨拙地跳到地板上，一跛一拐地向鸽房走去了。

巴希卡说：“我看见它蹲在路旁边唧唧地叫唤，大概它是想提前试验一下自己的小翅膀吧？您拿去吧，也许能养大？”

小鸽子还不会飞，也不会吃喝，起初它漠不关心地看别的鸽子啄麦粒吃，但后来小野鸽饿得难受了，便一会儿跑到这只鸽子跟前去，一会儿跑到那只鸽子跟前去，张开翅膀尖叫着求它们喂它。

小鸽子发现了这样求没用，于是走到盛饲料的砂锅跟前，瞅了麦粒好半天，然后小心翼翼地啄起了一粒。不错，它没有把这颗麦粒一下子吞下去，而是在嘴里含了一会儿，但是饥饿还是战胜了一

切，于是小麦粒就不见了。

喝水的情形更糟，小野鸽学别的鸽子的样子，也把嘴浸在水碗里，但是口渴并没能因此而减退。

这里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小鸽子迈着红色的长腿，摇摇晃晃地在露台上遛了一会儿，又走到水碗跟前。它把嘴往水里戳了半天，直到偶然咽下了一口温乎乎的浑浊的液体，大概小鸽子觉得舒服极了，因为它拍起翅膀愉快地尖叫了起来。

过了几天，巴希卡在楼下出现了，他问：

“您给它起了个什么名字？”

“还没起呢，”我承认道。

“那您就叫它阿尔卡式卡吧，”巴希卡吩咐说，“它太像阿尔卡式卡·维托希金了，那个阿尔卡式卡也得用小匙儿喂东西吃。”

“阿尔卡式卡就阿尔卡式卡吧，”我同意说，“那么干脆连父名也顺便给它加上吧。”

“它还太小，”巴希卡一本正经地说，“等它自立了再说吧。”

小野鸽长得飞快，它来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下子飞到房顶上去了。我已经以为得用萨沙大叔爱

说的话来说该“注销它的户口”了，但是阿尔卡式卡根本就没打算飞走。它到房顶上来蹓跶了一会儿，用它的长鼻子在洋铁叶上“咚咚”地敲了几下，又那样出其不意地飞到鸽房上来了。

傍晚放鸽子的时候，阿尔卡式卡也飞到空中去了。应该指出一个惊人的特点，这只小鸽子在地上笨头笨脑的像只小鸭子一样，到了空中它却变成了一只体态轻盈动作灵活的鸽子，飞的时候很难把它和蓝色的传信鸽区别开。

这件事在我们区域内引起了不少的骚动。鸽子爱好者发现我的鸽群里的新鸽时，精确地断定了它的年龄，然后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为了想抓住这只“传信鸽”，他们时常在我家附近放鸽子，想把阿尔卡式卡引到自己的鸽群里去。

真的，有好几回小野鸽脱离了自己的鸽群，跟着别家的鸽子飞走了，但是过了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我家房顶上就响起一阵翅膀的扑扑声，阿尔卡式卡落在房顶上，跟着又立刻飞到鸽房上来。

我试验了一下训练野鸽远距离飞行，成绩超过了一切预想，阿尔卡式卡和传信鸽一起飞回家来，

把其余的鸽子远远地落在后面。

这只野鸽的力气大极了！鸽类为了保卫自己在鸽房里的领地权或者吃东西的权力时，往往用它们的嘴和翅膀来打斗。阿尔卡式卡非常英勇，打起架来劲儿又大。它的略微有些弯曲的长嘴，不仅叫年轻的鸽子害怕，而且也引起那些见过世面的老战士的畏惧。

在打架的时候，阿尔卡式卡的翅膀运用得更好了，如同闪电般地甩出翅膀使它的对手马上飞开，却始终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尔卡式卡只是不敢和传信鸽巴莎比力气。一次野鸽想把巴莎从它的窝里推出去，可是年轻的传信鸽巴莎狠狠地给了它一下子，后来有好多天，阿尔卡式卡在路上一碰到这个惊人的大力士时，就竖起羽毛来。

阿尔卡式卡的视觉好极了。鸽子一般都是远视眼，你还看不见广阔的天空中有任何东西呢，它们就转过头来，用眼睛盯住了一个人眼所看不见的小点儿。无论是远方的老鹰，或者是邻居房上的蜻蜓，或者是在离城 10 千米的地方飞翔的飞机，年轻的野鸽都能比别的鸽子先看到。

我发现这只年轻的鸽子还有一个想不到的特点：好奇，阿尔卡式卡什么闲事都要管！比方说它有时特地飞到鸽房的上层去看看红母鸽怎样孵蛋，或者有蓝尾巴的公白鸽怎样和它换班。阿尔卡式卡若是在露台上找到了一块玻璃或者一只钉子，它就得把这个陌生的东西在地板上滚着玩个好半天，啄它拨弄它，研究这东西可以不可以吃呢？

它常常钻进露台的门，走到卧室里去，在椅子底下寻找。它知道那里有一只小锅盛着麦粒。

这只野鸽又非常怕人，不让人用手捉，假使把它关在窝里它就拼了命往窝外冲。

野鸽到我家来了两个月，就能从 25 千米到 30 千米以外的地方飞回鸽房来了，我完全相信阿尔卡式卡已经住惯了。

但是到了春天，它变得郁闷不乐了。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我知道春天是鸽子的生活中最难度过同时又是最美好的时期。

我试验了一下介绍这只年轻的野鸽和一只蓝色的母家鸽交朋友，但是阿尔卡式卡不愿意。

一天早晨它升入空中，在房子上面回旋了很久，仿

佛在犹豫，后来它慢慢地向旁边飞去了，不一会儿工夫，那个黑点就在地平线上完全消失了。

“得了,”傍晚，我对巴希卡·基姆说,“我们的阿尔卡式卡能自立了，就飞走了。没办法儿呀，巴希卡，血统是会战胜别的力量的，兄弟，它是一只自由的鸟。”

“不要紧的,”巴希卡不太有把握地说,“它会飞回来的。”

过了一个星期，阿尔卡式卡真的飞回来了。它不是独自飞回来的，一起飞来的还有一只同样的灰蓝色的母野鸽，只是它怎么也不乐意飞到鸽房里来，阿尔卡式卡一会儿飞下来，一会儿又飞到房顶上去，像这样飞了好几次邀请它的女朋友。但是母鸽惊吓地把头一歪一歪，待在那里不动，这样一直到晚上。

已经是黄昏了，所有的鸽子都进窝里去了，阿尔卡式卡却怎么也不能使它的女朋友放下心来，跟它进鸽房。

终于母野鸽又不安地摇了一下头，飞到空中去了。阿尔卡式卡追了过去。

过了几分钟阿尔卡式卡独自回来了，它飞到露台上来，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然后走到我跟前来，用亮晶晶的眼睛凝视着我。它的目光好像在向我说：

“您瞧，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力量了，可是它不愿意，糊涂虫！鸽房里岂不要比什么房顶上、露天里好多了？”

于是，阿尔卡式卡就独自到鸽房里去休息和睡觉了。

## 飓　　风

有这样的一天，一切静悄悄地很安宁。突然在远远的什么地方飘出一小朵乌云，它变得阴暗了，变黑了，在地平线上分布开来，跟着周围的一切都呼啸起来，森林喧哗呻吟，河水翻白沫，汹涌的浪涛直往湖岸上撞，仿佛那万里无云的晴空和可亲的温暖都不是今天的事情，而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甚至再也不能令人相信有一天大地上又会变得宁静、晴朗。

我要讲的那一天，正是这样的一天。

5 月的太阳温暖而明亮，大地慷慨地散发着青草、初开的花朵与白桦树芽的香气，无数的溪涧沟渠和水洼喷着凉气，整个天空从这面地平线直到那面地平线发着淡蓝色的光辉。它是那样地深邃清澈，直叫人想躺在田野里的青草地上去永远观赏它。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为了太阳、小溪的清脆歌声和花草树木的觉醒而欢乐着。麻雀一刻不停地啁啾叫着。乌鸦慢慢吞吞大模大样地在庭院上空飞过。邻家的小狗特利希卡张开它的不吓人的嘴，向在灌木丛里闪过的喜鹊愉快地吠着。

天空里有鸽子在疾飞着，翱翔着，翻着跟斗。它们的主人有的站在院里，有的坐在房上手里挥着绑有布片的长竿子。他们因为可以看看自己心爱的鸽子和用它们来在别人面前夸耀一下而感到沾沾自喜。

坐在露台上，我正在看歌颂祖国大自然的诗人普利施文的短篇小说。我似乎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听旁边站着的一位熟知世界上一切事情的智慧老人给我讲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故事呢。

我本打算只到露台上待几分钟，只读一个故事，但是我入了迷，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一下子竟搞不明白，是喜鹊这样张皇失措地在我头上喳喳地鸣叫还是书里这样说。我把书放在一边倾听了一会儿，于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搔扰，一种遥远的混乱的惊慌心情溜进了我的心头，好像自然界里的什么都没有改变。太阳还是那样把温暖的光辉遍洒在大地上；小树还是那样纹丝儿不动地立在小花园里；小溪还是那样无忧无虑地淙淙流着。

可是毕竟还是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已经没有那种宁静和太平的感觉了。

长尾巴喜鹊用比平常快得多的速度从房上飞过，它们惊慌地叫着尽力想向别的鸟说明什么，传达给别的鸟一个火急的重要消息。麻雀本来在露台下来来去去，现在却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鸽子呢，在屋顶上缩成了团儿，把小脑袋贴在嗉子上就像在冬天严寒日子里那样。只有小狗特利希卡还和原先一样仰脸躺着，朝着飞过去的鸟儿一会儿龇龇牙，一会儿叫几声，它是一只才满 40 天的傻里傻气的小狗呀。

我从板凳上站起身来，从手掌下观看天空。

南面、东面和北面的天空仍然是晴朗的，我只发现西面有一个拳头般大的灰色小斑点。在我仔细打量这个斑点的当儿，它移动过来了，变成了一朵不很大的黑色乌云，而且在继续用惊人的速度追近着。

不大一会儿，乌云已经到了城市郊区一带。已经可以看到它怎样沉重地翻着泡沫，缭绕着向地面越降越低。

我在北冰洋岸边看见过这种乌云，飞禽和走兽一看到这种乌云便不安起来。这种乌云总是给一切动物带来灾难，仿佛是熔化了的铅液和煤灰悬在空中，妨碍呼吸和观看，充塞肺部，钻进眼睛，使眼睛睁不开。

我没来得及把鸽子赶进鸽房，后来我听说鸽子爱好者谁也没来得及做这件事。

猛烈的气浪一下子把我的鸽子都从房顶上扫了下去，不知撵到哪里去了。就在这一刹那下起了雹子，而且是什么样的雹子呀！跟鸽蛋一样大的结结实实的冰块像千千万万的小炸弹向地上猛击下

来。几秒钟后，几十座小房子的铁房盖都被刮掉了，覆着铁皮的屋顶都变成了筛子似的，几百所房子的玻璃都稀里哗啦地破碎了。

特利希卡在露台下拚命地尖声吠叫着，什么人在乱推乱打它，小狗却看不见那欺侮它的人，它简直什么也弄不懂。

在刚开始下冰雹时的几秒钟里，萨沙大叔家里的鸽子就被打死了两只，第三只被风托住向上扬去，接着又突然被摔在地上。

老钳工只穿着一件领子从旁边开的俄罗斯衬衫，帽子也没有戴，就冲出去救鸽子。他用两只手护着秃脑袋，从他住的小房子向鸽子跌落的那个地方奔去。老头儿跑到半路摇晃了起来蹲下身去，但是他克服了困难又向前跑去了。

萨沙大叔跑到鸽子跟前，一把抓起它来就塞进怀里。这时候有几个冰雹重重地打在他的头上，使得他慢慢地坐在地上。但是抢救下来的鸽子，突然在老头儿的衬衫里动了起来，于是他站起来弯着腰往回跑去了。

电焊工人尼可莱·巴甫洛维奇由于跑得太快，

呼哧呼哧地喘着，在我家旁边停住了脚步。他歇过来一口气以后，就从露台底下向我喊道：

“看见我的鸽子没有？”

而后，不等我回答就告诉我说：

“把一群鸽子全刮跑了，15只鸽子呢，非被雹子打死不可！”

我走下楼去，把吓得半死不活的特利希卡拖到露台底下去，向尼可莱·巴甫洛维奇说：

“尼可莱·巴甫洛维奇，只好养一批新的鸽子了。”

“看来，情形是这样，”电焊工人闷闷不乐地说，他沉默了一会儿伤心地摇了摇头“说实在的，那是些多好的鸽子呀！”

这一阵疯狂的飓风停止得和开始时一样突然，但接着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样大的雨在我们这一带，也许一百年只有一次。

“得了，我回家去了。”尼可莱·巴甫洛维奇沙哑着喉咙说，他的英俊的总是挺恬静的脸变得灰暗了，就好像暴风雨在它上面留下了痕迹似的。我明白了，在这一刹那，尼可莱·巴甫洛维奇对他所



小/猫/瓦/西/卡/

养的全部鸽子的死亡已经变得听天由命了。

“街坊，你还是再等一等吧。”我尽力想鼓励一下朋友，同时也用这话来支持一下自己对鸽子得救和回来的希望。

暴雨在中午停止了。

过了半小时后，湿得简直拧得出水来的阿尔卡式卡和小鹰回来了。野鸽阿尔卡式卡的黄晶晶恶狠狠的眼睛炯炯地闪着光；蓝色的传信鸽呢，老是打着哆嗦，扑着打伤了的翅膀。

后来小孩子们到露台下来了，给我送来了朝霞和荒唐鬼。这两只鸽子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打死的。

我和孩子们在小花园里挖坑预备埋死鸽子的时候，巴莎、玛莎、天鹅、所有的黄鸽子和雪风都低低地飞回来了，只缺柯连卡。

我心里非常可怜柯连卡。自从阳春死去以后，这只公鸽就孤零零地忧郁地生活着，但是尽管那样不幸，它还是始终不变地爱自己的家。

在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发现高高地在天空上有一个黑点，无论隔得多远鸽子爱好者都能毫无差

错地把鸽子和别的随便什么鸟区别开。我也不会认错的这是一只鸽子，不过不是我的鸽子，不是柯连卡。

它下降的样子很奇怪，好像在用右翅膀往自己身底下拨空气，在空中划的不是正圆圈而是一个巨大的字母“O”。柯连卡是不可能这样飞的，而且这只传信鸽也不会在半路上耽搁这样久。

但是想不到还真是它，柯连卡。

它沉重地落在鸽房的房顶上，也不知怎地侧着身子走了几步，然后就低下头蹲在那里不动了。

我拿起杆子想把柯连卡赶到鸽房里去，平常被杆子一撵总是就很快地飞开的传信鸽，这一次却连动也没动。我走上前去，小心地把它拿了起来。

“柯连卡，你怎么回来晚了？”我说，“你大概被冰雹子打得够重的吧？还有，在别的鸽子的窝上面白飞了许多路吧，对不？”我把鸽子举到脸跟前，想在逐渐变浓重的黑暗中，更清楚地仔细瞧瞧它。

柯连卡的右眼睛充血了，直流泪，左眼珠根本没有了，它被冰雹打了出去。

## 接受考验

有一天，米海伊勒·库兹米奇到我家来了。他是一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革命家，附近一带的鸽子爱好者都叫他是米海伊勒爷爷。他是这样的一个鸽子爱好者，连普通的毫无出色之处的徒良克种鸽子都被认为是世界上顶好的鸟。

像每一个真正的鸽子爱好者那样，米海伊勒爷爷在对鸽子下断语的时候，从来也不说“我想”、“我认为”、“我觉得”这些字眼儿，这老头儿总是表示得非常坚决和肯定。

像这样，当米海伊勒爷爷看到一只美丽的传信鸽时，他惋惜地看着它的主人简短地冲出一句：

“当作废品吧。”

假使主人想向米海伊勒爷爷证明那只传信鸽飞得很高，而且能很快地从远地方飞回来。老头儿便板着面孔，还是那样厉声厉色地用大粗嗓门说：

“别瞎说了，这不是好鸽子。”

米海伊勒·库兹米奇到我家来的时候，首先为了礼节喝了一杯茶，然后立刻把这只茶杯扣了过来

就到露台上去了，他说：

“给我看看你的鸽笼。”

米海伊勒爷爷锐利得和年龄不相符的眼睛，最先看见的鸽子是阿尔卡式卡。这只野鸽子在露台上享清福，在和煦的春季的阳光下晒太阳。它伸展开强壮的窄翅膀，甚至把它的有长鼻子的头放在露台的沥青地上。

米海伊勒·库兹米奇一看见阿尔卡式卡，惊讶得甚至干咳了一声，说：

“这是什么老古董呀？！”米海伊勒揪了一下自己的胡子，“你这是从博物馆里弄来的吧？”

我认识米海伊勒爷爷不是一年了，所以我没吭声。

但是米海依勒·库兹米奇对我这样并不满意，他眯缝着眼睛凝视着我，敏捷地一把捉住没想到会受到袭击的阿尔卡式卡，威严地吹着胡子问道：

“为了白花钱才养活它的吧？”

最善良不过的米海伊勒·库兹米奇当然只不过是在吓唬我，所以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要为阿尔卡式卡的命运担心。

“从远地方飞回来的时候，这只野鸽比传信鸽飞得还要快，”我向米海伊勒爷爷说，“你何必诽谤一只好鸽子呢？”

米海伊勒·库兹米奇就等我说这句话呢，不，他没有发表演说，没有骂阿尔卡式卡的嘴，也没有骂它的头，也没有骂它的脚，他只是用充满了歼灭性的嘲弄心情的目光看了看我，然后突然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

“兄弟啊，你是个养畜家，不是个鸽子爱好者！”

这句话是在这种情形下，老头儿米海伊勒·库兹米奇所应用的最厉害的一句话了。

“等一等，米海伊勒·库兹米奇，”我说，“别着急，我说的是真的，野鸽飞得好，你可以试验一下。”

“难道是真的？”米海伊勒·库兹米奇斜着眼睛说，“鸽子的事，我可啥也不懂，学学怎么的？”

幸而在这个当口，萨沙大叔赶来了，要不简直说服不了这固执的老头儿。

“你好，米海伊勒，”他走到露台上来说，“还在嚷嚷吗？”

我和萨沙大叔两人很快就把米海伊勒·库兹

米奇战败了。

“好吧，把你们的老古董带到远地方去放了吧，”米海尹勒爷爷愠怒地说，“我们瞧瞧它是只什么样的鸽子！”

我跑去找了巴希卡·基姆，他在半小时内就把阿尔卡式卡和两只传信鸽送到远远的城外，送到草原上去了。

15 分钟后阿尔卡式卡就出现在鸽房的上空，它伸着长脖子绕着圈子，聚集在楼下的男孩子们称呼它的这次飞来是荣誉的飞来，这是很公平的。

两只传信鸽也飞来和它一起落下了。

“偶然的！”米海伊勒爷爷绝对地说，“野鸽不是好鸟儿。”

“米海伊勒·库兹米奇，我可以向你证明，”我向米海伊勒爷爷说，“野鸽飞得又快又准确，不是偶然的！你相信吗？”

米海伊勒爷爷的自信心已经有些动摇了，但是他不肯投降，还在继续充硬汉。

“你证明不了的，而且谁也证明不了。”

我提议用阿尔卡式卡的亲戚来试验一下。离我

家不远有一所四层的楼房，在这所楼房的顶楼上，住着一群灰蓝色的野鸽。我们在那顶楼上抓住 10 只鸽子，送到离城 100 千米到 150 千米的地方去放掉，如果当天 10 只鸽子都飞回它们的顶楼上来，那就按照萨沙大叔和维其卡 · 高连杜辛二人的建议，把米海伊勒爷爷的“鸽子爱好者”的头衔，降低到“养畜家”的头衔；假使一只鸽子也不回来，或者只回来一部分，那就没法子了，这叫人不愉快的称呼就要由我来戴。

米海伊勒爷爷犹豫起来了，他非常爱争论，但是拿城里最好的鸽子爱好者的名声来冒险，却还有些害怕。

“这不行，”他边说，边想用个什么办法来中止这不愉快的谈话，“野鸽像铜子儿似的，个个都是一个样。”

“我们给它们作上记号，”我跟米海伊勒爷爷说，“这不难办。”

米海伊勒 · 库兹米奇挥了一下手说：

“好吧！不过过后可别打退堂鼓。”

最后一句话，他显然是为了吓唬敌手而说的。

一刻钟的工夫，孩子们就给我们捉了 10 只灰蓝色的野鸽。男孩们把顶楼的窗户关上，把野鸽揣在怀里就给我们送来了。我们和米海伊勒爷爷商量好，明天星期日，巴希卡·基姆坐电气火车把鸽子送到 130 千米外去，在那里把它们放掉。

晚上我们给所有的野鸽都作了记号：给一只斜着剪掉了点尾巴，给第二只的脚上系上一个花布条，给第三只用颜色染了几根羽毛。在一大张纸上画了 10 只鸽子的轮廓，每一只鸽子上都画着身上有的那个记号。

早晨米海伊勒爷爷到我家里来，仔细地瞧了瞧所有的野鸽，然后向巴希卡点点头，说：

“可以去了。”

巴希卡出发 5 个半钟头以后，我们到露台上去了，米海伊勒爷爷、萨沙大叔和高连杜辛都在这儿。约有七个志愿者在露台下值班，男孩们已经知道考验野鸽的事情了。

晚上 6 点钟，3 只野鸽从南方急速地飞来了。高连杜辛把纸上画着的同飞回来鸽子身上的记号一样的 3 只鸽子划去了。

过了半小时。又飞来两只野鸽。之后有好半天的工夫，飞来的都是没作记号的鸽子。到 8 点钟的时候，又飞来 5 只我们作记号的野鸽。10 只鸽子都在当天回到自己的顶楼里来了。

米海伊勒爷爷斜着眼睛看看高连杜辛和萨沙大叔，问他们：

“从现在起你们预备怎样称呼我呀？叫我是养鸡家吗？”

“养畜家。”在争论中，喜欢讲精确性的萨沙大叔抢先说。

“没有的话，”我急忙安慰一下米海伊勒爷爷，“谁也不给任何人起什么称号，我只不过是想叫你亲眼看看野鸽的飞行能力罢了。”

米海伊勒爷爷沉默了一会儿，郁郁不乐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野鸽能很好地飞回家的？”

“米海伊勒·库兹米奇，我和你一样，知道野鸽在迁徙的时候能飞过很远的距离，有许多野鸽都回到它们的老窝去，那么为什么我们作了记号的灰蓝色野鸽飞不了这区区的 130 千米呢？”

“嗯……对呀，”米海伊勒爷爷嘟囔说，“我变成养畜家，变得可真叫妙呀!”

大家都开始可怜这位爱唠叨心肠好的老头子了，于是维其卡·高连杜辛就使劲忍住笑说：

“全城人都知道，米海伊勒爷爷家的鸽子顶顶好!”

“真的？”米海伊勒·库兹米奇问，接着他骄傲地挺起胸脯，翘起被烟熏得变了色的花白胡子，作结论说：

“这是当然的道理!”

# 白鹤住在哪

## 白　鹤

不论到哪儿，森林、田野还是河边，到处都可以看见鸟。谁都注意到在自然界里，有些种类的鸟很多，有些种类的鸟很少。比方说白嘴鸦就很多，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田野里。椋鸟也很多，你在哪个村庄里都能看见人造的椋鸟巢，春天热热闹闹地有许多椋鸟在那些巢附近兴高采烈地唱歌。大家对它们都很熟悉。

可是有些种类的鸟就很稀罕，很不容易看到。

在僻静的森林里，有大角枭（xiāo）和大雷鸟。在不能通行的沼泽地里，有灰鹤和天鹅。在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有鹰、鹫和山地吐绶鸡。

可是还有一种鸟，这种鸟已十分稀少，如果人不帮助它们，它们就可能完全绝种。

在苏联，这种鸟是登记在“红书”里的。

苏联的“红书”是什么呢？

这本书里记着所有的有绝种危险的动物。

登记在“红书”里的所有的动物都受到国家的保护，禁止狩猎，禁止捕捉。其中许多种动物已非常罕见，只在自然保护区里还有一些。

白鹤也登记在“红书”里。

白鹤只在苏联筑巢和孵雏鸟。在其他任何地方并不筑巢。

很久很久以前，整个西伯利亚北部都有白鹤居住，但是后来大批的人搬到那个地区去住了，开辟道路，建设城市，白鹤可以筑巢的地方越来越少，因此白鹤一年比一年少了。

现在这种鸟住在苔原上，人不容易走过去的地方，而且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几十只。

因此死一只白鹤，或者破坏一个白鹤的巢，都是很大的损失。我们绝不能让珍奇的鸟兽绝种，不能让大地变得贫穷，变得越来越不美。

## 回　家　去

两只大白鸟，高高地在苔原上空飞着。

正是初春时节，刮着一阵阵潮湿的风，已经是

温暖的南风了。

雪差不多融化了，但是湖面上还封着一层冰。鸟儿从上空看苔原，苔原像一片有白斑的褐色大地。

不久前，这一对白鸟还在南方，住在叫做印度的地方。

它们在很大的一片沼泽上度过了冬天。沼泽周围有一些村庄，犄角长长的黑水牛在草地上吃草，淡褐色皮肤的村童们每天晚上到草地上来，将水牛赶回村庄。那里的人不伤害白鹤，白鹤也不怕他们，食物很充足。一个冬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暖和天儿，白鹤们忽然感到某种不安。它们起飞到空中，后来降落在熟识的沼泽地上又重新起飞。

就像这样继续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它们起飞后就没有再降落在沼泽地上。该飞到北方去了，飞到遥远的苔原去，在它们的故乡春天来了。于是它们出发了。

这条路可真长。

白鹤飞过了高山，在那些高山的上空缭绕着乌

云。白鹤飞过了黄色的沙漠和碧绿的草原，草原上夏天已经开始了。白鹤飞过原始林的时候，看见了皑皑的白雪——北方的春天来得晚。

苔原终于出现了。

白鹤飞到一个大湖的上空时，减慢了速度开始降落。它们绕了一大圈，仔细观看那片荒无人迹的苔原，现在它们放下长长的红腿，贴着地面飞了。

过了一秒钟，又过了一秒钟，白鹤落在湖岸上，这儿的土地永远是冻透了的。

这种鸟真美！个子高高的，差不多有人那么高，两条匀称的细腿，柔韧的长脖子，嘴也很长，尖尖的活像一把短剑，头上在靠近嘴的地方有个红斑，隔得老远就可以看见。羽毛雪白，只有翅膀的末端是黑色的。

白鹤就是这样的！

白鹤警觉地伸长脖子，仔细把岸边检查了一番，然后把头一仰把翅膀一抬，于是苔原上就响起一阵嘹亮的悦耳的叫声：“你好，故乡！”

## 白鹤的巢

白鹤并不是平白无故地降落在这个湖的岸边。几年前它们在湖边的洼地上筑了一个巢，每年春天它们都回到这个巢里来。

白鹤休息了一会儿就出去找食物。

它们从容不迫地在被泛滥的春水淹没的苔原上走着，不时低下头去，啄几口薹（tái）草的茎，把嫩芽啄下来吞进肚里。

白鹤走到洼地中间时停住了。

前面有个扁平的大土丘露在浅水外面，乍一看这个土丘上的草与旁边的土墩上的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棕褐色的去年的草，但是这个土丘上的草全是白鹤去年一根一根地叼来，细心地铺在上面的。

这是它们的巢！

两只白鹤双双把头往后一仰，扬起翅膀，一阵欢乐的鹤唳声又打破了寂静。

## 白鹤的一件大事

白鹤远途旅行之后，休息了五天。它们拼命吃东西，不仅吃草的嫩芽，而且还捉那些被春水淹得逃到洞外的野鼠吃。

太阳晒得白鹤暖和和的时候，它们便快乐地“跳起舞”来，扇着翅膀笨拙地往上蹦，旋转身子，把长长的脖子一直弯到地面。

白鹤从来不走到离巢远的地方去。母鹤用嘴拔出一些干草放在巢上，铺平后再趴在垫子上压瓷实。

过了几天，巢里出现了第一个蛋。那是个有红褐色斑点的淡绿色大蛋，漂亮极了。两天以后巢里又有了第二个蛋。它们跟其他的鹤一样，每次在巢里下两个蛋。

母鹤将在巢里孵蛋，孵整整的 30 天，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它都趴在巢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未来的雏鸟。有时它站起来，把蛋翻一翻检查一遍，又耸起羽毛趴下去孵蛋。

这时公鹤在附近守护着。有时它到巢里去替母

鹤孵一会儿蛋，让母鹤出来吃点儿东西。

苔原一下子进入了夏天，白天夜里都有阳光。沼泽地上长满了新鲜的薹草，绿油油的。矮桦树的粘糊糊的小叶子张开了。土墩上撒上了一片片黄澄澄的小星星，仙女木开花了，矶踯躅（jī zhí zhú）也开满了芳香的花朵。一群群蚊子在空中飞舞。

在沼泽的洼地上，还有一些别种鸟住在白鹤的旁边。几对绯（fēi）鸥把巢筑在紧靠湖边的地方。在紧挨着它们的小草墩上，是个子很小的红领鹬。再高一些在一个小丘脚下，住着一对白额雁，金鸻（héng）是它们的邻居。

苔原上鸟很多，在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湖里，栖息着一群群天鹅、大雁和野鸭。潜鸟不停地扎猛子，在水里直扑腾。喜欢尖声叫唤的鸥在它们上面盘旋。沙鸡端端正正地趴在土丘上，它们的雪白羽毛的冬装——已经换成了夏装——花不溜秋的羽毛。北极的麻雀——铁爪鹀（wú）在空中发出银铃般的歌声。夏天苔原上真热闹，真快活！

这些鸟和睦地在一起生活，互相保护，只要有一只贼鸥飞到巢跟前，它们立刻团结起来，一同把

它赶走。有一天一只北极狐跑到鸟巢附近来了，公白鹤头一个发现了它，惊叫一声，朝这位不速之客猛扑过去，只见北极狐身上的毛飞起来一大片。北极狐没吃着鸟蛋，赶紧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有时闹天气，刮起寒冷的风，甚至还下点儿小雪。毕竟是极北地区呀！毕竟是苔原啊！可是这些鸟谁也不怕坏天气，它们只是用身子严严实实把巢盖起来，免得未来的雏鸟冻死。

有一天母白鹤翻蛋的时候，从一只蛋里传出了“吱吱”叫的声音，这声音又小又细勉强可以听见，不过鸟妈妈什么都听懂了。这么说蛋壳上快要出现一个小窟窿了，雏鸟的嘴将从那个窟窿里伸出来！

打那以后，母白鹤孵蛋孵得更认真了，它只在翻蛋的时候才抬抬身子。每次它一边这样做，一边还好像说话似的叫道:“克鲁姆……克鲁姆!”从蛋里发出一阵尖细的“吱吱”声，这是还没出世的孩子在回答母亲的话，毛茸茸的黄褐色雏鸟很快就要从蛋里孵出来了。

## 电　报

地质学家们在苔原的永久冻层下面，找到了天然气矿床。国家需要天然气，为了把天然气从苔原引到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去，再过几天管道就要铺到白鹤正急不可耐地等候雏鸟诞生的那个地方了。

飞机驾驶员们早就发现了白鹤的巢。他们知道白鹤的巢和未来的雏鸟都面临毁灭的危险，因为施工是不可能中止的。

飞机驾驶员急忙给莫斯科的生物学家们拍去这样一个电报：

“必须抢救白鹤的巢！”

生物学家们接到电报立刻商量了一下怎么办，最后决定把白鹤的蛋从巢里取出，用飞机运到自然保护区，放到孵卵器里孵出雏鸟。

第二天，几位生物学家就乘飞机飞到苔原。

## 上 路 了

一架直升飞机向苔原飞来，白鹤常看见各种飞机，所以一点儿也不害怕。不过这一次不知为什么，

这架直升飞机一直朝它们的巢飞过来了。

公白鹤发出了警报……它伸长脖子，低声叫道“克尔乌姆!”母白鹤立刻也惊慌地伸长脖子，看看天空，只见直升飞机越降越低，便从巢里站起来，弯着身子迅速逃走。它跑了一段路之后，展开翅膀飞到空中，公白鹤也跟着飞上了天。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总是这样做的——跑到离巢远一些的地方去起飞。巢的颜色跟草地的颜色差不多，因此要在草地上找到这个巢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这一次它们的妙计也不管用了。直升飞机从巢上面飞了过去，又掉转头飞回来，降落在离巢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两只白鹤在洼地上空绕了一圈，然后落到地上，焦虑地叫着向巢走来。但这时直升飞机的门打开了，吓得白鹤又重新飞起。

两个身穿风雨衣的人向白鹤的巢走去，其中一个人手里提着一个木箱。

他们走到巢跟前，小心翼翼地把两个蛋拾到木箱里。木箱里面衬着一层聚氨脂纤维，箱底上放着一只热水袋。在这样的木箱里蛋会觉得又暖和又柔

软，跟在巢里一样。当然，白鹤爸爸妈妈不懂这些，它们狂叫着在两个人的周围跑来跑去，好像在恳求不要碰这两个马上就要孵出雏鸟来的蛋。

但是，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起来了，先是慢慢地转，后来越转越快直升飞机起飞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就飞得没有影儿啦。

直升飞机飞到附近的一个城市的飞机场，降落了，两位生物学家把装着宝贝的木箱移到一架大型的客机上。这架飞机飞很久才抵达莫斯科。一路上，生物学家换了许多次热水袋里的热水。他们一直把木箱捧在手里，免得它受到冲撞和颠簸。这两位科学家当然担心得要命，驾驶员和乘客们也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大家都已经知道木箱里装的是什么宝贝了，知道这是准备第一次人工孵出的珍奇飞禽的雏鸟！

要是能把白鹤的蛋平安送到就好了！可千万不能让它们受到损伤！

到了莫斯科，一辆汽车已在等候两位生物学家，还得乘汽车走一天一夜，才能抵达奥卡自然保护区，那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焦急地等他们。他们又

换了一次热水袋里的热水，兴奋地仔细听那从蛋里清清楚楚发出来的“吱吱”叫声。

## 小白鹤孵出来了

长途旅行总算结束了，离苔原已经很远很远了。

在这里，在新的地方，一切都跟苔原上不一样：高大的老云杉树被风吹得轻轻地沙沙作响，空气里洋溢着松脂、浆果和没有刈过的青草的香味儿。在云杉树的后面有一大片沼泽地。

这就是奥卡自然保护区，这里居住着许多野生的飞禽走兽。

科学家们把白鹤蛋放在一个有加温器、照明装置和通风设备的特制的箱子里。箱子上有一扇专门的小窗，可以通过小窗观察蛋的动静。

夜深了，科学家们轮流守候在孵卵器旁等待着，小白鹤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

天快要亮的时候，围在孵卵器旁边的生物学家们终于看见，在一个蛋的大头上突然出现一个小洞。从小洞里露出一个又尖又硬的小疙瘩，科学家管这小疙瘩叫“破蛋齿”，雏鸟就用这小硬疙瘩从蛋

里面敲破蛋壳。

雏鸟在蛋壳里觉得太挤了，它尖叫着想转个身。它一边转身子，一边继续用“破蛋齿”敲破、割破蛋壳。有时候雏鸟停止动作休息一会儿，然后又接着转身子，继续弄破蛋壳。生物学家们屏住气息，望着孵卵器的小窗，眼看着上半截蛋壳掉下去了——小白鹤的头探了出来！又使了一把劲——小白鹤用小脚爪把下半截蛋壳给蹬开了！

小白鹤长得很丑，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它浑身湿淋淋的，粘糊糊的绒毛全贴在身上，闭着两只眼睛，也没有翅膀，在应该有翅膀的地方长着两个软塌塌的突起物。但是生物学家们觉得小白鹤美极了，他们把长途旅行、不眠之夜、疲劳和担忧全忘记了，欢天喜地互相祝贺。

他们是最先看见小白鹤诞生的人！

在暖和的电灯泡下面，小白鹤的身子很快就干了，身上的绒毛变得又柔软又厚实。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它就抬起了小脑袋，睁开两只亮晶晶的小黑眼睛，细声细气地大叫起来，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第二天，另一个蛋里的小白鹤也孵出来了。

现在有了两只小白鹤。

## 试　　飞

两只小白鹤长得很快。工作人员每天给它们送来丰富的食物，那全是白鹤父母喂雏鸟吃的东西——昆虫、嫩草、小蛤蟆、小鱼什么的。大家看见小白鹤的食欲很好都感到高兴。

过了一个月，小白鹤已出落得使人认不出它们了。腿变得又长又直，嘴变得又长又结实，翅膀上开始生出第一批真正的羽毛，后来身上也长满了羽毛，不过不像成年白鹤那种雪白的羽毛，而是淡黄色的。

它们不再是模样滑稽的软弱无力的雏鸟了，它们长成了有力气的美丽的白鹤。它们不但不怕人而且和人很要好。它们从人的手里啄食物吃，跟人一起到河边去散步。

又过了一些日子。

现在小白鹤常常自己到沼泽地去，它们学会了自己找食物吃，有时还留在沼泽地过夜。它们的翅膀长硬了，它们长时间地扇动着翅膀仿佛想试试翅

膀有多大劲儿。

有一天，小白鹤跑了几步，就飞上了天，好像它们因为自己到了空中，吓了一大跳似的。但是它们越飞越有把握了，它们在自然保护区上空飞了一大圈后，落在熟识的沼泽地中间。

从那一天起，不知为什么两只小白鹤开始躲避人了，仿佛它们明白了它们是野禽。

## 鹤的本能

秋天来了，沼泽地上的草枯黄了，一群群的候鸟向南飞去。

有一天，四周安安静静雾气腾腾，两只小白鹤站在沼泽当中梳理羽毛。忽然从上面，从云端里，传来一阵悦耳的鹤唳“克尔乌姆……克尔乌姆!”好像有谁在天上吹银喇叭似的。

一群大鸟排成人字形，高高地从天上飞过。当它们飞到长满青苔的沼泽地上空时，减慢了速度，绕了一大圈就落下来了，一分钟后一大群鸟都落在沼泽地上。它们伸长脖子，警觉地把周围打量了一阵就放心了。有的开始整理羽毛，有的开始找食吃，

有的飞了很久感觉累了在休息。

这是一群飞到南方去过冬的灰鹤。它们对这片沼泽地非常熟悉，每次飞过时都在这儿休息。

小白鹤惊讶地望着这群鸟，它们从来没见过别的鹤，但是它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群鸟有相似之处，于是它们向这群鸟走去。

秋天，所有的鹤都乐意结成群，而且随时欢迎新的鹤参加。小白鹤很快就加入了灰鹤群。

灰鹤群在长满了青苔的沼泽地上住了两天。

它们休息好了养足了力气，一天清晨，它们飞上了天空，向南飞去，向它们每年过冬的地方飞去。被生物学家们救出来的两只小白鹤，也排在灰鹤的队伍里，一起飞走了。

〔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作者本人也参加了抢救珍禽白鹤的工作。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猫瓦西卡/（苏）乌斯翩斯基等著；王汶编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白桦林译丛）

ISBN 7-5436-1900-8

Ⅰ. 小… Ⅱ. ①乌…②王… Ⅲ. 儿童文学-科学故事-苏联-现代 Ⅳ. I5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893 号

书　　名　小猫瓦西卡
作　　者　〔苏〕格·乌斯翩斯基 等著　王　汶 编译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陈国先　杨敏青
装帧设计　管　辉　封面绘画　李　春　插图　宣　森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5436－1900－8/I·294
定　　价　15.20 元

小猫瓦西卡
天鹅列车
捅了马蜂窝
树林的回声
山雀的日历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 白桦林译丛 · BAI HUA LIN YI CONG



ISBN 7-5436-1900-8

9 787543 619005 >

ISBN 7-5436-1900-8/I · 294 定价：15.20 元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 页码 | 说　　　　明 |
|---|---|
| 53 | 12 行：“但是不过个两三年”，语义歧，改为“但是不过两三年，” |
| 54 | 03 行：鵟（kuáng）原书为简体字，未查到简体字，用繁体代替。 |
| 54 | 03 行：鶙鶼（tí jiān）原书为“鶙鹣”，未查到简体字，用繁体代替。 |
| 72 | 04 行：“生长着禾木科”，原书错，改为“生长着禾本科” |
| 78 | 04 行：“我钻进帐篷和平常一样摞下帐”，原书错，改为“我钻进帐篷和平常一样撂下帐” |
| 79 | 08 行：“可能有很大地变动”，原书错，改为“可能有很大的变动” |
| 81 | 12－13 行：“都被风吹合了全是空的”，原书错，改为：“都被风吹合了，全是空的” |
| 114 | 最后 1 行：“呼哧呼哧喘着汽，”，原书错，改为“呼哧呼哧喘着气，” |
| 116 | 11－12 行：“事情很明显它回到车厢时，”，原书错，改为“事情很明显，它回到车厢时，” |
| 118 | 14 行：“车轮的铿锵声各种轰”，原书错，改为“车轮的铿锵声、各种轰” |
| 121 | 1 行：“忽然醒了伸个懒腰，”，原书错，改为“忽然醒了，伸个懒腰，” |
| 128 | 11 行：小苇鳽（jiān）之“鳽”，原书为“鳽”，用繁体代替简体。 |
| 140 | 06 行：鶆䳇（lái yāo），原书为“鶆䳇”，美洲鸵鸟，用繁体代替简体。“这是鶆䳇最小的一种”，原书错，改为“这是鶆䳇——最小的一种” |
| 168 | 06 行：碛鶸（qì ruò）之“鶸”，原书为“鶸”，用繁体代替。 |
| 244 | 15 行：“解缆，反航！”，原书错，改为“解缆，返航！” |
| 247 | 9－10 行：“简直没有指望鸽子能在这种天气里飞回家？”，原书错，改为“简直没有指望鸽子能在这种天气里飞回家，” |
| 259 | 6 行：“我活着哪身体很健康。’”，原书错，改为“我活着哪，身体很健康。’” |
| 288 | 倒数 3 行：“我睡不着问题当然不在于”，原书错，改为“我睡不着，问题当然不在于” |
| 292 | 06 行：“嘉罗奇卡是电报”，原书错，改为“嘉罗奇卡，是电报” |
| 293 | 06 行：“羽毛是白色的上面”，原书错，改为“羽毛是白色的，上面” |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小猫瓦西卡》二校图文版，精确版面还原

全书由凡剑（Ken777）OCR、一校、修图、制作。
感谢网友 maya911 提供封面封底。

*2009* 年 *01* 月 *14* 日一校

Ken777
2009.02.02
eBook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二校

2009年1月30日星期五

22:17:31

ljctt@263.net